武侠与歷史

268

封面說明

碧玉花揷

清代名匠所雕製之碧玉花插，連底盤之座高一九．一糎。全件係以碧玉製成，色葱翠可愛，造型亦別具巧思，爲現存淸代有名玉製美術工藝品之一。

美國
積家
香烟
濾咀潔白高貴
烟味特別香醇
總代理：陳漢深出入口商

武侠与歷史

第二六八期目錄

一九六五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出版

龔芝麓與顧横波	疑史樓主	4
實用自衛武術	袁鐵虎	10
血衫劫	霍愛迪	14
俠盜白金龍	羅天	21
丹心一劍	琴心	28
勾命符	端木玲	32
崇禎皇帝的末日	蘭陵	46
十二金牌	文采風	50
天龍八部	金庸	57
玉女銀鳳	冰鴻	64
澳門泰拳慈善賽評記	華天宏	76
狂波俠影	岳川	86

逢星期五出版・每册港幣壹圓

定　閱：

全年52期(連郵)港澳H.K.$47.00 外埠H.K.$57.00

半年26期(連郵)港澳H.K.$25.00 外埠H.K.$30.00

香港郵箱14363　電報掛號：三三四一

Historical Novels Publisbing Co

P.O.BOX 14363

HONG KONG

歷代才子佳人傳

龔芝麓與顧橫波

·疑史樓主·

【前文提要】龔芝麓娶了顧媚，不久明室亡了，龔芝麓降淸之後，仍然做給事中，但爲同僚彈劾，降二級調用。龔芝麓索性以丁父憂爲名，辭官不幹。帶了顧媚到南方。這時豫親王多鐸，坐鎮南京，並納了顧媚的同院姊妹顧喜（即顧大脚事見前）。多鐸寵愛顧喜，幾乎要立她爲側福晋。龔芝麓知道了，便走顧喜的內線，教顧媚先與顧喜疏通。顧喜前受顧媚的輕視，本來不大和洽，但顧喜量度大，終於答應向多王爺說，這天，多鐸召見龔芝麓，顧媚偕往，因站立久了，她到了顧喜房間休息時，脚痛得很。

兩姊妹兩人談了一會兒，顧媚的脚漸漸不痛了，一翻身坐了起來，她的一隻手，却把枕邊的一本小冊子，撥到地上來。

顧媚連忙拾起，這本冊子已在掉下的時候打開了，原來是一冊春意圖。

顧媚大是不好意思，但顧喜却洋洋如平時，說道：「這一冊東西，也是王爺賜給我，教我細細玩賞的。你不妨看看。」

顧媚見說，只得隨意翻閱，原來這冊東西，是按着素女經上的三十六式繪寫成圖的。什麼「蟬附」，「猿搏」，「龜騰」，「鳳翔」，「兎吃毫」，「魚接鱗」，「鶴交頸」，逐一按經書所說的情況，全部繪出。

而且筆墨工細，所繪的人物，極之生動，非名家繪寫不出。

顧媚看了這冊子，也不禁面紅耳熱。不敢細看下去。顧喜却大大方方的拾起來，對顧媚說道：「這東西看不看也罷了。我最怕的是『龜騰』這方法眞教人忙煞，要生不得，要死不能，實難應付。」

顧媚訝道：「你這樣的高大，你的丈夫却是個么兒，怎能使你要生要死嗎？」

「誰受得了呢？」顧喜說：「這三十六種素女經式，全是教女人受不了的。我猜素女經這一本書，一定是男人寫的，假託是素女所著。要是女人所著，一定不會這樣作弄同類。」

顧媚雖然讀過不少書，什麼詩經，列女經，文選，列朝詩選，各家詩集，詞集，無所不讀，但是，她只沒有讀過素女經。

素女經不是一本新書，在隋書經籍志子部醫家類，便有「素女秘道經」一卷，注云：「並玄女經」，又有「素女方」一卷。

日本寬平年間見在書目，也有素女經一卷，但沒有素女方和玄女經。

日本寬平朝代，當中國唐昭宗的韓寧，光化間，在這時候，是中日文化交流最頻繁的時代，中國大量書籍，流入日本。是以中國歷代亂後，中國的書籍亡佚，日本却還傳有。

女眞鄰近高麗，而高麗又和日本鄰近，也許是日本的素女經，流入高麗，高麗再流到女眞。由女眞國的圖畫高手繪成這一冊的。但時代却無可考了。

素女經既是由中國流傳出去，拐了一個大彎，再流傳到中國來，顧媚當然沒有機會涉獵過。

因此，她對於顧喜所說的話，一句也答不上來。只伸手向顧喜取冊子來細細的觀看。顧媚到底看不慣，便面紅耳熱了。

就在這時候，小丫頭進來報告道：「王爺正在簽押房裏，接見龔老爺。」

顧喜聽說，便回頭對顧媚說：「恭喜姐姐。」

顧媚愕然道：「有什麼可喜的？」

顧喜道：「王爺在簽押房接見你家龔老爺，可見你的丈夫，已有做大官的希望了，否則不會在簽押房接見的。要知道在簽押房接見的人，全是重要的人物，議的也是重大的事情。」

顧媚聽了，心中暗喜，但表面上仍不露喜容，淡淡的說道：「也許王爺有甚麼秘密差委？」

「秘密差委也就够了。」顧喜說：「有那一個不想做王爺秘密差委的人？」

顧媚微笑不語，可是，她心裏却有分數，龔芝麓能否成爲大官，絕不會在他與王爺的一席話，而在於她今晚和王爺的一夕談。

姊妹們談了好一會兒。

但，龔芝麓還沒有走。

顧媚不斷催促顧喜的婢女，到前面哨探。

「王爺傳飯了。」

「王爺教人置酒。」

「王爺留龔老爺喝了酒才教他回去。」

這一晚的情報，紛紛由外間傳來。

顧喜向顧媚說道：「這更加可以證明王爺是喜歡你的丈夫。不過——」

「不過什麼？」顧媚問。

「你今天晚上，還得好好的做工夫。」

「要是不做呢？」

「那就前功盡廢了。」

顧媚聽了黯然，萬千問題在她心上湧起，眞是一言難盡。

「王爺飯罷了，龔老爺已向王爺告辭。」

「他沒有問我嗎？」顧媚緊張地問。

「王爺已經告訴他，今晚你和側福晉（即顧喜）作伴了，不回去了，他還問什麼？」

「那末，他自己回去嗎？」顧媚說。

「當然的。」顧喜說：「難道王爺送他回去嗎？」

「他會不會……？」顧媚欲言又止。

「會不會懷疑你和王爺歡好？是不是？」顧

喜坦白而又率直的說。

「……」顧媚默默點頭。

「也許他會有這種懷疑。」顧喜說：「不過，你儘可以不必理他，爲甚麼要理他呢？他要是問你，你可以乾脆來一個不承認。」

顧媚這天晚上，果然留在王府裏。她到底有沒有獻身給多鐸，外人不得而知。但次日一早，她便坐了王府的車子回家了。

如果顧媚失身於多鐸，那就是做了一筆虧本的生意，因爲多鐸並沒有實踐他的諾言，授芝麓做官。

芝麓在南京等來等去，沒有消息，便催顧媚再到王府去找顧喜問問，顧媚搖頭道：「沒意思，我再不去了，其實我們家裏又不愁用度，爲什麼你一定要做官？我們到西湖上，徜徉山水，嘯傲林泉，這不比做官好嗎？」

芝麓只得依顧媚的說話，到西湖卜居了。芝麓的門生故舊，在吳越間的甚多，鬧得芝麓到西湖居住，便羣來過訪進謁。門庭頗不寂寞。

顧媚這時也皈依了佛教，法名淨持。芝麓對她愈加寵愛，每每偕她同遊天竺靈隱。

芝麓有「秋分同善持君冒雨重游天竺靈隱」詩云：

「蕭條生事臥棻桑，種秫無田也不妨，他日五男能紙筆，不知誰得老夫狂。」

「萬里關河去往非，千秋香草碧牽衣，空山淨處消金甲，回首乾坤一朵薇。」

「京兆畫眉能惱人，長卿酒賦不謀身，鹿門火寄廬居士，攜妝香杉作道民。」

到這時候，顧媚依然沒有兒子，她已是快三十歲的婦人了，膝下無兒無女，未免空虛寂寞。

據余澹心板橋雜記云：

「顧媚生旣屬龔芝麓，百計求嗣，而卒無子，甚至雕異香木爲男，四肢俱動，錦繃綉褓！雇乳母開懷哺之，保母褰裳作便溺狀，內外通稱小相公，龔亦不禁也。時龔以奉常寓湖上，杭人目爲人妖。」

從這一段記載看來，可以見顧媚是多麼想有一個孩子。同時也可見龔芝麓在西湖時，除了他的門人故舊外，甚是不得人心，否則不會被目爲「人妖」了。

到順治五年戊子，顧媚三十歲生辰。龔芝麓爲了取悅顧媚，在寓中大宴賓客，並且演戲爲樂。門生嚴某，長跪顧媚面前，牽觴上壽。

顧媚的生日是十一月初三，龔芝麓的生日，則在十一月二十，這年龔芝麓是三十四歲，顧媚的生日鬧過後，龔芝麓的生日又來了，龔府眞是十分熱鬧，名士畢集。

龔芝麓很早便成名，以縣令仕於湖廣，補蘄春令，崇禎九年湖廣鄉試，吳梅村宋九靑爲主考，他作了同考官，所取之士，多數比他年紀大，上述那個門生嚴某，鬚眉俱白了，却跪在三十歲的顧媚面前，口稱師母，這也是一種怪現象。

這年，西湖上有兩個畫師，一個姓藍名可染，另一個姓吳名圭，二人都是龔芝麓的門下客。天天在龔家寄食。

顧媚對龔芝麓說道：「往年玉樵生王模替我寫的小像，已經不像現在的我了，我想請藍可染和吳圭，再替我寫一幅三十歲的小像。」

「那好極了。」龔芝麓說：「我自教他們寫來。」

於是龔芝麓便對藍吳兩畫師說了，並且要他們繪出顧媚的的「媚態」來。而且要作仰視狀的。

兩人答應下來。吳圭向藍可染說道：「顧夫人我雖然看過，但她的媚態却沒有看過，這怎麼辦呢？」

藍可染說道：「傻子，難道一定要看過她的媚態才能畫得出麼？別的女人媚態，你見過吧？」

吳圭畫工答道：「見過的。女人作起媚態時，她的眼睛是半開半閉，這樣就不可能仰視。」

藍可染駡道：「傻子，半閉着眼睛，一樣可以作仰視的，只要仰起頭來便是了。」

「這個我可未有體驗過。」吳畫工說：「但你旣然要我試畫，我只管試試看。」

藍可染馬上展開縑素來，教吳畫工試畫，他在旁邊監督着。吳畫工對着顧媚的畫像稿，凝神想像了好一會兒，突然如有所悟，揮毫疾寫，寥寥幾筆，已經把顧媚仰着的臉兒，勾出輪廓來，這輪廓看來是相當美麗的。那是八分面，向上斜仰。

「這就很好。」藍可染說：「你先把她的口鼻和眼眶先行勾畫好，然後再來點睛。」

吳圭依照藍可染說的話，一一畫好了，而且一切畫得非常美滿。

「好了。」藍可染說：「你點睛吧。」吳圭

畫工濡毫染墨，向眼眶點去。然而，這一下却點壞了。眼見並不像顧媚。

「糟糕。」藍可染說：「眼兒不媚，使到整個人像都沒了生氣，這一定不滿龔老爺的意，怎辦？」

吳畫工說道：「沒辦法，那只好另外畫一張，重新點過睛，好在已有底稿在此，照畫一次，並不費什麼事。」

藍可染只得另取一幅生絹來，讓吳圭畫工再畫。這次他先畫眼，並且點了睛。結果畫成，藍可染還是搖頭。

吳圭一而再，再而三的繪着，但始終沒法寫得出顧媚的媚態來，吳圭畫到最後一張，擲筆嘆道：「這一張恕我不再點睛了。根本我沒看過顧媚作媚態時，是怎麼一種情形，點來點去，沒法點得好。」

藍可染也知道這的確是一件難事。不能勉强吳圭做得好。只得暫時將吳圭遣了去。

他將吳圭所繪的幾幅畫稿，逐張審閱，打算挑選一張較好的出來。但選來選去，也沒有一張是滿自己意的，自己不滿意，送到顧媚面前，當然難以教她滿意。

最後，他自己拿起筆來，打算向眼眶點睛

，但久久沒法下筆。就在這時候，顧媚的侍女進來說道：「藍先生，娘叫你到寢室見她去。」

藍可染明知顧媚是催促畫像的事，沒奈何只得隨着侍女去進見，臨時用話搪塞一下。

藍可染進到顧媚的寢室，只見顧媚御了一件藍色繡金的便服，兩個侍女左右立侍，在寢室見了藍可染。

「藍先生，我交帶你的事情怎樣了？」顧媚問。

「我已經再傳了畫工來，繼續在起稿，待他們把稿繪成，覺得滿意，再呈上裁奪。」顧媚聽了藍可染的話，呆了半晌沒有言語，然後，他突然發出一聲幽幽的嘆息，說道：「恐怕他們寫一輩子也沒有辦法把我的像寫得令我滿意，除非龔老爺也懂得寫畫。」

藍可染和龔芝麓是小時同學，他知道龔芝麓的本領，是在詩文，教他繪一座宮室的圖樣，他可以繪得出來，而且非常精巧。至於繪畫人像的伎倆，那就非常之劣，甚至比他還不如。

他不知道顧媚為甚麼要提及龔芝麓，但又不敢向顧媚問，只得僵在那裏，侷促如轅下駒。

顧媚這次召喚藍可染進來是有意的。她發覺貴龔芝麓和妓女青黛有了關係，感情上起了極大的刺激。她想不出有甚麼方法向龔芝麓報復，唯一的辦法便是把自己的身子亂給別人，因為她這一具身子，會是龔芝麓所愛過的。

一向她把龔芝麓看成唯一情郎，情郎如果始終只愛她一個的話，她自然值得為他而守貞。現在情郎既可以在別個女人的懷抱，那還用得着自己替他守身如玉嗎？

在這種報復心理的支配下，顧媚便對藍可染垂青了。這並不是顧媚淫亂，儘管有人稱顧媚是個淫亂的女人，其實她淫則或有之，亂則未也。

她要選擇面首，是可以作多方面的採擇。只要她向侍女交代一句，侍女便可以在外面引了無數的青年子弟進來，任她荒淫。為甚麼她不採此，而只向藍可染着手呢？這也有她的原因。

藍可染是龔芝麓的同學，他們的關係，一向是密切的，這種密切的關係，不可能立刻中斷。她向藍可染要好，即使藍可染不會告知龔芝麓，龔芝麓也會從間接關係，知道了這件事。這樣便可以使龔芝麓大起妒忌，而無可如何。她向龔芝麓的報復也就得到結果了。

顧媚這種心理，雖然曲折微妙，但仍是不難理解，惟有藍可染在心情緊張之下，一時仍不會意，他像呆鳥一般，站在顧媚面前，不言不笑，不行不動。

「你應該懂得寫兩筆的。」顧媚對着泥塑般的藍可染說：「要不然你怎作畫？」

「我早已說過，繪事以前曾習過，但久已荒疏了。」藍可染惶恐地說。

顧媚道：「你們在我家裏這樣久，應該習知我的性格，要是連我的畫像也繪不成的話，那就是一無所長，在我家裏白食！你們不覺得羞愧？」

藍可染被逼說道：「我和吳圭已經繪好了圖，可是，龔老爺却要我繪出夫人的媚態，這點，實在不容易。」

顧媚正要對藍可染作個媚態，但龔芝麓恰好在這時候進來，她究竟不能在丈夫面前，向別人作媚，也只好罷了。

龔芝麓問明了底細，便對藍可染說道：「你把她的臉部輪廓，繪得好些，拿來給我，那就是了，你們這些畫工，但懂畫龍，不善點睛，點睛的事，還是讓我來吧。」

「是，」藍可染只有唯唯而退。

顧媚對藍可染的滿肚思量，也到此成空了。可是，她是個善能尅制自己情感的女人，藍可染既退，她就不再理他，又和龔芝麓唱酬起來了。

第二天，藍可染把和吳圭合作的顧媚小像，拿了上來，輪廓是非常相似，只是沒有點睛。

「好的。」龔芝麓說：「這點睛的工夫，到底還是要我來才能完成。」

藍可染鬆了一口氣，退了下來，顧媚却給了他一些獎賞。

龔芝麓看慣了顧媚的媚態，拿起筆來，在眼睛裏點了睛，這便是神情如動了。

顧媚喜悅，把這一幅小像珍藏起來，至於她有甚麼心事向藍可染或吳圭的，那只有她自己知道了。

龔芝麓為顧媚的小像點睛之後便和她更是寸步不離，表面看來是十分恩愛。

到了次年的夏天，龔芝麓復偕顧媚遊西湖，作醜奴兒令四闕，其自序云：

「五月十四夜，湖風酣暢，月明如洗，繁星是斂，天水一碧，偕內人繫艇羅寓樓下，剝菱煮

芙，小飲達曙，人羣既稀，樓台燈火，周視悄然，惟四山蒼翠，時時溜入杯底，千百年西湖，今日始獨爲吾有，徘徊顧志，不謂人世也。酒語情恬，因口占四調，以記其事，子瞻有云，何地無月，但少閒人如吾兩人，予則謂何地無閒人，無事尋事，如吾兩人者，未易多得爾。」

這四首詞是：

「一湖風漾當樓月，涼滿人間。我與青山，冷漠相看不等閒。 藕花社榜疏狂約，綠酒朱顏。放進嬋娟。今夜幼妻可忍關。」

「木蘭擬蕩波光碎，人似乘潮，何處吹簫。輕逐流鶯渡畫橋。

「白鷗睡熟金鈴悄，好是蕭條。多洲雙篙。折柬明宵不用招。」

「情痴每與明蟾約，見了消魂，爾許溫存，領受嫦娥一笑恩。

「殘拈梅子橫波打，越様心酸。和月須秀。省得濃香不閉門。」

「清輝依約雲鬟綠，水作菱花。蘇小天斜。不見留人駐晚車。

「湖山符餘誰能管，讓與天涯。如此豪華。除却芽樽一味賒。」

從這四首詞中看來，雛芝蘭和顧橫波在西湖上的生涯！應是非常快意的了。

事實上是不是這樣呢？

這又得聽下期分解。

遍譽港澳東南亞

星期小說文庫

網羅香港第一流作家

多姿多采　美不勝收

每週出版一次　售價港幣四角

實用自衛武術

最快速的摔倒法

·袁鐵虎·

學會這套散手，你可以在數秒鐘之間，輕易地把敵人摔倒在你的腳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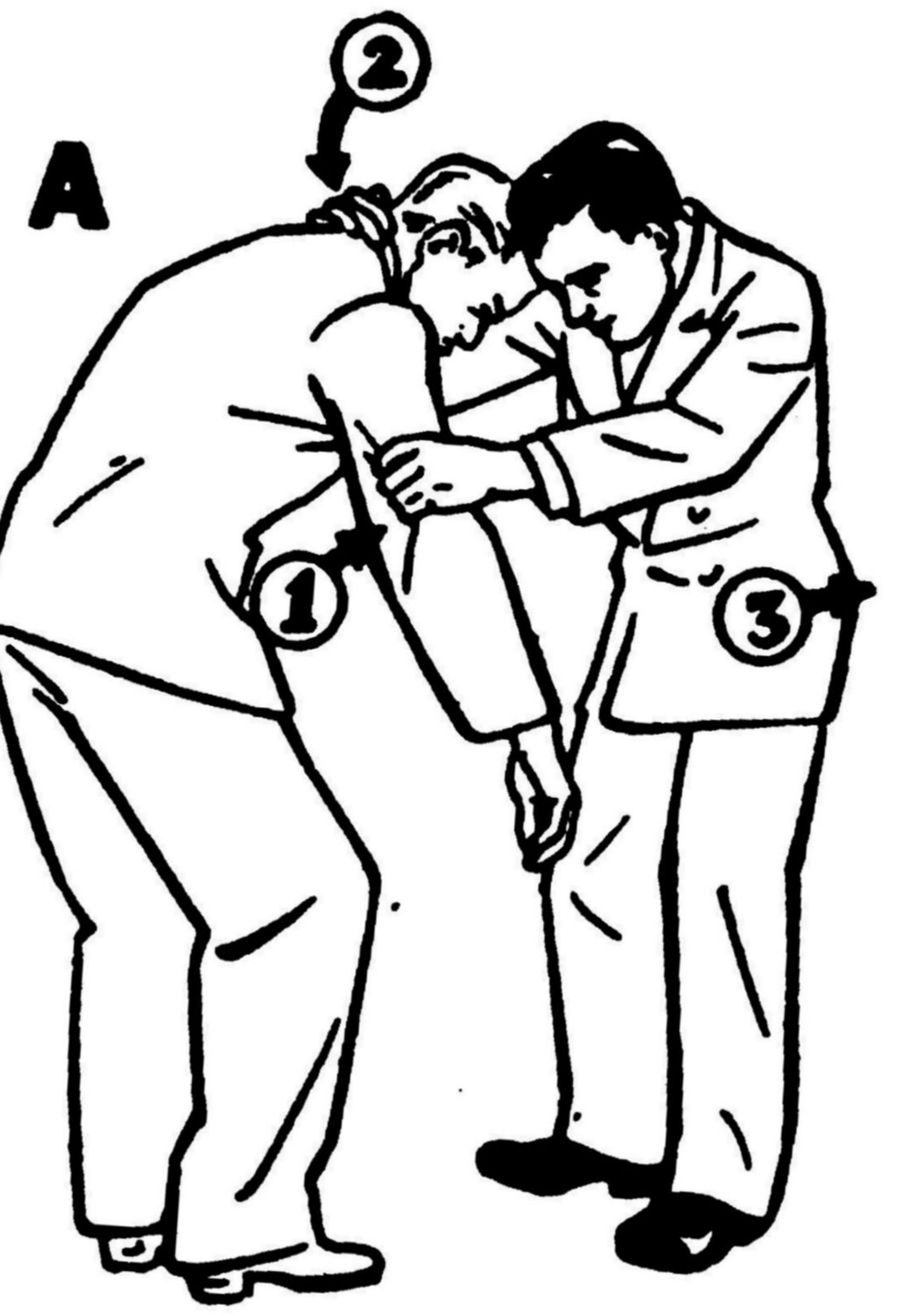
技巧熟練 如虎添翼

上一期，我教了幾種「護身倒地法」，都是屬於「後倒護身法」的，只要你把道幾種方法，切實地練熟了，就可以避免被人摔得痛、撻得重，不至於後腦着地，一命嗚乎。

假如，就算你沒有時間，或沒有條件（包括場地和對手），則你仔細把我所附圖寫出來的那幾種方法，心領意會地研究一番，把它的要訣緊緊記住，則你雖沒有實際去練過，卻對你將來被人摔倒的時候，也多少有些幫助。

「自衛術」最要講究搏鬥的技巧和方法，有了純熟的技巧和正確的方法，便可以使你如虎添翼，力半功倍。請你特別留意這一個「術」字，乃是指技巧和方法，並不同於「苦力打架」，只講蠻力死拚，不顧死傷後果，而是講究冷靜的頭腦、靈敏的反應、迅捷的動作。

不要以為一個攻讀學位、從事寫作或者坐在寫字樓裏忙於辦公的知識份子，不怎樣適宜於自衛訓練。相反的，正因為他是有頭腦有思想的人，學起來，反而比一般幹粗活的人容易上手。不但容易上手，並且由於他能夠心領神會，再加上精密的理解力，他便能夠把所學的種種技巧，加以混合和變化，自行創造出一種更適合自已的搏鬥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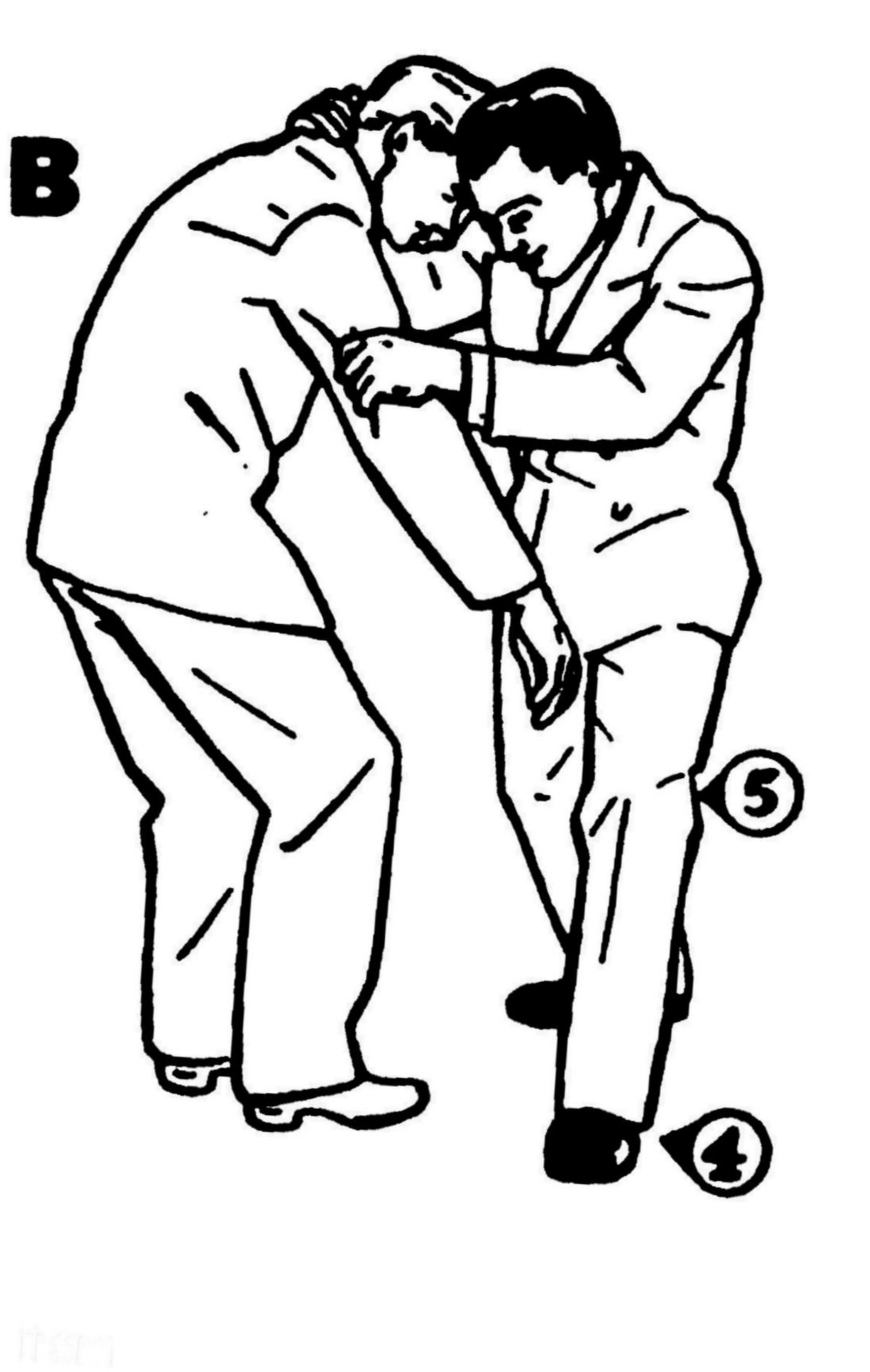
我就認識不少在新聞界工作的朋友，他們有的是編輯，有的是記者，外表看上去，個個都是肌膚白皙、清癯斯文，甚至於有的人鼻樑上還架了一副近視鏡，但是他們卻都是「身懷絕技」之人，懂得許多空手道中的殺手鐧。

你不要以為他們在空手道方面，曾經下過苦功，其實他們由於忙於工作的緣故，根本沒有時間每天去練。他們只是由於一種興趣，在這方面畧加鑽研，畧加練習而已。

去年春天，我一時心血來潮，想過一過「新聞採訪」癮頭，曾經跟幾位記者，一起去李氏健身院採訪。

跟我們同去的，還有一位國語明星夏娃小姐，她是應明報攝影記者之邀，借用健身學院拍攝照片，以便在報章和圖刊上發表的。

那幾位老友看見地下舖了幾張榻榻米，一定要我教他們幾手柔道摔倒術。當時大家談得十分有勁，我便欣然答應了。



我知道這幾位年輕老友，都「有番幾手」的，因此我在教他們之前，提議他們先露幾手來看看。他們便脫了鞋子，穿上柔道衣，互相較量了幾個回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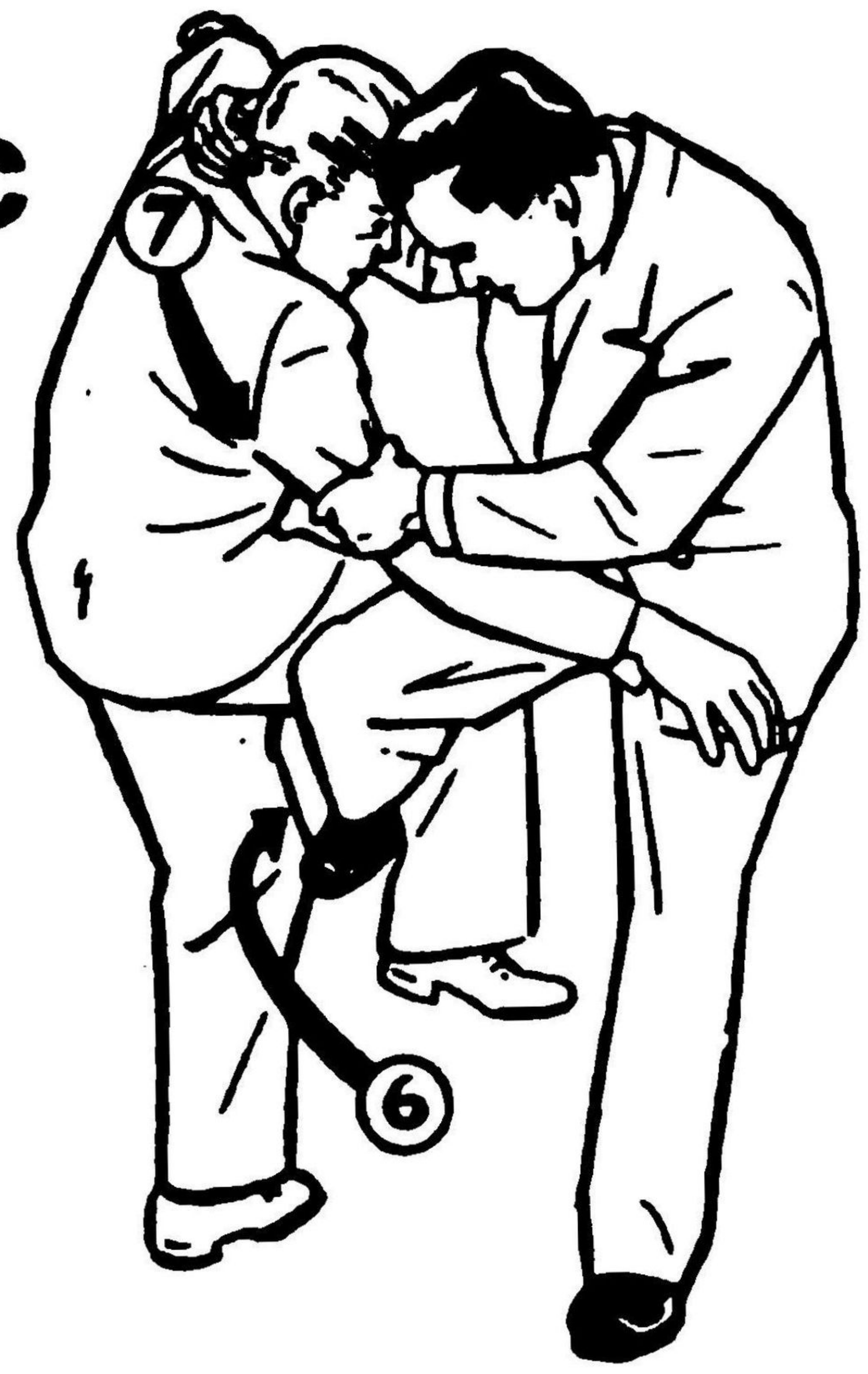
我在一旁冷眼靜觀，深覺得他們的柔道功夫，在技巧上和方法上，都十分的老到。他們都懂得最要緊的關鍵，知道如何攻破對方的重心平衡，如何乘虛進攻對方的要害，以及如何護身倒地，若以正規的的柔道標準去衡量，他們的功夫當然還屬膚淺，但却由此足見，一個人學習任何一種武術，最要講究那一個「術」字。

善用武器　攻無不克

許多人都認爲武術是一種藝術，但我覺得還要再强調一下，應該說武術是一門學問。練習自衛術必須要運用你的思想，不能一味蠻幹。

因此，你不要固執地以爲，一個挺胸突肚的大隻佬，穿一件運動衫，在馬路上招搖而過，便

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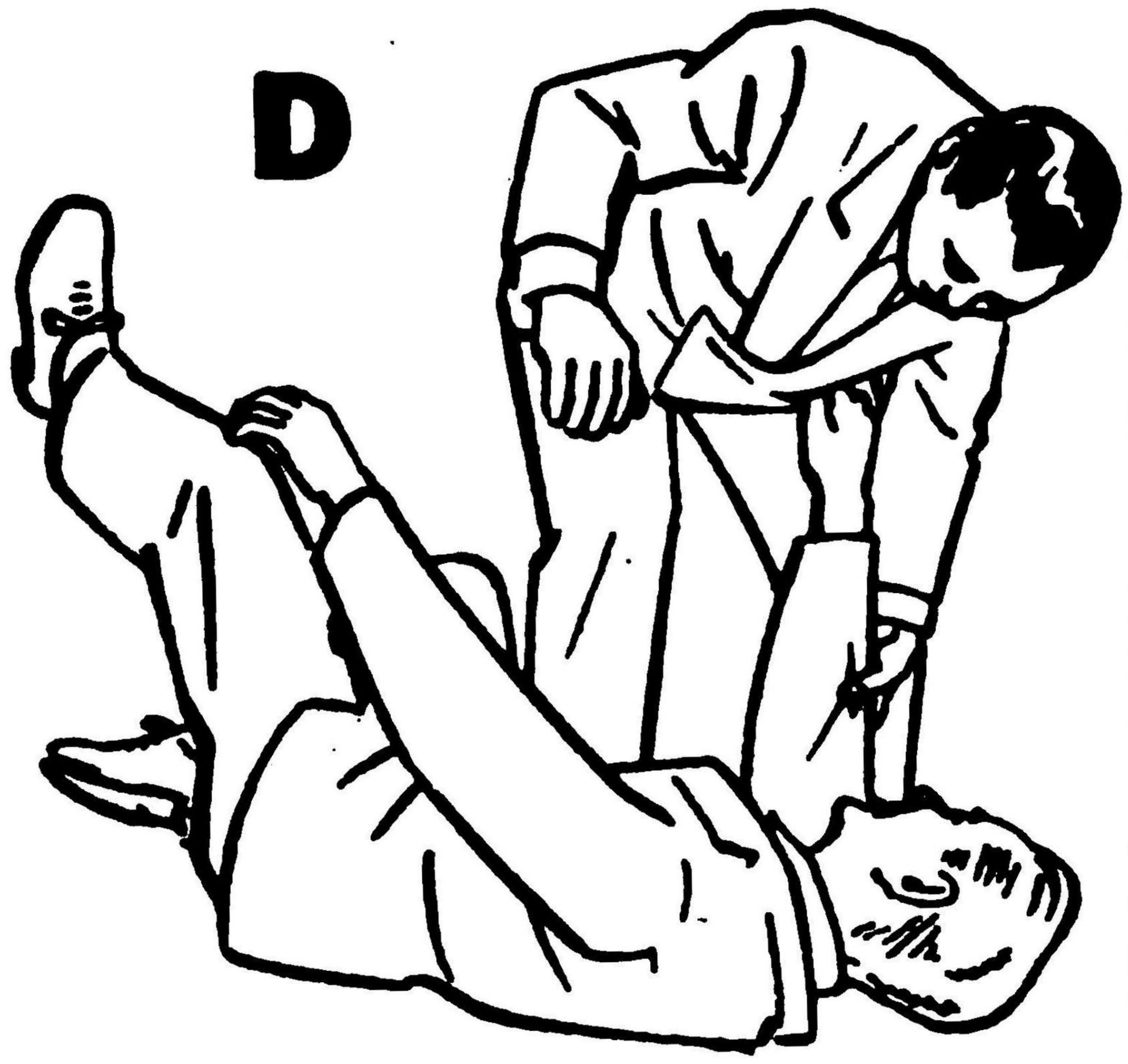
認定他一定「十分打得」。講力氣，他可能會很大，但講「打得」，倒不一定。那要看他懂不懂得「打的學問」，思想够不够發達，知識够不够水準。

如果他在這方面一樣沒有，那麽，他只能算是「草包」。如果他遇上一個普通身材，但却懂得打的學問的人，他一定會陰溝裏翻船，吃足苦頭。

因爲一個有思想有知識，頭腦靈活而又懂得打的學問的人，他的反應動作往往比一個從健身學院出來的大隻佬靈捷得多，並且更重要的是，他懂得如何運勁發拳，如何利用自己身上的種種「武器」，包括指、掌、拳、肘、膝、足、和如何攻擊對方身體上最脆弱最經不起受擊的部位。

這樣，他的力氣雖遠不如對方，但他却能出

D



力少而收效大，符合「術」的關鍵。

我這篇「實用自衛術」專欄，是以「簡單易學」爲標榜，「實用有效」爲宗旨的，所以我在教授許多散手之時，總要注重「術」的講解，務使每一個初學的讀者，除了學會散手之外，還要懂得打的學問。

我不妨舉一個最淺顯的例子。

九龍「啓德遊樂場」裏，有一個測驗拳勁的攤位。那兒吊了一隻打足空氣的「拳球」，附以一個磅表，許多男性遊客，都對它十分感興趣，紛紛投一毫子進去，試試自己的拳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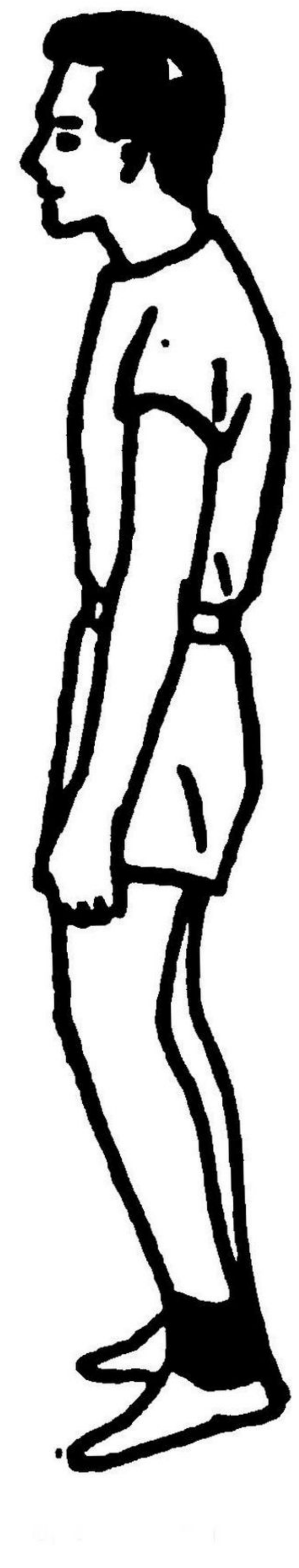
我相信本刊許多讀者，也都去玩過了。我在這個遊樂場開張不久，也會帶了我的孩子們，進去玩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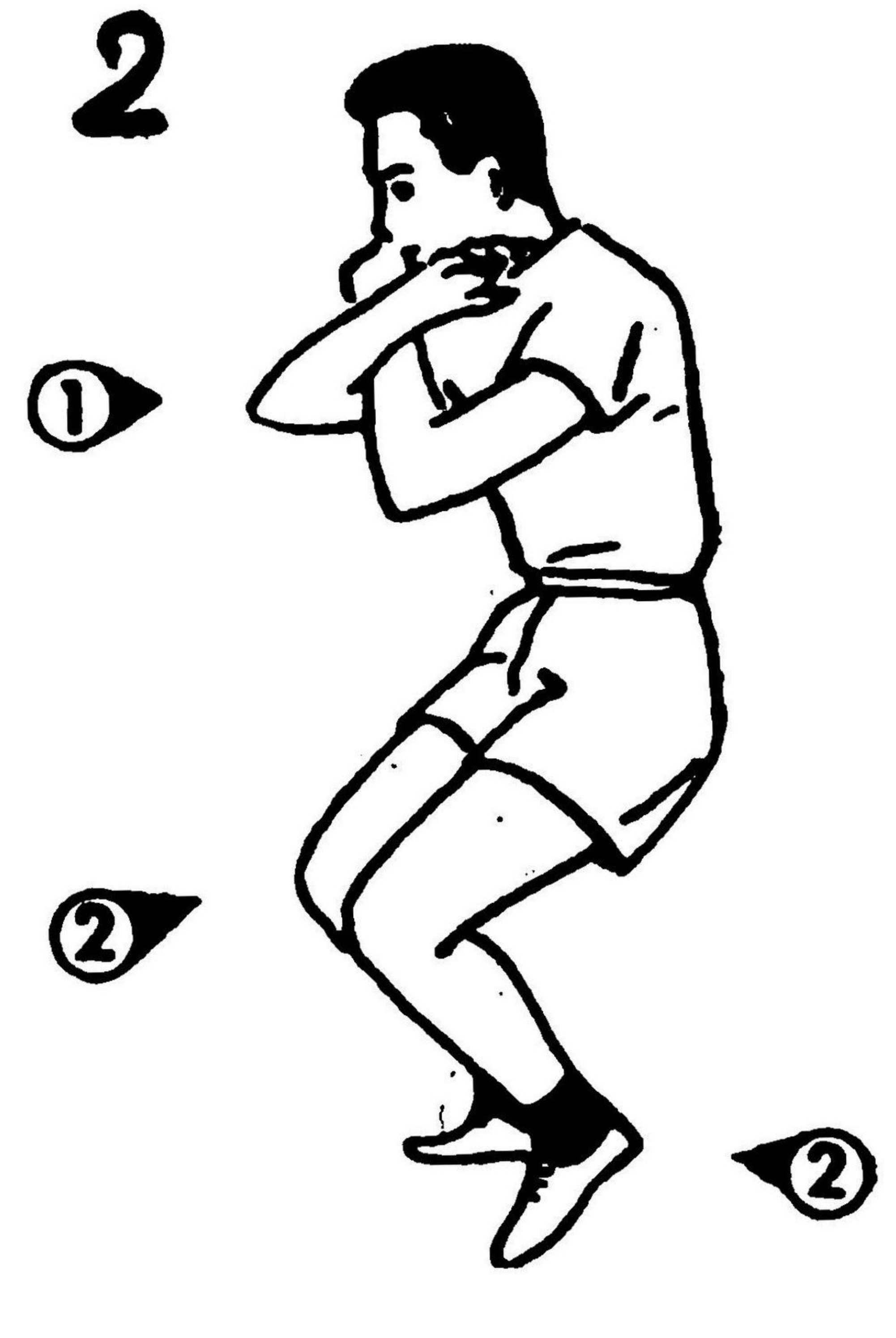
我站在一邊仔細觀察那些人。我所得到的結論是，有好幾個體重一百六十磅以上的大隻佬，在磅表上的成績，反而遠不及幾個瘦子。

體格魁梧　未必拳重

我特別留意一個戴眼鏡的高瘦青年，他的體重絕不會超過一百三十五磅，可是他在磅表上所得到的成績，却令到圍觀的人十分訝異，紛呼「犀

I





利」。因爲他能一拳把磅表上的指針，打到「爆棚」，甚至於「打過籠」，超過了最高指標。

而他發拳的姿勢，却優美瀟洒，毫不粗野。识一看就可以知道，他是一個諳於西洋拳的能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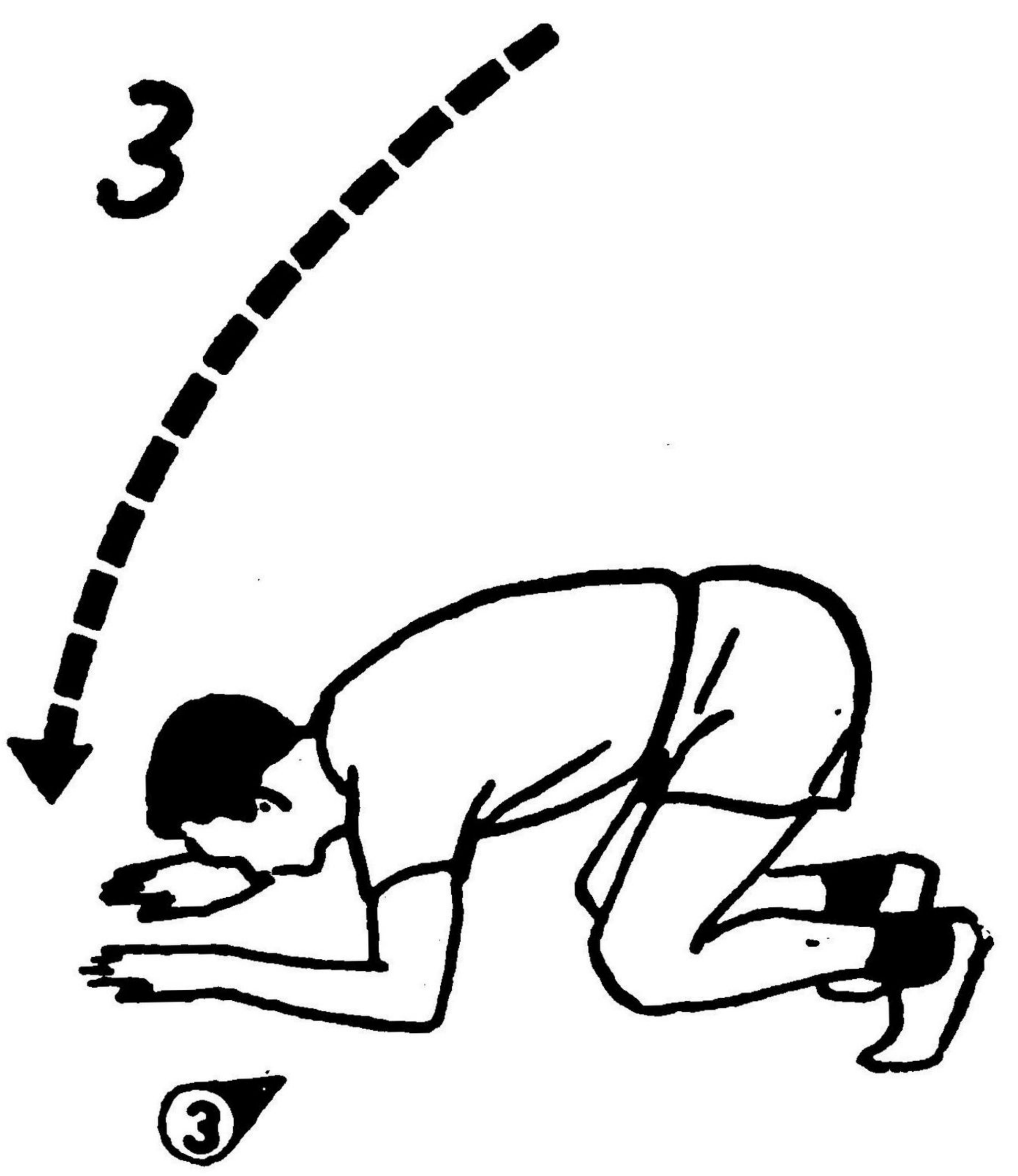
這是什麼道理呢？爲什麼一個大隻佬的拳勁反而不及一個瘦子的沉重呢？

道理就在於一個「術」字。換句話說，那些大隻佬力氣是有的，但却不懂得發拳的姿勢與技巧，不能把潛力使出來。

一個懂得發拳的人，他的發拳動作，並不只限於臂部，而是一種全身肌肉發力的動作。

比方，你要使用右鈎拳，則你在揮拳之際，你的腿部和上身先要低沉下去，然後再突然往上一彈，並且藉着腰部的向左扭動，以增加拳勁。這一記右鈎拳的動作，不但要牽連到右臂部份的肌肉和右肩右背的肌肉，而且還牽連到腰部和雙腿的肌肉。

只有這樣發拳，拳勁才能充分的發揮到極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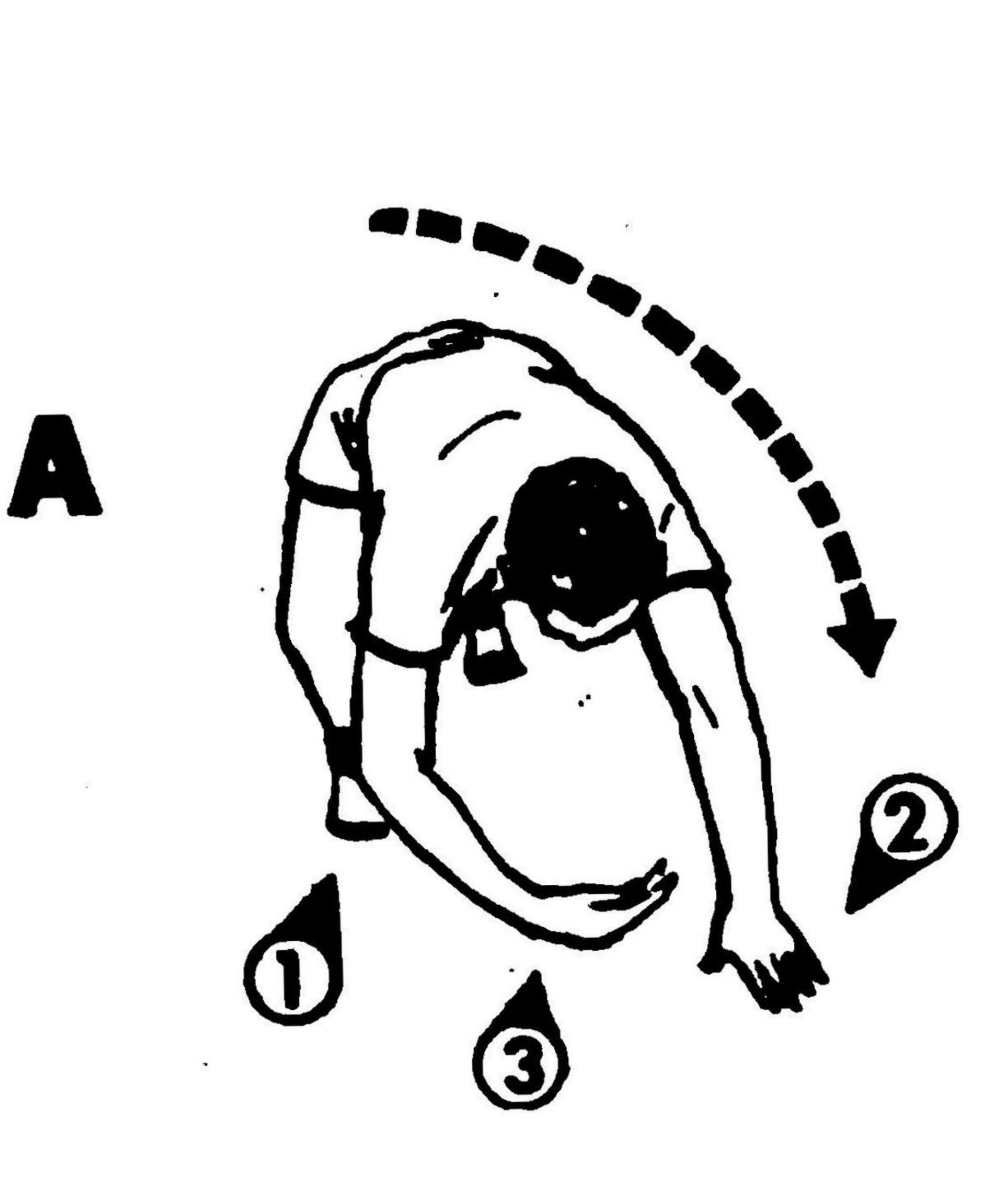
限度。這樣，你就明白，爲什麼大隻佬的拳勁未必如想像中的那麼大了。那是因爲，他發出一拳，只運用了臂部的肉肌，並未借用背部、腰部和腿部的肌肉。

一個機警的拳手，當他看準了對方虛位的時候，他會突然飛撲上去，把自己全身的體重，加在拳頭上面，這樣力道就更大，往往令對手立即昏倒。

柔道要訣　在於破勢

這一期，我再敎你「前倒護身法」的最基本的練習。在未講投之前，我打算先敎你一套最簡易和最快速的摔倒法，以便提起你對柔道的興趣，知道它爲什麼如此受人歡迎。

要摔倒一個人，跟西洋拳的發拳要訣一樣，也要講究那一個「術」字。柔道摔倒法最本的要



訣，便是重心的平衡的問題；要摔倒一個人，就必須處法攻破他的重心平衡。

這就包括了許多種類攻破法。柔道的摔倒法極多，諸如「大背包」、「浮腰」、「勾腿」、「肩摔」等等，而每一種摔倒法裏，又包含了許多不同姿勢的摔倒法。

如此相加相乘，便有千變萬化之妙。

這一期所講的乃是屬於許多「腿部摔倒法」中的一種，它的優點極多，不但快捷而且簡單，最適合一般初學者的練習。

圖A——把持。

當你與人互相把持之際，你突然伸出左手，緊抓住對方右臂外肘的衣袖（如動作1）。

同時你的右手，也跟着搭到他的左肩頸際（如動作2）。

這二個動作要同時完成。還有你的上身要盡量向前彎，把臂部抬起（如動作3），這樣有助於你的發力。

圖B——進攻。

擒拿既成，你便馬上進攻。

你的左足踏上一步，放於對方右足之前（如動作4），左腿膝蓋關節稍微彎曲，並把重心放在這隻左足上。

圖C——勾腿破勢。

你的左足剛一踏出，你的右腿便緊接着抬起，用你的小腿內側，去勾掃對手的右小腿（如動動5）。

同時，你的左右雙手，也要一齊動作，即你的右手扳動對方的左頸，把他向你的左下方扳壓下去，而你的左手，則抓住他的右肘衣袖，用力向下拉（如動作6）。

這一扳一拉的動作，乃是迫使他的重心移到他的右足上。而你在那一扳一拉之際，你的右腿已然掃起了他的右足，這樣一來，他的重心勢必要失去支持，而跌倒下來。

圖D——這就是對方倒地後之情形。

這個摔倒動作，十分簡單，但正因爲動作簡單，你就必須要快速，要不然很容易被對方識穿，知所迴避。

當然，除了快速之外，你雙手擒拿的部位以及腿部勾掃的部位，也都要經過一番實際練習，把它摸得準確無誤方能發揮威力。此點不可不知。

B

「青蛙伏地」與「空心跟斟」

講完了摔倒法，再講「前倒護身法」。「前倒護身」比較「後倒護身法」稍佔次要，並且練習起來，也比較容易。

它的主要關鍵，也跟「後倒護身法」，一樣，就是：

（1）倒地之際要借手掌拍地，以減輕被摔之力。

（2）整個身子要成圓輪形，才不致跌傷要害。

這二個關鍵我在上一期已經詳細講過了，這裏不再贅述。

我這裏教你二種前倒護身法，你練熟了，就大可以不怕被人摔痛。

第一種：青蛙伏地式。

圖一——直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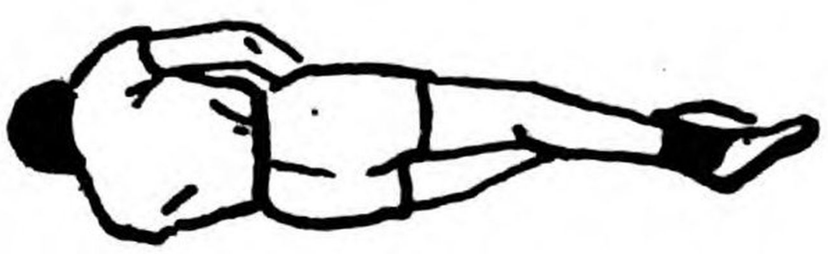
圖二——雙手交义成「X」形（如動作1；上期已有詳述），雙膝彎下（動作2）。

圖三——向前撲倒。

伏地之際，你的雙膝首先跪在地面，你的雙手也緊接着力拍地面，雙掌和前臂與地面平行。你的頭部當然要稍爲昂高，以免碰傷。

照這個方法練熟了，便可以進行第二種方法。

C



第二種：前滾翻式。

圖A——你的雙手與雙足着地。

你的右足稍踏向前，左足則踏於後面。（如動作1）。

你的左手平張着地，支持身體重量（動作2）。

你的右手則輕輕放在地上（如動作3）。

圖B——然後，你的身體向前移動，頭部接近地面。

你的頭部低垂，下巴收緊，你的身體便向前方翻過去。

這個滾翻動作，當然要做得十分圓滑。換句話說，你的頭部、背部和腰部、臀部，都要構成一個圓輪形，不使發出聲音來。

圖C——翻了一個跟斛之後，你的身體向左方扭轉，你的左手也同時力拍地面。

於是，整個前倒滾翻式便告完成了。起初練的時候，可以慢慢做，做熟了便可以加快滾翻之速度。

一個優秀的柔道能手，能夠在半空中打一個「空心跟斛」，然後悄沒聲地滾翻到地上，一點也不覺得痛。不過這個方法，沒有教練指導，還是以不練爲妙。

時裝奇情俠義打鬥長篇

血衫劫

〔六〕 浴血碼頭 意外收獲

霍愛廸·文
雲君·圖

我在無意之中，遇到了韋傑生，已是令我十分意外，而更令我感到意外的是，韋傑生竟會對於一件新欵襯衫，表現得如此緊張。我不能不想到，他來這家時裝公司觀看時裝表演，顯然不是偶然而來的。

因此，我絕不能坐失良機，在他剛剛出去之際，便也立即從座位裏站起來，跟了出去。

韋傑生並非走出這家時裝店，而是沿着樓梯一直往樓上走。這家公司一共有上下二層，他上到了二樓，忽在一個房門口站定。

那時候，我剛剛走了一半樓梯，見他忽然站定，生怕他會回過頭來，立即也停下脚步，伏下身子，藉着一級級梯階的掩護，不被他的視線觸及。

樓下來來往往的人很多，我只好裝着在那裏縛鞋帶。韋傑生並沒有回頭瞧視，他在門口猶豫了一陣，便走了進去。

我等他一進去，便立即奔了過去。

那房門外掛着一塊塑膠牌子，上面寫着「裁剪設計室」幾個字樣。我朝那塊牌子瞧了好一回，實在弄不明白，韋傑生爲什麼要到那裏面去。

幸好房門並未完全關上，而是虛掩着的，有一道門縫可以看得見裏面的情形。

我便伏在門外，藉着那一道門縫，凑過頭去窺視。只見韋傑生隔着一張很大的裁剪枱，向站在枱後的一個裁剪師模樣的人談話。

這間裁剪室的面積極大，我視線所及，只僅能看到室中的一角，但幸而韋傑生和那裁剪師所站立的位置，正好在我的視線之內。

只見那裁剪師面露疑色，呆呆地站着，那一對魚紋滿佈的眼睛，正從架在鼻樑上的鏡框上端，定定地瞧着韋傑生。他是一個五十來歲的老人，頭髮稀疏花白，戴着一副放大鏡也似的老花眼鏡。他瞧了韋傑生好一會，才道：

「先生，我不明白你的意思。你剛才說——？」

韋傑生雙手按着枱子，凑過去道：「我是說那件編號一〇三的襯衫，就是此刻在下面展覽的那件新欵襯衫。」

那裁剪師滿臉疑惑，道：「先生，你可是要訂製那件襯衫？請你到樓下找售貨員替你度身就行了。這兒只負責裁剪，並不度身。」

韋傑生搖搖頭，道：「我不是這個意思，我是想見見設計那件襯衫的師傅。」

那裁剪師呆了一呆，道：「他今天休假，沒有上班。你找他有什麼事？」

韋傑生並不理會他的反問，只是命令式地道：「他住在那裏？快告訴我！」

那裁剪師瞜了瞜眼，看着韋傑生，似乎不怎麼願意說。他當然不知道，韋傑生輕易一舉手，便可以立即把他擊斃。

幸好韋傑生並沒有這樣做，反而緩和了口氣，道：「我是歐洲一家百貨公司派來的，我想要跟他談談一種新欵的襯衫設計。」

韋傑生當然是在撒謊。那裁剪師却信以爲眞，以爲有一幫大生意上門來了。

他立卽彎一彎身，道：「你要找的師傅是張的，叫張凱。他的住址我倒不知道，請你過去問問我們的劉主任，他可能知道。」說完指一指裏面。

韋傑生便朝裏面走過去。也許，這間設計室裏另有個房間，韋傑生是走進那房間裏去了。因爲，我站在門外，一點也聽不到他的聲音。

我心中未免有點焦急。我極想知道那個叫張凱的設計師的地址。他極可能也與這個秘密有着關係。現在我既然無法再聽得到裏面的對話，又無法看得見裏面的情形，便只有站在門外面，等候韋傑生出來，然後再作打算。

這二樓走廊上，並沒有人來往，我找了一個可以遮掩的角落，燃了一支烟，靜靜地站着等候。

不一會兒，韋傑生果然從裏面匆匆地走了出來。我的跟踪工作，便又開始繼續下去。

我跟着他一直走下樓梯，走出這家時裝公司的大門。他一走出門外，並不叫的士，而是穿過馬路，一直朝海傍走去。

我暗暗盤算，那個叫張凱的人，一定就住在這裏附近。我一想到不久，卽可以探到一點端倪，心中不覺暗暗地高興。

不料，我這份高興的情緒，還沒有維持到三分鐘，事情忽然起了變化！

韋傑生沿着海傍的馬路朝南走，走到一個裝卸貨物的碼頭之際，忽有一個女子，從一堆木箱之後，跳了出來，截住了韋傑生的去路！

那時候，我遠遠地跟隨韋傑生，彼此之間相距太遠，以至於我還看不清楚那個女子的模樣。

我心中好生納罕，會在不明白，那韋傑生究竟弄什麼玄虛。我一壁納罕，一壁奔過去。

我還沒有奔近，韋傑生已和那女子一起走進了碼頭，我的視線被那一堆木箱阻擋，看不見了。

我腳底下又加快了幾步，一直奔到那堆木箱旁邊。我靠着木箱，探頭一瞧，心頭不覺跳了一跳！

我看清楚了那個女子，不是別人，正是奉了冲繩空手門崔三三之命，來處置韋傑生的倪姍姍！

那處地方，除了一堆一堆的木箱之外，並沒有別人，只就是倪姍姍和韋傑生二個，面對面地站着。

我沒有聽到他們談什麼話，他們剛才一定已然談僵了。只見倪姍姍陡然一掌，朝韋傑生的臉頰上拍了過去。

韋傑生似乎早有準備，連忙低頭避了開去。同時左手發動，疾抓倪姍姍的肩頭。

韋傑生居然向她還手，不但令我感到意外，就是倪姍姍也是大感意外。在我的想像之中，韋傑生對於倪姍姍是懼怕三分，敢於退避絕不敢還手的。

倪姍姍臉色一緊，並不怠慢，急忙收同右手，擋開了韋傑生的左臂，上身一矮並不退後，反而向前撲了過去！電光石火之間，只見她的左手食中二指，如一柄鋒利的剪刀也似的，疾刺韋傑生的雙眼！

這一招，正是空手道中，極其狠毒的「雙龍搶珠」。空手道素以迅猛狠毒見稱，但是刺眼撩陰的打法，究竟不是一個正派人輕易施出來的。但是倪姍姍却毫不客氣地施了出來！

倪姍姍本是一個嬌豔透紅頗有幾分姿色的女子，可是此際，她的臉色却變得十分的難看。

那當然是，韋傑生的還手，已使她變得十分地憤怒！

韋傑生眼快手快，到底也是一是經歷過許多次打鬥，而且有十足經驗的人。就在倪姍姍雙指快要襲到之際，上半身突然向後一翻，在半空中，打了一個空心跟斛。

這一招看似退避，實際[illegible]向後翻動的當兒，我看得十分清楚，他的一隻右脚，已然在那一翻之際踢中了倪姍姍的腋下。

我躲在木箱之後，冷眼靜觀，覺得倪姍姍被韋傑生踢中，只不過是倪姍姍的過於大意。因爲她絕料不到，韋傑生會一反常態，對她作出反抗的舉動。

論功夫，倪姍姍絕不會低過韋傑生。韋傑生對她的懼怕，足以證明他在冲繩空手門裏的段級地位，不會高過倪姍姍。並且崔三三派倪姍姍這樣一個女流之輩，去執行門規處置韋傑生，那也可以證明倪姍姍的功夫，絕不是一個韋傑生所能及得上的。

可是，倪姍姍到底是一個女子，空手技擊盡管厲害，論體力却到底及不上一個男子。因此她被韋傑生一脚踢中，向後踉蹌了幾步，險些兒掉進了海裏。

倪姍姍緊閉着咀，臉色越發難看。韋傑生翻了一個跟斛，直挺挺地站着，既不進逼又不退後，只是動也不動看着倪珊珊。他那副既懼怕又懊悔的樣子，充分表現出他的內心，是十分的錯綜複雜，不知要把倪姍珊，當做是朋友抑還是敵人。

倪珊珊瞧了他好一會，冷道：「傑生，你是眞的要跟我作對了。我今天絕不會再放過你！」

韋傑生道：「珊妹，你不要逼我，我……我要發狂了！」

倪姍姍冷冷地笑了一聲，道：「哼！我看你能狂到幾時！」語聲甫畢，身形已然展動，竄到了韋傑的跟前。韋傑生見她撲來，連忙向後倒退二步，貼到了一堆木箱之旁。但姍姍絕不放鬆，如影隨形也似地，直逼了上去。韋傑生退無可退，唯有伸臂招架，跟她硬幹。

倪姍姍和韋傑生既是份屬同門，師承淵源又是同出一轍，彼此較量起來，一時之間，實是難以殺出高低來。他們二人的空手技擊術，是我難得看到的，竟然殺得十分兇猛激烈。五年之前，我在大阪公園裏，曾經見過當年雄霸北海道和本州的二個武師，在那裏展開了一場轟動整個日本武林大厮殺。不過那一場厮殺，前後也只不過維持了三分來鐘，便即得出了勝

負。而，倪姍姍和韋傑生二人，足足鬥了五分多鐘，還是難分難解，不分高低。那當然是因爲，彼此都能知道每一招式的來龍去脈，是以一時之間，很難碰到對方的身體。

如果那是一場東京後樂園裏的表演比賽，我勢必會拍掌叫好，但是此際，卻不是比賽，而是一場不是你死就是我活的厮殺！倪姍姍和韋傑生的空手功夫，大大超乎我先前對他們的估計。招式之中，不但包含了日本空手道的絕技，而且還夾雜了不少中國武術的精髓。我不能不對他們另眼相看，同時，也不能不對外間傳說的沖繩空手道，加以一番重視；在中國武術日漸失傳的今天來說，「獨臂鐵掌」崔三三的「沖繩空手門」，不啻是中國武林面臨時代激流中的一支生力軍！

倪姍姍和韋傑生愈打愈猛，愈殺愈兇，每一個招式之中，全都隱含着十分凶險的殺手。我眞擔心這樣鬥下去，他們之中的任何一個，只要稍一疏漏，被對方擊中一下，勢必要命喪當場。

我不能不放棄暗中探查的計划。我必須要過去，阻止這一場危險之極的厮殺！我不管韋傑生幹了什麼事；他可能正在幹着一件危害人類的行爲。但是我必須上去把他們解開。我並沒有任何其他的理由，唯一的理由是，韋傑生和倪姍姍，都是沖繩空手門的門徒，他們的空手絕技，都必須要保全下來！

也許會有人怪我，有那份天眞的想法，但我絕不以爲我的想法是天眞的。在現今的社會之中，幾乎每一個市民，都爲了名利營營役役，年少的會考升學，年老的謀名牟利，風氣所及，哪裏找得到精諳武術的人？更何況，我近年來所見過到的武功人物，幾乎全是上了年紀的老一輩，倪姍姍和韋傑生，是我僅見的一對武功傑出的青年！

我既下了決心，便從木箱之後，走了出來，朝他們那面走過去。

殊不知我剛剛移動了幾步，眼角人影一閃，忽有一個衣衫襤褸、碼頭苦力也似的人，從木箱的空隙之中，斜刺刺地竄了出來，直朝我的身體，悍還過來！

這一個變端，完全出乎我的意料之外。我當時全神貫注着倪姍姍和韋傑生二人，絕沒有料到，會有人突然打橫衝出來。

我既毫無防備，又收勢不住腳步，便和那人撞了個滿懷。

那人被我一撞，向旁邊彈了開去，搖晃了幾下，突然發足奔跳。

我不知道那苦力模樣的人，究竟是無意碰到了我，抑還是故意向我惹事。姑不論他是否有意，我卻十分光火！我在他剛剛發足奔動之際，一個箭步竄了上去。

中國武術不同於西洋體育的地方，便是除了靈力巧勁之外，竄跳的輕功方面，也看得十分重要。當年我追隨南京醉丐周笑，在西郊外的一座關帝破廟裏習武的時候，便已經在輕功方面，下過一番苦功。

因此我在那人剛剛拔足欲奔之際，身形疾展，已然竄到了他的背後，一伸手之間，便抓住了他的後領，把他拉了回來。

那人被我一抓一拉，腳下失了重心，當堂像個旋螺也似的，團團地打了一個圈子，跟我面面相對。我那一抓一拉，是用足了力道的，以至於他那件破舊的唐衫，經不起我的拉扯，而被我撕下了一大塊。

也就在那人一轉身和我面面相對之際，我在那短短的一霎之間，看到了那一副驚惶的臉容。而我一看見他的臉容，禁不住倒吸了一口氣，爲之怔了一怔！

我這一怔，足足怔了好一會兒，以至於我的手腳也停了一停、而被他乘這個空兒，反身逃了開去！

我的手中還抓住了，從他身上撕下來的破布。我本可以再度竄上去捉住他，但是我卻並不這樣做，只是楞在那裏，眼望着他奔逃了開去！

我剛才的一怔，實是我已認出了他來。他那副瘦削黎黑的臉孔，和那一對精靈溜轉的鼠眼，使我只消看上一眼，便立即可以認出他，就是昨天晚上被我追趕過的那個瘦削傢伙！

我實在不明白，他爲什麼要故意撞我；他這樣撞我一下，究竟有什麼用意？我更加不明白，他撞了我之後，又爲什麼要拔足奔逃！他既然怕我追趕，爲什麼偏偏撞我？

這個疑團，在我的腦室裏打了一個轉，委實想不出一個所以然來。近年來，我的腦力似乎遲鈍了許多，我從前也曾遇到過不少煞費腦筋的疑難怪事，都能夠在一番思想之後，洞悉裏面的端倪。

可是如今我却被弄得毫無頭緒，一連串疑團，好像一張蛛網似的，把我團困在中心，摸不出正確的線路來。

我不能不承認，這個詭秘已極的啞謎是我從來未曾遇到過的！這裏面有什麼陰謀？是什麼性質的？圍繞在它周圍的那許多人物，又都是什麼身份？懷有什麼目的？他們彼此之間又有什麼利害糾纏上的關係？這種種疑團，都是我無法打破的！

我的好奇心素來極强，現在，到了那瘦削傢伙的再度出現，我的好奇心，已然達於頂峯！也就是這樣，使我決定不再作壁上觀，而定意積極一番，作更進步的「挿手干涉」！

我放棄了追趕那瘦削傢伙的念頭，而回轉身來，朝倪姗姗和韋傑生那面奔過去。

倪姗姗和韋傑生打得比先前更加激烈，我才一回頭瞧去，便看見倪姗姗嬌呼了一聲，一舉掌朝韋傑生的頭頂劈了下去！

韋傑生的拆招功夫，顯然還不及倪姗姗的厲害，倪姗姗從頭到尾一直都是採取「連消帶打，連打帶消」的迅猛招數步步緊逼。而韋傑生在她的掌風之下，雖還沒有戰敗之意，但他左閃右避，已是顯得十分狼狽。

倪姗姗這一掌的力道，當眞是大得出奇。韋傑生似也深知那一掌的力道，不敢正面交接，而向左面，偏頭閃避。

倪姗姗收勢不住，一掌劈到木箱之上，砰然一聲，把那木箱擊得片片粉碎！

這一掌雖然劈了個空，然而掌風所及，木片紛飛，却也傷及了韋傑生。只見韋傑生痛叫了一聲，雙手掩面，鮮血已從指縫之中，汩汩地滲了出來！

我十分驚於倪姗姗的掌力。那一掌乃是空手道中的殺手鐧「鐵砂掌」。崔三三「獨臂鐵掌」的渾號，正是由於他那一隻「鐵砂掌」所向披靡而得名，而以倪姗姗這一個美麗纖弱的女子，竟然能得崔三三的眞傳，把一雙潔白勝雪的玉手，磨鍊得如此的堅實，實是十分的難得，也十分的令我吃驚！

勝敗似乎已成定局，韋傑生捧着臉，連連向後躍退了幾步。而倪姗姗絕不放鬆，緊逼上去，舉手之間，又是一掌劈了下去！

韋傑生的傷勢顯然不輕，加以他剛才一退，退到了碼頭邊緣，已經無法再退，情勢當眞十分的惡劣。萬一被倪姗姗的掌力擊中，後果是十分難以想像的！

我不能再靜觀下去了！

我大聲道：「倪小姐，手下留情！」

倪姗姗的那一掌，已然劈了下去，砍中了韋傑生的肩頭。然而她被我那一喊，落手之勢緩了一緩，力道已是減了大半。

她陡然回過頭來望着我。而她一看見我，神色變得十分嚴冷。

她狠狠地道：「霍愛廸，你再過來纏我，我可不客氣了！」

我道：「倪小姐，你要想一想，一條命死在你的手下，你絕不會好受！」

她大聲道：「霍愛廸，你胆敢跟冲繩空手門作對麼？」

我聳一聳肩，道：

「倪小姐，我對於冲繩空手門慕儀已久，哪裏談得上作對？」

「那麼，你就別干涉我們的門規，請你走開！」

我當然不肯走開。我只是想從倪姗姗口中，知道韋傑生究竟犯了什麼門規。我正要說話，韋傑生忽站直了身子，拔足逃了開去，倪姗姗面對着我，還不知道他已逃開。我見韋傑生一走，便收變主意道：

「好，好，我走開。我這就走！」

我走出碼頭，回身向倪姗姗道：「倪小姐，你托我辦的事情，我已經辦妥了。」

倪姗姗道：「你找到了陳老闆？」

我點點頭道：「找到了。他不就是那個外國人麼？」

倪姗姗道：「正是。你沒有提及我吧？」

我笑一笑道：「當然沒有。不過，我却因此被他派人跟踪了好一會呢！倪小姐，那陳老闆到底是什麼人？你總可以告訴我吧？」

倪姗姗想了一想，道：「好吧，如果你一定想知道，我就告訴，算是你替我做了那件事的酬報。那個陳老闆是意大人，他是從那裏派來的間諜

首腦，那間古玩店，便是他們的聯絡站。」

我心中暗暗奇怪，問道：「意大利的間諜，也跟這件事有關係麼？」

倪姍姍道：「對不起，我不能告訴你。」

「那秘密究竟是什麼？」

「霍先生，你問得太多了。」

我大聲道：「倪小姐，如果那秘密與你無關，你告訴我又有何妨？」

倪姍姍道：「就是因爲與我無關，所以，我無可奉告！」

她的口氣十分堅決，我不免有些失望。本來，我以爲話盒子打開，她會多少透露一點，可是此際，我的希望還是完全落空了！

韋傑生已遠走了，我必須要追上去。

我道：「倪小姐，你口口聲聲說那秘密與你無關，但是你和韋傑生卻始終在爲這個秘密奔波，你應該作何等解釋？——」

倪姍姍經我提起韋傑生，自然而然地回過頭瞧一瞧，她一發覺韋傑生不知去向，十分地焦急。

我道：「倪小姐，我知道他此刻去了什麼地方！」

倪姍姍半信半疑地，望了我好一會。我說：「我剛才一直跟蹤着他，如果我猜測得沒有錯的話，他此刻已去會見一個人。」

倪姍姍道：「他去什麼地方？見什麼人？快告訴我。」

我笑一笑道：「倪小姐幸勿着急，跟我去便是！」

倪姍姍遲疑了一會，便與我一齊走出了碼頭。韋傑生的蹤影，早已不見。我站着想了一想，忽想到了一個找尋他的辦法。

我在一間士多舖裏借了一個電話。我在電話簿裏，查到了那家時裝公司的電話，線一接通，我便道：「請裁剪室的劉主任聽電話。」

不一會兒，那姓劉的主任，果然接聽電話。我用手帕掩住話筒道：「我就是剛才來找張凱的人。對不住得很，我忘記了他的住址，請你再講一遍可以麼？」

那人果然毫不懷疑地道：「蘭開夏道，十三號二樓。」

我獲得了那設計師張凱的住址，心中大爲高興，放下了聽筒，截了一輛的士，請倪姍姍一齊進去，然後，我吩咐司機：「蘭開夏道十二號！」

倪姍姍望着我，十分迷惑。我道：「我們現在趕過去，時間上還來得及。」

車子在十二號門前停了下來，我瞧了瞧腕錶，時間已是黃昏六時。冬天太陽很早便已下山，這時候天色已經十分昏暗，再加以天上烏雲滿佈，四周的住宅裏，都已開了電燈。

我和倪姍姍跳下了車，走到那十二號門口的斜對面，在一家士多舖裏，喝着汽水靜靜地觀望。

時間一分一分地過，那十二號門口，依然冷清清地不見有人進出。那是一宅二層高的小花園洋房，那叫張凱的設計師住在二樓，可是我望上去，那二樓的窗子裏，卻黑黝黝的，始終沒有亮燈。

我等得有點不耐。暗忖：那張凱出去沒有回來？抑還是韋傑生已先我們一步，把他帶出去了？

倪姍姍似也有些不耐，輕聲道：「你這樣等下去，到底是什麼意思？」

我瞧瞧腕錶，指針已指到六點三刻。我們已經足等了四十五分鐘。

我道：「或許韋傑生不會來了，我們暫且進去看看。」

說完，我便和倪姍姍準備穿過馬路。

不料我們剛剛走下行人道，忽見一個人影沿着對面行人道，匆匆地走過來。那人走到十二號門前，抬頭望了一望門牌，便推開那扇鐵門，走了進去。

我和倪姍姍藉着路燈，看得十分的清楚，那個人正是韋傑生！

我和倪珊珊重新回到那間士多舖門旁，向對面觀望。不一會工夫，我瞧見二樓的一扇窗子裏，透出了亮光來。韋傑生已經進去了。

我向倪珊珊作了一個手勢，示意她跟上去。殊不知我們剛要過馬路，那窗子裏的電燈忽然又熄掉了！我和倪珊珊爲之愕了一愕，互相望了一眼，立即穿過馬路奔了進去！

那小花園的後面，有一條水坭石階，一直通上二樓。我們沿着那條樓梯奔上去。黑暗之中，我摸到了一扇門，那扇門半開着，裏面也是一片黑暗。我在門外靜立了一會，不見有什麼動靜，便掩了進去。

我一進去，便伸手到近門的牆邊，扭亮了電燈。

電燈一亮，室中頓時大放光明。然而，我和倪姍姍一看清了房中的情形，不禁齊同呆住了！

只見一張床上，躺着一個穿睡袍的男人，却已是死去了。他的胸口插了一把匕首！

我連忙走進去，摸了摸那人的額角，還仍舊是溫暖着的。

倪姍姍雖是一個女子，胆子可不比一個男子小，也走過來，在死者的額頭上摸了一下。她的臉色立即一變，拔足便要往門外走去。

我叫住她道：「倪小姐，你不要只憑直覺，就認定是韋傑生幹的！」

她站在門口，道：「這不是十分明顯的事情麽？還有什麼直覺不直覺？」

我道：「他不會是隨便殺人的青年！」

倪姍姍冷哼一聲道：「不錯，過去我也相信他不會的，但是現在，他變了！」

我大聲道：「倪小姐，你不要只憑個人的情感意氣用事！崔三三派你來，只是要你執行門規，却不是讓你發洩個人的憤恨，公仇私報！」

我說出了這句話立即覺得，我是說得太過份了！我知道我已然傷害了一個少女的心！

我呆呆地站在床邊，心中有說不出的後悔與難過！倪姍姍也呆立在門口，二顆晶瑩的熱淚，掛上了她的睫毛。

我道：「倪小姐，我失言了，十分抱歉！」

她嚥了一口涎沫，道：「用不着抱歉，霍先生，你講對了！我不怪你……」

我道：「倪小姐，我知道你還是深愛着他的！」

倪姍姍轉過身子，抹去了眼淚，頓了好一會，才道：「霍先生，請你不要談這些！」

我道：「我不應該談及你們之間的事，不過，韋傑生到底做了什麼事，你們要處置他？」

她道：「那是我們空手門裏的事，你無權過問！」

我道：「倪小姐，我帶你來找韋傑生，並不是沒有目的的。」

「對不住，你想要知道的，我完全無可奉告！並且我勸你還是不要知道的好！」

我大聲道：「爲什麼？」

倪姍姍道：「不爲什麼，總之，你還是少惹麻煩！」說完走了出去。

我站在床邊，嘆了口氣，兩隻手習慣地插進我的上裝口袋裏。那只是一種極其平常的動作，然而，我的右手却接觸到一件軟綿綿的東西！

我一陣奇怪，連忙把那東西摸了出來。

我的視線才一接觸到那東西，立時呆住了！

那是一隻從襯衫上撕下來的衣袖！

我一呆之後，連忙把它重新放進了袋裏。我不能在這個地方逗留下去，我一收起衣袖，便走了出來。

我沿着行人道匆匆而行，心中十分地納罕。那隻衣袖究竟是什麼時候放進我的袋子裏的？怎麼我一點也不知道？我會想到，會不會是倪姍姍暗暗放進我的袋裏的。但那是絕對不可能的事。我跟她雖然相處了一段時間，但是，我和她一直保持着一段距離　沒有接觸過一下。

唉！我記起來了！

我在碼頭曾被那個瘦削的傢伙撞了一下！這東西一定就是他在那一撞之間，暗暗放進我的袋裏的！

我一想到，是那個傢伙幹的，心中更是納悶。他爲什麼要那麼做？他有什麼用意？這隻衣袖又有什麼作用？……

我沒有再想下去。因爲我偶一瞥視，忽發覺有一個人在後面跟隨着我。那個人是個西洋女郎！我知道我穿插於一件陰謀之中，被人跟踪是必然的事情。我走到一條橫馬路折了過去。我在那一轉身之間，又向後面偷眼望了一望。那個女郎，正穿過馬路跟過來。

我一折進橫路，立即走到一輛停在路邊的貨車之旁，縱身躍了上去。我伏在貨車裏朝路口探首窺視。那時候已是十分黑暗，但我仍然看得見她的表情。她的表情是十分的失望，顯然是因爲失掉了我的影踪。她站在路口四周圍望了一望，便回身走了。（若知後事如何？請看下期分解。）

俠盜白金龍

珠寶竊賊

羅天・文

鳳簫・圖

追趕洋騙子

是中午時分，白金龍獨自在街道上蹓躂着，驀然間一陣喊打喊殺的聲音從附近傳來。

街上的行人誰也沒注意到，然而白金龍的耳力，特別銳敏，與衆不同，他稍稍分辨了一下，已知道附近一定出了事，而且還有相當多的人聚在一起。

他天生的是路見不平，拔刀而起的性格，當下再不遲疑，辨明方向，向左一轉身，穿進一條橫巷。

他脚下走的極快，越近橫巷口，那嘈雜呼喝的聲音越是清晰，只見那巷口外，人影幢幢，俱是放開脚步，向東奔去。

白金龍更不怠慢，脚下幾個箭步，一式「燕三子抄水」展開，好在橫巷裏冷冷清清，了無阻碍，他三起三落下，已抵達街面。

這時候，只見一羣人，老少都有，像瞧熱鬧似的向東面走，尤其是那些十二三歲的小孩子，更興高采烈地嚷着：「打鬼子啊！打鬼子啊！」

白金龍心中已猜到是怎麼囘事，脚底下更不遲疑，就順着人龍向前而闖。

那羣人都走的不慢，然而白金龍走的更快，左一穿，右一插，不消幾分鐘的時

閒，已由龍尾趕到龍頭，這時他看的更清楚了，只見十幾名漢子，手上各持木棍繩索等物，嘴上雜亂嚷着：「抓住這兩個洋小子，咱們是好欺侮的麼？不給他點顏色，他不知道咱們厲害。」

白金龍知道好戲還在前面，脚下一用力，又趕在十幾人前頭，只見三十步遠處，正狼狽奔着兩名西藉男子，僅看到一雙背影，也不清楚是老是小，更不知道是爲了什麼事？

他停下脚步，正想向身後追趕的漢子問幾句，已聽得一陣尖銳的警笛聲猝然而起。

走在前面的漢子怒聲道：「不要臉的狗雜種，你吹响哨子想找幫手麼？這可沒那樣容易，不交回珠寶，就算你逃上天去，咱葉國富亦要將你拉回地來。」

白金龍向那自稱葉國富的漢子打量了一眼，只見他年齡在三十左右，穿一件長衫，樣子還算斯文，不像是性情粗暴，開口就罵，舉手就打的粗人。

那姓葉的也向白金龍望了一眼，不覺說道：「老兄，你也見到了不是？那兩名洋人太可惡，簡直將咱們中國人不當人，太好欺侮了。」

白金龍點了一點頭，正想趁這個機會問個清楚，却已聽得背後有人高聲道：「葉掌櫃，小心中了洋人的誘敵之計，前面就是租界……」

語聲未了，那警笛聲又是破空而起，而且不是一枝兩枝，而是五六枝，此起彼落，三面响應。

那葉國富還是不顧三七二十一，怒冲冲的向前奔，然而後面說話的那個小伙子，幾步趕上前來，一手拉住葉國富的臂膀道：「葉掌櫃，那兩個小子已經逃進租界了，你還追什麼？」

葉國富大力掙扎着道：「就算他逃進金鑾殿上，萬歲爺亦得講理。」

後面那人說什麼也不鬆手，只是勸道：「好漢不吃眼前虧，葉掌櫃，你別胡塗，鬼子跟鬼子一鼻孔出氣，可不會跟你講理。」

說話之間，那追來的十餘人都趕到了，齊齊圍在葉國富身後，那跟來看熱鬧的閒人起碼也有百名上下，在街邊上排成一列橫隊。

再向前走十幾步，就有一道木柵門，那木柵門是開着的，然而木柵門兩邊却站着兩名印度巡捕，手上端着長槍，正圓睜起眼珠，惡狠狠地注視着那一羣人。

木柵門內警笛聲依然不斷此起彼落，只不過一會兒的時間，又有十幾名巡捕趕來，全副武裝，如臨大敵，在一名警官指揮之下，在木柵門前一字兒排開，舉起手中步槍，作預備放的姿勢。

查問究竟

那葉國富雖然吃後面的人拉住了，然而他依然怒不可遏，頓足大罵，欲向前面衝去。

後面看熱鬧的閒人也是指指點點，高聲談論，似乎都在責備那兩名洋人不是。

那木柵門前帶頭的警官開始現出氣忿忿的神態了，他上前一步，揮動着手上的短槍，大喝了一個「走」字。

這名警官當然也是洋人，中國話說的不道地，誰也沒聽懂他在說啥。

那警官更有氣了，跳起雙足，咆哮着道：「滾，快滾開。」

這一次，那站在最前面的葉國富聽明白了，不覺也更多了幾分氣惱，大聲罵道：「要我們滾，你講不講理？我跟你拼了。」他一面說，一面又欲奔上前去。

好在後面那些人七手八脚將葉國富拉住了、紛紛加以解勸。

然而那名警官却誤會了那些人的意思，見他們扯扯拉拉，以爲他們有什麼舉動，趕不及的向後一揮手，嘴上又高喊了一聲。

那羣看熱鬧的閒人還不懂得是什麼事，見那警官指手劃像耍猢猻似的正看得有興趣，却已聽得「乓」地一响，子彈「嘶嘶」，俱都在頂心掠空而過。

這對空一排槍果然有效，只見那一羣看熱鬧的閒人立卽張惶失措，拔足向後就退，只恨爹娘少生兩隻脚，你擠我擁，剎那之間已逃得無影無蹤。

那葉國富還是不甘心，大吵大鬧要找那警官理論，然而吃不住後面人多，連拖帶拉將他拉離出現場。

白金龍雖然已猜想到大概是件什麼事，可是他還不明瞭詳細情形，見到葉國富等人一走，他當然也跟在後面。

葉國富依然一面走一面罵，其餘那些人也都是恨聲不絕，從原路上走回去，穿過一兩條街口，才在一間叫信豐來寶號的舖面前停下來。

那店面前本就站着十幾名閒人，向着街口，探首探腦，這時葉國富的回來，閒人聚的更多了，將店面圍的水洩不通。

白金龍當然也擠進人羣中，只見那葉國富氣吁吁地從櫃台裏，拿出一個手皮包來，向店前的人羣說了一聲道：「列位都是見證，那兩位洋人留下這一個爛皮包，騙去了小店一條翡翠足赤項鍊，足足值三百兩銀子。」

白金龍留神望去，只見那黑皮包，一尺多長，八寸多寬，開合處更鑲着銅鈕扣，擦得精光雪亮，是洋人用來裝公文的。

人羣中有一位老先生，這時插嘴問道：「葉老闆，你從小在店裏學生意，十幾年下來，什麼英鎊美鈔沒見過，怎麼還上了洋騙子的大當。」

葉國富重重嘆了一口氣道：「黃老爹，你是知道的，我做買賣素來小心謹慎，今天那兩位洋人上門來，店裏面有誰懂得英文，當然由我自己上去招呼，好在我在租界裏也做過幾趟生意，懂得『也斯，怒』這兩個字……」

又有人插嘴道：「葉掌櫃，什麼叫『也是怒』啊？我們可從來沒聽到過。」

旁邊站的一個小伙子，帶着一點得意的神色笑道：「『也斯』就是『是』，『怒』就是『不是』，想你老先生連租界也沒有進去過。」

先前問話的那人不住點頭道：「你說對了，租界是洋人世界，我怎麼敢進去？那些洋話當然從沒聽到過。」

那小伙子更得意大笑道：「今天可讓你開了洋葷了，不但讓你見到洋人，還讓你聽到洋話。」

一皮包鈔票

人羣中有人笑了起來，那問話的人才意會出那小伙子在奚落自己，止不住恨恨地瞪了他一眼。

那先前說話的黃老頭子道：「葉老闆，別理他們，那兩個洋人怎樣騙了你們的珠寶，你說下去吧！」

葉國富又恨恨地拍着手上的公文皮包說：「那兩個洋人上門來，嘰哩咕嚕說了一大套，又打開皮包，取出一叠金鎊票，讓店裏的伙計瞧瞧。

「那金鎊票我是認得的，一個金鎊票差不多可以換上二兩五錢銀子，那一大叠，怕沒有兩三百鎊。」

又有人伸了伸舌頭道：「那不是千把兩銀子麼？」

葉國富道：「誰說不是呢！大客人上門，我自己趕緊上去打招呼，連連打躬作揖，不住說『也斯，也斯』，請他們進店堂裏面坐。」

「那兩個又嘰哩咕嚕說了一通，我當然聽不懂，然而眼看有大生意上門，怎能輕易放過，不懂也得裝懂，反正是『也斯，也斯』的應付着。

「洋人似乎也高興了，指着櫃裏的翡翠項鍊，向我嘰哩咕嚕了幾句。」

那黃老爹又插嘴道：「想必是洋人要看看貨色，這也是可以猜得到的。」

葉國富道：「是啊！我也是這樣想，所以我趕不及的將翡翠項鍊拿出來，讓客人選擇，一百兩銀子上下的他們都看不上眼，最後看到那條三百兩的，洋客人似乎中意了，兩個人又嘰哩咕嚕了半晌。」

黃老爹插嘴道：「他既然看中貨物，你就該向他要錢，那有讓他隨便拿出門口的道理？」

葉國富又搖搖頭道：「也是我自己不好，一時大意。那兩兩洋人看中了那條翡翠項鍊後，又向後說了許多話，我當然聽不懂，然而我偏要裝懂，不住說『也斯，也斯』，洋人也高興了，跟我握了握手，然後將他手上的皮包交給我，帶了那條項鍊就走。」

黃老爹又衝口說道：「那皮包裏不是有兩三百金鎊麼？你親眼見到的。」

葉國富道：「是啊！那時候我以為洋人是將皮包放在店裏的押頭，項鍊拿回去給他的太太看過，然後再回來做這一筆生意。」

另外又有人插嘴道：「反正兩三百金鎊，可換千把兩銀子，你還怕什麼？」

葉國富氣的跺脚道：「誰料到那兩個洋人是騙子。他們剛出店門沒多遠，我忽然想起，皮包裏的鈔票沒點過數目，停會兒對方要起無賴來，店裏可賠不起。于是我趕緊追上去，想叫他們回來。

「想不到那兩名洋騙子作賊心虛，我後面一叫，他們前面撒腿就跑，這才啓了我的疑心，趕緊打開皮包一看，裏面那有鈔票，只不過一束舊報紙。」他一面說，一面氣忿忿的將皮包打開，向下一倒，果然「拍噠」一响，一束舊紙片掉在台階上。

那些圍在鋪面前瞧熱鬧的閒人，有的忍不住

哄然大笑，，兩三百金鎊只是一束廢紙，另有些人，却忍不住恨聲罵道：「用假鈔票騙人，逃進租界裏去就能算事了麼？上海城是有法律的地方，就算是皇親國戚，也得守法，洋人又怎麼樣？難道就比中國人高出一頭麼？」

另有人道：「對，洋人也得守法，租界上也有法律，葉掌櫃的，咱們告他去，大伙兒都替你做見證。」

黃老頭捻起花白鬍子，插嘴道：「你們年輕人，火氣太大，什麼事都沉不住氣，也不思前顧後，你們上租界去告洋人，租界是洋人世界，俗語說的好，胳膊只有朝裏彎，那有向外彎的道理，再說那兩個洋人，一不知道他姓名，二不知道他來歷，試問你們又怎樣告起，吃巡捕一頓警棍打出來都有份。」

這一番話說的有理，那些仗義執言之輩俱不禁愕然相顧，說老實話，要他們上租界去跟洋人打官司，心裏本就有幾分懼意，只不過葉掌櫃是老街坊，平日感情不錯，守望相助，才不得不拍着心口說幾句公道話。此時聽得黃老爹一說，當下就呆了半晌，才有人囁嚅問道：「老爹，你老人家見得世面多，所謂見多識廣，老謀深算，你又有什麼好主意呢？」

黃老爹笑了一笑，有些自負的神色道：「不是我老頭子多嘴，俗語說的好，到租界上的洋衙門中去告狀，準定是輸，我們不如……」

葉國富急聲道：「老爹，你說吧！我這口氣嚥不下，再不說三百兩銀子不是小數目，小店也虧損不起。」

黃老爹點點頭道：「唯一的辦法，上縣衙門去告狀，縣太爺是民之父母，子民百姓有了困難，不找父母官還找誰。」

舖面前的那羣人鬨然應道：「對，要縣太爺替子民作主，葉掌櫃，你走在頭裏，咱們大伙兒跟在你後面，替你作證。」

葉國富忙不及的抱拳回拱道：「多謝列位隣里好友仗義相助，我葉某人感激不盡，待上了衙門之後，再報答列位盛情。」說完話，挾着那一隻皮包，大踏步就向去縣衙門的路上走。

那願意上縣衙門作證的差不多有二三十人，亂哄哄的一大羣，跟在葉國富身後。

白金龍當然也混在人羣中，跟去看個究竟。

鬧上縣衙門

那現任上海縣正堂的姓孔，官名志鴻，廣東寶安縣人氏，年齡還不滿三十歲，兩榜正途出身，年輕有爲，吃皇家的俸祿，倒是一腔熱血，要替皇家出力，替黎民百姓做點好事。

此時他正吃過中飯，跟刑名師爺在簽押房內閒話，只聽得外間大堂上「鼕鼕鼕」三聲鼓響，衙內的差役也跟着起了一片吆喝聲。

孔志鴻吃了一驚，趕不及穿好官服，升堂視事，只見那大堂前，黑鴉鴉的跪着一羣人，總有二三十名，早就吃衙役鎖上鐵鍊，此時見縣太爺一上堂，早有人喊起寃枉來。

孔志鴻拍了一下驚堂木，才道：「你們不用胡亂嚷嚷，有什麼事，祇管慢慢說來，本縣一定爲你們作主。」

白金龍並沒有走進那一干證人中間去，只是站在堂外，遙作旁聽。這時聽得那堂上的官兒一說，心中已有幾分好感，暗想：「要是換了別的縣太爺，這擊動鳴寃鼓，就少不了二十下板子，看上去這位縣太爺倒是一名爲百姓做事的好官。」

堂上的葉國富趕不及膝行上前幾步，瞌了幾個頭道：「回大人的話，喊寃的是小人，其餘跟來的都是小人隣里街坊，跟來作證的，求大人恩典。」

原來那時候的規矩，只要一擊動鳴寃鼓，不問原告被告，有罪無罪，都得先鎖上鐵鍊子，所以葉國富才有求大人恩典的這一句話。

孔縣令向堂下望了一眼，才點點頭道：「看你們都是衣着整齊，舉止斯文之流。也好，替你們開了鐵鍊子吧！」

兩廂差役高喊了一聲「喳」，紛紛走上前去，只聽得一片錚鏘聲，除了原告葉國富以外，其餘都鬆了頸子上的鐵鍊。

葉國富又瞌了幾個頭，謝大人恩典。

孔縣令照例問過姓名籍貫職業，才問到案情。葉國富當然一一作答，將如何受洋人之騙，洋人又如何逃回租界，詳細說了一遍，然後又舉起手中的皮包道：「大人明鑒，這就是洋人留下的證據，請大人詳察，小人若有一句虛言，甘願重責。」

孔縣令命堂前差役，將皮包轉送至公案上，孔志鴻將皮包接過，細細看了一遍，只見那皮包蓋上，揷有一張白色硬紙片，上面彎彎曲曲的寫

着一行洋文，他雖然不認識，却也想到大概是一張名片。

皮包裏還放着一束舊洋文的報紙，切得整整齊齊，面積大小，就跟鈔票差不多，顯然是有意行騙的了。

孔縣令思索了片刻，又向每一個證人問了話，錄下口供，才道：「葉國富，聽你的口供，知道你沒有虛話，受騙是實，然而這是一件無頭公案，那洋人又不受本縣管轄，要本縣上那兒去找那兩名洋人。」

那葉國富不住的磕頭道：「小的該死，總求父母大人作主，小的本錢少，受不起三百兩銀子的虧損。」

那證人中的黃老頭子也上前一步，磕頭禀道：「大人明鑒，那洋人一次得手，想必還來第二次，大人下個告示去，其他商號也好戒備，免得再上第二次洋當。」

孔志鴻點點頭道：「有理，有理，本縣這就傳下話去。至于這一件案子，有關洋務，本縣做不得主，還得向上頭請示，你們隨傳隨到，隨時準備問話。」

葉國富等人趕緊磕頭謝恩，那孔志鴻退堂之後，少不得又帶着那個皮包，親去上海道衙門請示。

碰了一鼻子灰

那上海道徐秉德，按照體制，接見孔縣令，聽了一番大概之後，立即沉下臉孔道：「老兄倒是替皇上做個好官，為黎民百姓設法。」

孔志鴻還聽不出語氣來，忙道：「回大人的話，卑職受皇上俸祿，理應為皇上分憂。」

徐道台哼了一聲，道：「你雖替皇上做了好官，却也替皇上出了一個難題目。」

孔志鴻一見上司臨下大帽子來，立即起身回道：「卑職不敢，卑職不敢。」

徐道台向他瞥了一眼，亦不叫他落座，依然冷冷說道：「你也不想想，那洋人是能得罪起的麼？當年洋兵進京，老佛爺還要帶着皇上去避難，如今時局剛太平了一點，你又替皇上找煩麻來了。」

孔志鴻碰了一鼻子灰，嘴上却又理直氣壯的分辯道：「洋人雖然惹不起，那用偷轉鳳的手法騙人貨物總是事實，告洋人的小商民都是奉公守法，老老實實的好百姓，與洋人無冤無仇，總不會誣告吧？」

徐道台氣得翹起鬍子道：「你老兄倒說得好，你轄下的都是好子民，洋人都是壞蛋，好吧！兄弟要問問你，那兩個洋人叫什麼名字？住在那裏，你老兄行文通報上來，本道就行文轉租界領事，逮捕歸案。」

孔縣令不由得呆了，想了好一會，方囁嚅說道：「回大人的話，那些小民也是不知道洋人姓名，才來求卑職作主，卑職因有關洋務，要同洋人交涉，趕來向大人請示，目前雖不知道洋人姓名，然而這件騙案是確實的，依卑職意見……」

徐道台沒有好顏色道：「依老兄的高見怎麼樣？總不要兄弟去抓那兩個洋人歸案吧！」

孔縣令忙垂手躬腰道：「大人言重了，卑職不敢，卑職的主意是，請大人行文租界當局，不管能不能查訪得出，通知他們一下也是好的。」

徐道台臉色大變，氣吁吁地指着孔志鴻道：「老兄，你倒說得輕易，你轄下的老百姓將洋人打了，追趕洋人回租界……」

孔志鴻忙插嘴道：「追趕是事實，打却沒有打過，大人明鑒。」

徐道台道：「好大的胆子，連洋人也敢追趕，準是拳匪餘逆，這是要查辦的。」

孔志鴻一見頂頭上司越說越嚴厲，當下那敢再多嘴，只有諾諾應是。

徐道台這才顏色好轉了一點，抽了幾口大烟，才請孔縣令坐下來，說道：「你老兄總是年紀太輕了一點，不知道權衡利害，在上海地方做官，那洋人是千萬不能得罪的，他不來犯爾，已算是你老兄祖上積德，菩薩保佑，你還敢去找他的麻煩。」

孔志鴻道：「然而轄下的老百姓告上來了，卑職身為一縣之尊，總得給他們一個回話。」

徐道台臉色一正道：「這些刁民，也眞的可惡，既然是做生意，就該一手交錢，一手交貨，那有眼睜睜望着別人將貨取去的道理？還不是貪上皮包裏的那一束鈔票。誰知道一山還有一山高，偷雞不着蝕把米，這時却又來找上官府替他作主了。」

孔志鴻不敢分辯，默默不作聲。

徐道台又道：「你老兄回去傳諭他們，要他們老老實實，安分守己，倘若是再敢聚衆作亂，威脅官府，兄弟就老實不客氣，一個個抓起來，

當亂民治罪。」
　孔志鴻又應了一聲是。
　徐道台續道：「這件事兄弟還有點擔心，怕不容易就此算了。」
　孔志鴻詫異問道：「大人如此說，卑職就不明白了，那些小商民老老實實的，還不是官府怎麼說，他們就怎麼做了，還能不聽吩咐麼？」
　徐道台搖搖頭道：「我們的人，當然好辦，只怕洋人來找麻煩，你老兄想想，那些刁民竟以多欺少，追趕洋人，最後竟要租界的捕房出來彈壓，這件事就不能算小，萬一租界行文來，要兄弟追緝出頭作亂之人，這還少不了交出兇犯去。」
　孔縣令遲疑一聲道：「洋人自己先做沒理的事，怕沒有這樣大胆子吧！」
　徐道台又搖搖頭道：「什麼有理沒理，誰有勢誰就有理，誰叫洋人勢大呢！連皇上都讓他三分，何況我們這些做奴才的。」他又稍稍沉嘆了一了，續道：「就這樣辦吧！你回去，先將那姓葉的刁民看管起來，洋人不來找麻煩，關他幾天算了，也給他一個教訓，萬一洋人來找麻煩，我們也沒有別的說，只有拿他送去算數，誰要他鬧下來的禍。」
　孔縣令有些不服氣，衝口說道：「那姓葉的是原告，總不能先將原告關起來……」
　語聲未畢，那徐道台已氣的瞪起眼珠道：「這上海道是你老兄做還是兄弟做，怪不得你轄下有這麼好子民，原來有你老兄這一位好父母官。」
　孔縣令不敢再多說了，只有閉嘴不響。
　徐道台又沉下臉道：「就這樣辦好了，你老兄快請回去，要是讓那姓葉的走掉了，你老兄可別想再在上海混下去了。」說完話，端起茶碗，稍稍舉了一舉。
　孔縣令一見端茶送客，那有再停留的道理，趕緊上前告退。快快出了道台衙門。

深夜捕人

　且說白金龍在白天裏，聽到縣太爺那一番說話，心中暗暗稱讚孔志鴻不失為一個明白事體的好官，想不到在當天晚上，他又無意中從信豐珠寶店門前經過，遠遠望去，已見店門面前一片燈光，吆喝聲，喊叫聲，雜亂大作。
　他趕緊走快幾步，趕到附近，已見葉國富帶上手銬，脖子上套着鐵鍊，吃一羣差役拖拉而去。
　葉國富的妻子兒女哭哭啼啼，拉着葉國富的衣衫，怎肯放他離去。
　附近的隣里街坊也都圍成了一團，紛紛為葉國富壯胆，要跟葉國富一齊上衙門去，問問縣太爺，葉國富到底犯了甚麼法。
　葉國富到底是一名小商人，手上一帶上鐵銬，早就駭得心胆俱落，面無人色，除了封上一兩銀子作為差役的使費外，其餘就只知道喊冤枉。
　一干人到了縣衙門，縣太爺也沒有坐堂，只是吩咐將葉國富收監，聽候問話。
　跟葉國富來的那一干隣里在堂外吵吵鬧鬧，一定要見縣太爺問個明白，然窮不與富門，民不與官爭，幾個差役提起皮鞭子，劈劈拍拍一陣亂抽，早將那一干趕的不見踪影。
　白金龍也胡塗了，那縣太爺白天不是說得很好好的，怎麼不過幾個時辰，就完全變了樣。
　就在人羣混亂之中，他已由縣衙僻靜處，悄悄竄上圍墻，看清楚房屋形勢，直竄內簽押房，在後窗戶外，偷窺房內動靜。
　房內點着兩枝蠟燭，燭台旁坐的是刑名師爺，那孔志鴻正背負雙手，在房內踱來踱去，不時又嘆一口氣，頻頻搖頭不止。
　那刑名師爺勸道：「東翁，你還是早點休息了吧！觀察大人既然吩咐下來，他是一道之主，誰敢違抗他，但望洋人再不要節外生枝，那姓葉的總是小商民，委屈他獄中住幾天，也沒有甚麼關係。」
　孔志鴻嘆氣道：「老夫子，你不知道，兄弟蒙皇上恩典，出來做官，凡事總要對得起皇上。」
　刑名師爺道：「大事化小，小事化無，這也不能算是對不起皇上。」
　孔志鴻道：「兄弟在京時，就聽說皇上講究新政，講究富強之道，不能受外人欺侮，如今兄弟剛到任不及半年，就碰上這件事，又遇到這位觀察大人，事事不分是非曲直，只知道委屈求全……」
　語聲未了，只聽大堂外一陣急步聲，接着有人在房外稟道：「道台衙門有手扎來，請大人過目。」
　孔志鴻道：「送上來。」
　門簾子一掀，一名差役捧着一封扎子，遞向孔志鴻，那刑名師爺也挨近來看。
　孔志鴻打開封皮，抽出內文，只見上面寫的

是：「着令上海縣知縣孔，即將刁民葉國富一名，親自押交本衙門歸案。」下面押着一顆大印，正是上海道台徐兵德。

孔志鴻不敢違抗，一面傳下話去，一面又命人備轎，縣衙內吓得人仰馬翻。

三個條件

白金龍又悄悄跟在縣太爺的轎後，到了道台衙門，他輕車熟路，早竄墻越屋，先到了道台大人的簽押房。

那葉國富依然沒經過上堂，送交內賬簽押。孔志鴻獨自來向徐道台回話，只見徐道台雙眉緊蹙，長吁短嘆，臉上青一塊，白一塊，像是害着重病。

孔志鴻吃了一驚，趕緊向前行禮。那徐道台不等他歸座，已是嘆了一口氣道：「老兄，禍事來了。」

孔志鴻道：「請大人明白見示。」

徐道台道：「洋人的文書來了，說華界內刁民聚衆行兇，毆打兩名過境洋人，還奪去了一個皮包，皮包內有五千金鎊的鈔票。」

孔志鴻叫屈道：「皮包內是一束舊報紙，那有鈔票，洋人可惡，所謂惡人先告狀。」

徐道台啐了他一口道：「老兄真是爲民父母，卻爲自己的子民說話，兄弟問問你，那皮包中一束舊報紙是你親眼見到的麼？鬧事的時候，你老兄親自在場麼？到底是洋人騙了他的項鍊，還是他想吞沒洋人的五千金鎊鈔票，你老兄確實調查清楚了麼？」

這幾句話，問得孔志鴻啞口無言，只得囁嚅說道：「卑職沒有親眼見到，不過是按情度理而言。」

徐道台道：「你老兄倒說得輕易，兄弟怕是你的好子民，見財起意，來個惡人先告狀是真，遇上你這位好父母官，連好百姓都被你寵壞了。」

孔志鴻忙道：「卑職不敢。」

徐道台道：「不管你老兄敢不敢，如今在你老兄轄地出了事，就得由你老兄設法應付。」

孔志鴻道：「請大人吩咐。」

徐道台道：「洋人來了文書，第一是捉拿兇手，送交租界當局法辦。第二是要追回那失去的五千金鎊。第三是要本道去函道歉，保證以後再無同樣事情發生。要不然洋人就直接找皇上理論。」

孔志鴻也豎起眉尖道：「洋人也眞太兇很了一點，甚麼事也得問問清楚，弄個明白，那有單聽一面之辭的道理？」他稍稍一歎，又道：「大人意欲如何處理？」

徐道台道：「兄弟是辦洋務的老手，要不然這上海道也輪不到兄弟混上兩三年，現在洋人已經開出條件來，這就好了，等于買東西一樣，他要價一百文，我們就還他五十文，打個對折，慢慢向上添。」

孔志鴻沉吟了一下道：「這第一個條件萬萬不能答允的，地方上的老百姓不服氣，眞要將葉某人送出，怕會鬧出大亂，到時不但卑職担待不受，對大人的清譽恐也有損失。」

徐道台點點頭道：「這事兄弟懂得，所以兄弟要將那刁民關起來，也好回覆洋人，平平他們的氣。」

孔志鴻又道：「至于那五千金鎊的事，倒要問問清楚，這不是一筆小數目，一萬多兩銀子，有誰賠得起？」

徐道台哼了一聲道：「老兄，你要問誰去，洋人一口咬定了，你說沒有，還不是枉然。」

孔志鴻呆了半晌道：「難道這五千金鎊就要我們賠帳不成？」

徐道台點頭道：「當然了，你想想，洋人開來了三個條件，你老兄既不能將兇交出去，又不甘心賠這一筆銀子，萬一洋人一生氣，將兵船在黃浦江一停，轟上幾炮，這個責任你担得起？」

孔志鴻苦起臉道：「一萬多兩銀子，就算將卑職的家產全變賣了，也塡不出這一筆數。」

徐道台呵呵笑道：「你老兄又發上書獃子脾氣了，俗語說的好，千里做官只爲財，那有家產賣出來做官的，你只要傳下話去，上海城有的是富商闊老，一萬多兩銀子，保險你不成問題。」

孔志鴻呆起臉孔，遲遲沒有作聲。

徐道台又沉下臉色道：「這件事出在你的轄地上，這筆銀子難道還要我兄弟來塡上？」

語聲甫，只聽得那後窗戶上哈哈一笑，接着有人道：「這一萬多兩銀子，算不了一會事，就由我來塡上好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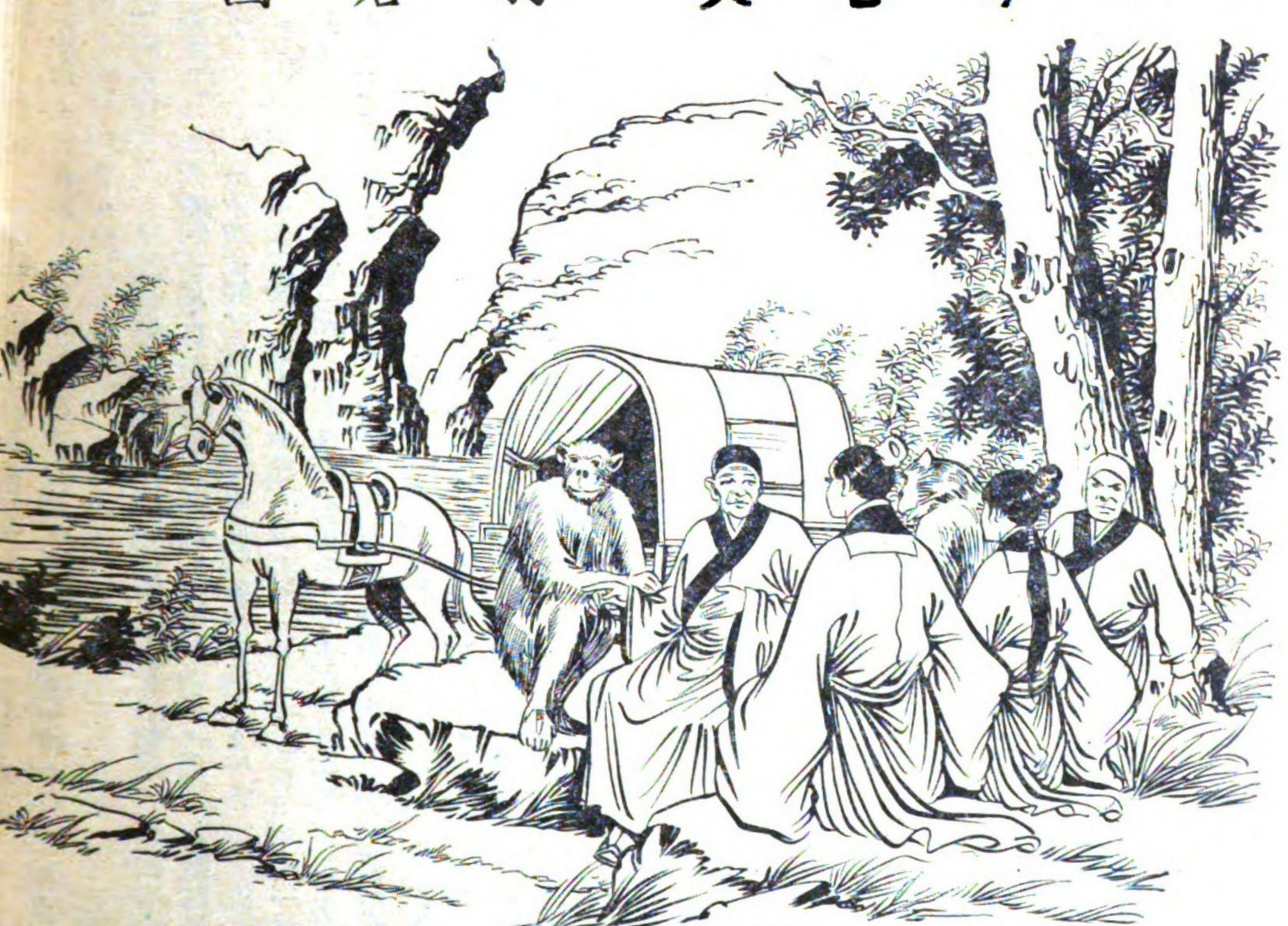
徐道台先是吃了一驚，後來一聽有人出一萬多兩銀子，竟忘了那聲音來的古怪，不覺換上笑臉道：「你老是甚麼人？且請進來說話。」

——下期續完——

武俠長篇小說

丹心一劍

琴心·文　羽君·圖



往事如烟難回首

岑紅梅是一個苗族千戶長的獨生女，千戶長是歸化熟苗的一種官職，實際上她的父親也是一個小部族的酋長！

這一個部族漢化很早，她的父親一方面接受了漢家天子的冊封，一方面還統治着他的族人！

苗人尙武，他們這一族也聘請了一個漢人武師來教授族中子弟的武功，那個武師很英俊，武功很高，在族長教了三年之後，終於贏得了族長幼妹的傾心，入贅爲婿，生下了一個女兒，那就是謝綠萍。

岑紅梅比謝綠萍小兩歲，當他八歲的那一年，卽已表現出超人的智慧，她們倆都是跟着謝明道——她的姑父，謝綠萍的父親——學習武功，在一次練習中，她擊敗比她大兩歲的表姊，可是表姊在第二天又輕而易舉地擊敗了她。

爲了要表現她比表姊聰明能幹，她曾經日夜不休地苦練武功，雖然她成功了，但只成功了一天。

第二天她又失敗了，於是她知道要想比表姊更高明，她一定要再求別的明師，靠姑父教授武功是不

够的！

表姊是姑父的女兒，而她只是謝明道的姪女，父親幫女兒是天經地義的事，因此她在當天晚上偷偷地走了！

她很幸運，沒有流浪很多久就遇上了另一個明師，那就是青梅蠱第四十六代的掌門人！

努力地學習了十年的功夫，她不僅練成了一身卓絕的武功，也繼承了青梅蠱四十七代掌門的身份！於是她又回到了家鄉，那時她的父親已經死了，千戶長的職位由他姑父謝明道擔任！

謝明道歡迎她歸來，也把千戶長與族長的職位交還給她，可是岑紅梅並不是爲了這些回來的！

她回來的目的祗有一個，再次擊敗她的表姊！謝綠萍果然不是她的敵手，她又向姑父挑戰！

謝明道的武功並不容易被擊敗，她在無可奈何下只得施展獨門秘技——青梅蠱功。仗着那蠱母之助，她算是達到了目的，不但使謝明道受了傷，也使他因傷而致命，謝明道對苗疆的情形很熟悉，知道她的身份後，趕緊叫謝綠萍投到他的一個故友處！

那人叫明世強，也就是明易生的父親，劍術獨步人世。謝明道倒不是叫謝綠萍學技報仇，而是叫她去逃難！

因爲他知道青梅蠱門是一個神秘的門派，武功詭異莫測，行事心狠手辣，謝綠綠必將蒙受其害！

謝明道認爲只有那位老友才能庇護孤女的安全。所以謝綠萍帶着她一對心愛的小猴兒走了！

岑紅梅失手誤傷姑父之後，心中也十分難過，更因爲謝綠萍的出走，使她懺悔的機會都沒有了！

於是她也離開了家，四出尋找謝綠萍，要向她一申胸中的歉意，整整經過了兩年，才在小金川找到了她！

謝綠萍倒是不念舊惡，很客氣的接待她，可是她却暗自心驚，因爲明世强已然物故，只留下一個兒子明易生。

明易生那時是二十四歲，比謝綠萍大兩歲，比她大四歲，她看出明易生與謝綠萍的感情十分融洽。

她也看到了明易生的劍法，就是謝綠萍在這兩年的時間內，劍法的造詣也相當深了！

謝綠萍雖然不會向她尋仇，可是她却不甘心落於謝綠萍之後，要學得明易生的劍法，只有把他搶過來！

憑着她的美麗，果然使明易生移情別戀，向她求婚，謝綠萍傷心之餘，又偷偷地走了，連那對心愛的猴兒都沒有帶走，這對猴兒就是大毛與二毛！

謝綠萍走了，岑紅梅也遂其心願嫁給了明易生，可是她的心目中却並不快樂，第一她並不愛明易生！

第二，她對謝綠萍也滿懷歉意，所以在三年後，她又偷偷地離開了明易生，重新去找謝綠萍！

爲了要對謝綠萍表示自己沒有敵意，她把自己最厲害的武器青梅神蠱留在一棵樹中。

謝綠萍走時並沒透露她的去向，要找她談何容易，岑紅梅整整找了一年，始終沒有結果！

她在明易生的口中曾經聽過青城山這個名詞，也知道明家與青城山之間奇妙的規約，爲了好奇，她到青城山。

想不到居然在青城山中找到了謝綠萍，她已委身下嫁李如晦，成了青城山主的夫人！

表姊妹又見了面，兩人的感情十分親密，大家都絕口不談往事，那是爲了避免雙方的難堪。

再者也是爲了不想引起李如晦的猜忌，因爲李如晦並不知道她們是從明易生那兒來的，也不知道明易生就是青城山最顧忌的那個人！

岑紅梅在青城山住了一陣，又開始羨慕謝綠萍了！

李如晦不僅是個美男子，更兼風度翩翩，談吐溫雅，她不知不覺間愛上了他，這是眞正的愛慕。

李如晦也爲這美麗的小表妹引動了心，瞞着謝綠萍，他們間產生了情戀，他種下了孽緣……

岑紅梅發現自己懷孕了，眞相再也無法隱瞞了，她只好跪在謝綠萍的前面祈求她的寬恕！

謝綠萍很寬大，表示願意退出，把李如晦再讓給她，岑紅梅却再也不能把表姊逼走了，她作了個斷然的決定！

宣佈下嫁給獨孤剛！

青城山是個規矩極嚴的地方，青城山主是崇高的身分，他的行爲不允許有一點失德之處！

岑紅梅這個決定算是成全了他，避免他的失德醜行爲轄下的部屬所知，但也是對他的一種難

堪！

因爲獨孤剛是個衆所不齒的崑崙奴！

獨孤剛是李如晦最忠誠的奴僕，也是知道這個內情的唯一外人，爲了山主的名譽，也爲她的名譽！

他誠惶誠恐地與岑紅梅結了親，每天晚上他都睡在床前的地下，一直到孩子生下來的第三天，他橫劍自殺了……

獨孤雲聽着始終一言不發，這時才忍不住問道：「他爲什麼要自殺呢？」

苦因輕嘆了一聲道：「他雖然是個崑崙奴，却也有着人的尊嚴，爲着李如晦，他忍耐到我分娩，可是他不能一直忍耐下去！」

獨孤雲仍是不解，苦因又嘆道：「我是他的妻子，我們的婚禮是當着全山的人舉行的，他不能讓自己的妻子成爲另一個男人的情婦，雖然那男人是他最尊敬的主人……」

獨孤雲一怔道：「你們還繼續來往嗎？」

苦因點點頭嘆道：「是的，在我懷孕期間，李如晦還時常來看我，當着他的面，我們也時相依偎愛撫，假如他不死的話……」

獨孤雲冷冷地道：「他假如不死，也只能作你名義上的丈夫！」

苦因輕輕嘆道：「不錯，我是逼不得已才嫁給他，要是眞跟他親近，別說我不願意，李如晦也不肯答應……」

獨孤雲冷笑道：「除了一死之外，大概沒有別的路好走了，要是我的話，我也不想活，不過我不會自殺！」

苦因微異道：「那你要怎麼樣？」

獨孤雲大聲道：「我會找李如晦决鬥，公開宣佈這件事……」

苦因神色微動，輕輕一嘆道，獨孤剛不會的，他是一個很忠心臣僕！」

獨孤雲冷笑一聲，淡淡地問道：「以後又怎麼樣了呢？」

苦因嘆息道：「獨孤剛死後，我受刺激很深，也感到自己罪孽深重，因此我也離開了青城山來到此地，皈依空門……」

「李如晦沒有來看你嗎？」

苦因搖頭道：「沒有，我不想再見他，也沒有把我的去向告訴他，只告訴了我表姐，她在二十年前曾經來看過我一次！」

獨孤雲冷冷道：「那時我五歲了，她沒有說起……」

苦因輕嘆道：「有的，她說李如晦爲了表示對獨孤剛表示歉意，沒有替你改姓，把你當作他的兒子！」

獨孤雲突然仰天發出一聲長笑，笑聲中充滿了悲憤。苦因歉然道：「孩子！這是你父親的意思……」

獨孤雲立刻止住笑聲。冷冷地道：「不要說他是我的父親，我沒有父親！」

苦因呆了一呆才道：「怎麼他對你不好？」

獨孤雲哼聲冷笑道：「好！怎麼不好，他教我讀書，練劍，使我像他的女兒一樣地享受一切，只差沒有叫我兒子……」

苦因輕嘆道：「他只能做到這麼多了！」

獨孤雲冷笑道：「你可以這麼說，我却不能這樣想！」

苦因微異道：「你怎麼想呢？」

獨孤雲臉色一沉道：「我永遠也不會原諒他，只爲了他自己做錯事，就叫我一輩子做崑崙奴，一輩子受人歧視！」

苦因默然片刻，才輕輕地道：「孩子！這對你難堪了一點，我不能怪你恨他，但是你更應該恨我，因爲是我害你這樣的！」

獨孤雲忽而臉色一動問道：「你當初爲什麼偏偏要嫁給一個崑崙奴呢？「

苦因閉起雙目道：「那是爲了對他的報復，我恨他，當我跪在表姊面前求饒時，他在旁邊竟然一聲不響，好像錯是我一個人的！」

獨孤雲冷笑道：「恐怕不單是一個恨字吧！」

苦因睜開眼睛道：「你是什麼意思？」

獨孤雲冷冷地道：「我認爲還要加上兩個字——自私，只有嫁給獨孤剛，你們才可以來往，除了他之外，誰還甘心當王八……」

苦因臉色動了半天才輕嘆道：「你怎麼怪我都行，可不要去侮辱獨孤剛……」

獨孤雲臉色一正道：「我是不該侮辱他，因爲他賤爲崑崙奴，還有勇氣維護自己的尊嚴而抹脖子，不過我也恨他……」

苦因微怔道：「你沒有恨他的理由！」

獨孤雲寒着喉嚨道：「我恨他在自刎之前，爲什麼不先給我一劍，也免得我在恥辱中活到現在，還要更恥辱地活下去！「

苦因神色一變，獨孤雲則厲聲狂狂道：「豈

崙奴縱然低賤，至少還是個人，我現在算什麼？私生子還頂着一個崑崙奴的賤姓……」

苦因慢慢地站了起來，看了他一眼才低聲道：「這是命，一切都是命，命是生來註定的……」獨孤雲厲聲道：「我的命都是你們安排的！」

苦因呆了片刻才道：「孩子！我沒有想到你會恨得這麼深，可是我不能怪你，也不想推卸自己的責任，你可以殺我……」

獨孤雲哈哈大笑道：「那我成了真正的禽獸了！」

苦因黙然片刻道：「你要知道自己的身世，我都說出來了！我知道對不起你，情願讓你殺了以洩恨，你又不肯這麼做……」

獨孤雲大笑道：「我自有洩恨的方法，何必要殺人呢？」

苦因一愕道：「你有什麼方法？」

獨孤雲微微一愕道：「我現在不說出來，不過你們都會看得見的，你們也會感受到的，那時你們才知道自己造了多大的孽！」

苦因長噓了一口氣，又對明月生的土墳拜了一拜，然後一言不發，回身向山外一直走去。

獨孤雲望着她的背影，也沒有作任何挽留的表示！

龍姑悵然道：「大哥！你們就這樣分手了」

獨孤雲鐵青着臉道：「不分手幹嗎，難道我們還要來一場抱頭痛哭？」

龍姑見他的神色不預，不敢多說話，只是輕輕地道：「至少你也應該叫她一聲……」

獨孤雲厲聲道：「不！我不叫她，我永遠也不會叫她，也不想再再看見她，早知如此，我這一場探索身世也是多餘之舉。」

龍姑呆了一呆道：「您至少知道自己不是崑崙奴了！」

獨孤雲大叫道：「我寧可當崑崙奴……」

龍姑嚇得不敢再響了，獨孤雲倒覺得有點不好意思，不管怎麼樣，至少這個痴情的女郎不應該是他發作的對象！

沉思片刻，他突然覺得萬念俱灰，輕輕一嘆道：「龍姑，你想不想回去？」

龍姑臉色一變，淒然道：「大哥，你不要我了？」

獨孤雲這才知道她誤會了，連忙一笑道：「我怎麼會不要你呢，老實說，這個世界已經令我厭倦了，我想陪着你回到那遠離人寰的地方！」

龍姑立刻由悲轉喜，歡聲道：「真的？大哥！您陪着我一起回去？」

獨孤雲點點頭道：「是的，而且我永遠也不離開你了，寒梅谷已經沒有人了，我們可以搬到那裏，把那裏重新經營起來……」

龍姑高興得幾乎要跳起來，可是她看到兩頭巨猴在一旁顯得可憐兮兮的樣子，又覺得不忍道：「那大毛二毛呢？總得把他們先送到人家那裏去！可是我真捨不得離開牠們，這一路上……」

獨孤雲一笑道：「你要是歡喜，不妨把牠們留下，重建寒梅谷時，也好有個幫手，牠們的舊主人也未必希望牠們回去……」

大毛二毛也高興得跳起來，緊偎着龍姑！

龍姑摸着牠身上的長毛笑容滿面地道：「實在太好了，可是那些壞人呢？他們不會來找麻煩吧？還有許多您認識的人呢？您也不管了？」

獨孤雲煩躁地道：「不管了，若是有人願意與我一同隱居，我歡迎他們到寒梅谷來，若是有人敢來找麻煩，我絕饒他們！」

龍姑見他又生氣了，不敢多說別的話，只是笑着道：「大哥說得對，那些人並不是真的想跟您作對，只是怕您去找他們麻煩，要是知道不再去管他們的閒事，他們高興都來不及，那裏還敢來找您呢，至於您認識的那些……那些姊妹，我倒是真心歡迎她們到來一起，寒梅谷是個很大的地方，人多一點才熱鬧……」

獨孤雲感觸很深，鬥緊雙眉道：「好了！別說了，快準備走吧！」

龍姑跳起來，把兩頭巨猿叫到車上，黑加則一聲不響，跳上車座，拿起韁繩，龍姑忽然想到了道：「黑加！你是否跟我們一起？」

黑加搖搖頭道：「不！我不到寒梅谷去，我守着主人的老屋子！」

說完他揮動長鞭，策馬急行，獨孤雲坐在他的旁邊，望着他鐵塔似的身形，化石般的臉龐上充滿了落寞！只能發出一聲嘆息，這梗直的漢子的相思美夢已經破碎了，即使他願意放棄龍姑，龍姑也不會改投到他的懷中。

他開始體會到苦因所說的「命」！

「命」是人爲的，也是天定的，有些人可以創造命運，有的人却必須接受命運的安排，黑加就是後者的例子……

—未完—

武俠長篇連載

端木玲・文　羽君・圖

勾命符

中毒掌險死還生

『勾命指』雖毒，尚不至於震碎人的心脈，使人無可藥救，然而此種『粲煞掌』霸道之程度，那就遠非勾命指所能企及的了，中掌之人，只有一件事可做，那就是越快料理後事越好。

靑衣少年如是中的這種掌毒，雖然猶自心脈一線，尚未斷氣，然而，此名靑衣少年的死已是時間上的問題，可說是毋庸置疑，必然死定，白衣少年明白這點道理，能叫他不驚！不急！

他驚得抱着一個即將斷氣的活死人，呼天搶地的放聲悲哭了起來。左一聲「大哥」，右一聲「大哥」，哭的好不悲傷！

店夥計知道大概是病人的病情有變化，由得白衣少年在內失聲痛哭，不敢進去，原因是這名白衣少年不好侍候，夥計們吃過他的苦頭。

白衣少年越哭越傷心，涕淚四零，悽戚地哀叫道：「大哥啊！想不到我同奶奶四處找你，找了你半年，雖然將你找到了，可是哥啊……想不到我找到你，你已經……哥啊！你死了我豈能獨活？告訴我……是誰打傷你的？我……我拼着這條命不要，也要爲你報仇。」

正於此時，房外步聲匆急，跌跌撞撞的奔進來一位白髮蕭蕭的老婆婆，人還沒有進房，老婆婆亦已悲戚戚地悽聲問道：「薇薇，怎麼啦！奶奶的乖孩子，什麼事使你哭得如此傷……」

「心」心字尚未出口，當他一眼看到白衣少年懷心的靑衣少年，亦爲之楞了，驚愕的失聲低叫道：「龍煞！」

是的，靑衣少年是龍煞，老婦人自然是前此出現江陵風雲莊的母大蟲管三娘。那名白衣少年自然是管薇薇所喬扮。

管三娘看淸龍煞是怎麼一回事，不但是楞了！同時也慌了手脚，兩步奔到床前，自孫女懷中接過龍煞，爲他把脈，察看傷勢，一面看，面色滿滿的沉重起來，一面搖頭。

管薇薇本是收住哭，美目中閃動着淚光，凝望着奶奶的臉色，最後，見管三娘一面察看一面搖頭，她知道心上人眞的沒有救了，哇的一聲，痛淚淚簌，撲向管三娘，悽然大叫一聲「奶奶」。

管三娘抹把老淚，撇下即將斷氣的龍煞，將管薇薇一把攬入懷內，又是嘆氣，又是搖頭，最後忍不住悽切失聲，拍着管薇薇的香肩說：「薇薇，奶奶只有你這個寶貝，你要想開些，如果，你有三長兩短，將來……奶奶……依靠何人？」

祖孫倆相擁而泣，龍煞即將斷氣的活屍挺躺在床上一動不動，什麼時候房中掌上了燈，什麼時候枱上多了碗熱騰騰的參湯，祖孫倆是一息不知。

管三娘終究是上了年歲的人，經驗見識多些，第一，他早看出龍煞不是短命相，是以絕不會夭折，其次，他雖中了『粲煞掌』，照理是亦已無藥可救了，然而龍煞由於稟賦超人，至今仍心脈一線，氣未全斷，是以一息生機尚有。

他想到此處，猛的推開孫子，拍拍痴迷的管薇薇說：「薇薇，龍煞可能還有救，你看着他，奶奶去碰碰運氣。

一聽龍煞有救，管薇薇神智大振睜大眼睛，望着管三娘沒說半句話，管自將頭連點。

管三娘像旋風一捲的衝出房，瞬間消失在夜幕中。

三更時份，上房內孤燈如豆，床上已不見了龍煞，倒是管薇薇合衣倒在茶几上，鼻息勻順，睡的十分香甜。

驀地裏風聲颯然，昏燈下人影一閃，管三娘一臉倦容的進上房，探手懷內掏出一個黃色小包向床前走去。

然而當她一眼看見床上空空如也，病人失了踪，孫女伏几大睡之時，他驚得失聲急叫了起來：「薇薇……」

管薇薇一動不動，管三娘一步躍了過去，低頭一看明白了過來，原來孫女被人點了睡穴。

管三娘沒驚動孫女，任由她睡去，慌忙察看屋內，看病人是怎麼丟失的？

桌上霍然一行蘸茶水寫的字，沒有落款，水漬猶新，管三娘急忙注目

細看，只見桌上寫着：「楊施主尙有救，老衲攜去，急忙中不能盡言，不禮之處，容後拜謝。」

管三娘望着桌面上的字楞了，她一連念了三遍，就是不懂「楊施主」三字，怎麼解釋？

龔然醒來的時候，隱隱聽到耳邊傳來陣陣梵唱，他急將眼睛睜了開來，發覺自己躺在一張木榻上，環視四壁，這是間陳設簡樸，但確十分靜雅的外房，窗明几淨，纖塵不染。

窗外松風嘯耳，傳來陣陣鳥語，婆娑的樹影中，透射進來點點刺眼陽光。

龔然明白了幾件事：第一，自己沒有死，第二，現下躺身於一座古寺中，第三，此刻是上午，朝陽正嬌艷的時候。想着可怕的往事，他長長的嘆口氣，雙手往榻上撐去，想撐着坐起來。

然而，方一側身，週身酸軟無力，胸前還隱隱作痛。他有些明白了，自己仍未復原。

他不敢再動分毫，靜靜的躺着，雙眼望着天花板。沒有多久，天花板上好像活動了起來，那一幕驚心動魄的往事突然重現眼前。——

記得是那天逃出陰陽雙煞的魔掌之後，自己匆匆落了峯，飛趕了一程，發現前面一塊靑草地上，一白兩黑，三匹駿馬正在草地上嬉遊，交互咬踢。

三匹牲口好像是啃飽了也喝足了，神氣十足的昂首長嘶。龔然落到三匹馬前，一步躍上白馬，順手抄起兩匹黑馬的韁繩，將兩匹黑馬帶了上路，揚手朝臀上一馬一鞭，兩匹黑馬登時放開八隻鐵蹄往西發狂飛奔。

龔然在後縱騎飛馳，一口氣跑了數十里，方另乘一匹黑馬。

就這樣換着三匹馬趕到日落時份，來到了一座莊院前面。想着自己奔了一天一夜，未進食，實在也飢極累極，一看山野之中四下無人，自然沒有客店，只好上去拍門。

門是依呀一聲打開了半扇，門後探出了半張橫悍凶惡的面孔，龔然抱拳說明了來意，那橫漢將頭猛搖一下，一楞眼，「蓬」的一聲將門關上。

龔然吃了閉門羹後，心中甚是不快，快快不樂的只好一帶馬韁，準備往前再趕一程找宿頭。

然而，當他方一領馬韁，衝出去一箭之地，來路之上，塵頭飛揚，一匹神駿不輸白馬的棗紅胭脂馬飛馳而來。

那馬固然是神駿異常，然而馬上坐了位美得像塊瑰玉彫成的少年，一身白羅文衫，美目流盼，文采風流，簡直美得像天空中掉下來的星星。白衣少年一頂文生巾上繫了朶紫色玫瑰。

那白衣少年明眸一轉，皓齒輕露，有意無意的向龔然投來那麼多情一瞥，將頭微點，並作了個會心微笑。

龔然心頭一震，猛然收韁，回頭目送美少年進了莊。他正痴痴的望着着那兩扇高大的黑漆莊門在暗念道：「白衣少年！白衣少年！」

冷不防月光上掠，一件岔事使他週身神經大震了起來，愕然望着那座大莊宇中，高懸在天斗桿上的一盞紫色風燈發楞。

那風燈雖未點火，然而，在夕陽返照之下，顯得艷麗絕倫，龔然低低地念：「紫燈令主！」

眞是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工夫。此宅竟是白衣少年紫燈令主的別墅，大概紫燈令主今晚落脚此莊中，他暗作決定，今晚，得探探這座莊宅。

龔然心中有了決定，揚手一鞭，健騎嘶嘯，揚蹄往前飛馳。

前行五里，找到了一片森林，將牲口就地一放，任由牠啃草，龔然搜搜鞍後的革囊，發現三隻革囊都備有乾糧，也有酒，遂吃喝了一陣，在一叢樹蔭下甜睡一覺，準備起更後行事。

二更，如鉤的新月，斜斜掛在天壁上。

龔然出現那座莊院的護莊河外，藉一棵古柏的掩護，張目向高懸在天斗條桿上的一盞斗大玻璃風燈打量。

此燈光度甚强，深紫色中透着一種强烈的淡金光輝，耀眼眩目，龔然望着那盞紫色風燈猶豫起來，白衣少年？紫色風燈？毋庸疑議，日間所見的少年是「星河派」的『紫燈令主』已是鐵案如山的事實。

然而，紫燈令主落脚在此，那兩名老鬼（陰陽雙煞），會不會爲了追踪自己亦趕到了此莊呢？

假設兩名老鬼到了莊中，自己的探莊必然有很大的困難，莊內說不定早已佈下了天羅地網，只等自己去入甕。在此情形下，探莊的工作困難是事實，然而，自己又不能不硬着頭皮去硬幹一下！

念頭一打定，龍然一聲哼，點足一個飛縱，過了護莊河，四下張望，在內除那些風燈還有些生氣外，餘皆靜謐如死。

越是靜謐，越發增加神秘氣氛，龍然雖是藝高人胆大，然而，由於年歲及江湖閱的增長，使他提高了警惕心，對不明白的情況，絲毫不敢大意。

他提心吊胆的翻過莊牆，藉着扶疏的花木掩護，淌進了一間精雅的書齋，書齋陳設雅潔可愛，院中假山水榭，極盡園庭之勝。

上首書房中依稀有燈光透窗而出，龍然屏住一口真氣，輕手躡足的淌到窗下，他先伏身窗下向四外察看一下，確定四週的確沒有異樣，然後，輕輕的長身，湊着窗子縫隙往內瞧望。

窺視之下，不覺大為詫異，只見房中一張蒲團上盤膝坐着一個年在六旬開外，頂門發亮，頭上稀稀落落，連百十根頭髮都沒有的怪異老人。

老人雙眉高濃，斜斜的插入兩鬢中，生了張長長的馬臉，一張鱷魚嘴長着疏落的花白鬍鬚，唇角下榻，從他這付令人不敢領教的尊容看，使人人一眼看出此公是位怪物，雙眼雖是緊閉着，但不難想見他雙目中的凶光定然厲削如刀。

然而，使龍然驚的不是此公那張凶色畢露的尊容，而是此公額頂騰騰的霧氣，顯然此公在參一種至高的內功。

這是樁什麼神功，龍然一竅不明，他只知是一種極高境界的玄功。

紫燈令主在此莊中，莊內有此生形怪異而又具上乘武功之人，一點不足為奇，龍然並不想招惹這名怪人，他一心一意的只想找那名紫燈令主。

他輕輕的退離窗下，潛伏蛇行的繞過書齋，穿過一座沒有半星燈火的花廳，霍然有了發現。

花廳後面是另一套院，院中透射出陣陣燈光，並傳來兩聲幽怨的嘆。

龍然心中一動，向那座精院淌去。一進精院，遠遠的望去，花窗下傍坐着的人，竟然是他苦尋無着的白衣少年。

白衣少年手捧一本書聚精滙神的在細讀，一面看，一面幽怨低嗟。龍然伏身在一叢花下，遠遠的望着那少年，不敢輕妄舉動，暗中察看白衣少年的舉動。

白衣少年低嗟怨嘆了幾聲，突然雙手將書一闔，仰頭望向天壁上的西斜冷月咏道：「待月西廂下，迎風戶半開……唉！」。

白衣少年念的竟是西廂記中的那首崔鶯鶯約會張生的艷詩。

龍然大詫，想不到星河派的紫燈令主，竟然是位耽沉於色情中的邪門貨色。龍然有些不齒這位令主的舉措，正自心中一聲冷嘿，突然，那位白衣少年像位傷春的少婦，將書呼喇一甩，以手支頭，幽幽地說道：「人世間的事就這麼不平，我生得那一點比不上崔鶯鶯？崔鶯鶯就有那麼個標緻的張君瑞，而我呢？唉！伴着這個活死人般，半點都派不上用場的老鬼，唉！難道是前生注定，奴家命該如此」

龍然聽了心中大奇，他聽出來了，此名白衣少年原是女兒身，怪不得人世間有那麼美的男人？而且是位已婚了的少婦。

正當他想通之際，突然間，他心弦大震，為之狂跳不已起來，原來那少婦突然間眉眼一抬，望着窗外，俏目中閃過一絲晶瑩的異采，幽幽地說：「假如我這一生能嫁……嗯！嫁得像晚間在莊外碰上的那名小後生，就不辜負此生，便是死也值得。」

這話你說叫龍然怎不心弦大震？除了震駭之外，他還驚奇於另一件事，他真做夢也想不到堂堂星河派的紫燈令主竟是女兒身？而且是羅敷有夫的少婦！

他驚得呆呆的立在花叢後面，望着那名傷春的少婦，不知如何是好？良久，他方恢復迷惑的神智，正想離去，冷不防肩上為人輕輕的拍了一下。

這一驚，使得他週身如同觸電的打了個冷戰，本能地塌腰擰腰，旋身退步，雙掌含力作勢往身後推去。

然而，他沒有推，只見五丈外一名駝背老人身法奇快的往院牆下撲去，同時之間，龍然耳中清晰的聽到一種冷絲絲的聲音道：「小子跟我來！

」

「是誰？」龔煞心口在問。突然，他從駝子光禿禿發亮的頂門想到了一個人，此人，是前面書齋中多上乘神功的怪人。

從他淌在自己身後，拍上自己的雙肩，自己方有所覺，單這一點看，足證此名駝背老鬼的功力亦已登峯造極，而今，駝鬼要自己跟去，其用意何在？

龔煞不明駝鬼的心意，然而，處於此情此景下的龔煞，他只有從最壞的一方面想，此名駝鬼對他來意不善。

龔煞沒有選擇的餘地，提步飛縱，一聲嘿跟了下去。

駝背老人的身形若電，閃了閃出了莊，龔煞一步一趨的緊緊相隨。然而，駝鬼實在太快了，一出莊，躍過護莊河就將龔煞甩後了七丈。

龔煞使上了吃奶奶的力氣狂追下去，饒他如何發力，仍自落後了一大截。

駝背老人奔的方向竟然是龔煞放馬養神的那片草地，彈指工夫，兩人一前一後的來到草地上。

駝背老人冷目中兇光灼灼的瞪視着龔煞，生像要一口將他吞下喉去的樣子，揚手一指，問向躍落身前的龔煞：「小輩快說，你叫什麼名字；受河人主使，來探我燈煞莊！」

龔煞劍眉剔挑，怒嘿一聲，搖搖頭說：「在下亦非無名之輩，受什麼人指使？哈！哈！笑話！要問嗎？你先答覆本少俠幾個問題。」

「說！」駝鬼一裂牙，冷着面孔叱喝。

龔煞兜轉話題，指着莊中高挑天斗上的風燈問：「貴莊與『星河派』有什麼淵源？」

駝鬼一楞眼，高叱道：「老夫不知武林中有個什麼『星河『『地煞』之類的幫啦派的，只知百年前的武林有『七門』『雙煞』。」

顯然，龔煞聽出來了，駝鬼與『星河派』別無瓜葛，但他龔煞不懂駝鬼口中的『雙煞』指的是什麼？接問：『什麼是雙煞？』

駝鬼說：『雙煞者，南『指』叢翰，北『掌』屠蘇，老夫乃是北掌第三代傳人。」

龔煞聽得心頭『咚！咚』狂跳，心中暗自驚叫道：「紫煞掌！」

他明白了，眼前這名駝鬼既是紫煞掌的傳人，且又以『紫煞』三字命名這座莊院，那麼，高懸天竿上的那盞風燈，無怪要以紫色爲之了。

他心中暗道了聲「慚愧」，自己聰明一世，懵懂一時，爲了追踪『紫燈令主』，表錯了情，陰錯陽差的將這名絕世魔頭給追出來了，說不出心中有多麼急！急得心如滾油煎熬，眼前，一個『星河派』已够自己頭痛的了，再要出來個『紫煞掌』，平靜了數十年的武林，將來不知要攪成什麼樣子？

他還想息事寧人，不願惹此名老魔頭，登時抱拳一揖到地道：「失敬！失敬！原來是屠前輩。」

紫煞掌屠仁沉着嗓子哼一聲，不受他這份尊敬，冷聲發話道：「小子，別灌老夫迷湯啦！老夫不吃這一套，你也該回答老夫的問題，老夫要動手了！」

龔煞見駝鬼不吃這一套，心內低叫聲「完蛋」，昂然又道：「小可龔煞，非是故意打攪前輩清修，因爲追『星河』派的紫燈令主，爲貴莊的那盞紫燈所惑，所以誤入寶莊，尚請莊主多多諒宥。」

駝鬼臉孔一長，冷冷地說：「你還强辯，偷窺我內人，你犯了什麼罪？小子，你該知道要死的原因了吧！」

這一下誤會太大了，龔煞不知道應該怎麼解說方妥貼，他怎能說因爲駝鬼的那位美如仙子的夫人扮妝之後，像傳說中的紫燈令主！而且，更有那盞要命的紫燈。的確，這是無法解說的誤會。

一時之間，龔煞語結，不知用什麼洽當的話解說方好？還有，駝鬼是不是有那好的耐性聽？

駝鬼冷笑一聲說：「老夫本可也在莊內輕輕一掌將你廢掉，老夫爲了想明白你是否與那賤人有什麼曖昧勾搭，而且，也不顧在莊內殺人，所以，讓你多活了一刻。」

駝鬼說的是實情，憑他那樣悄無聲息的就摸到龔煞後面，眞可輕輕舉掌將龔煞廢掉。

然而，人死留名，他龔煞是新近崛的少年高手，响鐺鐺的人物，他怎

能認輸的話，由得對方如此侮辱他？當下一聲冷哼，頂了回去道：「本少俠不領這份情，大丈夫義當生則生，義當死則死，雖說萬般艱難唯一死，但早死與遲死都一樣，你姓屠的情願戴綠帽子，可惜本少俠是頂天立地的奇男子，還不屑爲之。」

駝鬼氣得牙關狠咬，怒聲咆哮道：「小輩，你死定了！」

龘煞冷笑一聲，暗將勁力提聚於右手食指間，防敵人驟施突襲。駝鬼雙臂一陣伸縮，沉沉的哼一聲！，「呼」的一聲，一掌猛推而出。

龘煞見駝鬼掌勢奇猛，那敢怠慢，不敢硬封，一面點足倒縱，一面運指迎着駝鬼的掌幕打去。

忽然，紫煞掌屠仁詭笑連連，推動如山的掌勢，轟隆之聲暴响，以泰山壓頂之勢擊來；可是，龘煞這一指提足了十二成勁力，只聽「嘶」的一聲，勾命指力穿透掌幕，打向屠仁的掌心。

「嗤！」駝鬼未料到龘煞會指他一指，雖然有掌心承擔，然而，這一指够他慘的了，打得掌心酥麻，慌不迭的撤掌，並失聲驚叫道：「勾命指！」

一雙凶睛怒突，磨牙厲齒的問龘煞道：「小子，你是叢翰的傳人？」

龘煞心中着實吃驚，驚於駝鬼的掌力的確武林一絕，然而，他面上一點都不敢表露，若無其事的說：「本少俠與叢翰風馬牛不相及，好教你得知，叢翰懂的是勾命『陽』指，本少俠懂的是『勾命陰指』。」

駝鬼怪笑一聲道：「看來我『紫煞掌』屠仁當眞碰上敵手了！」

駝鬼聲落勢發，雙袖突然猛張，身形有如隻大鵬，打出一道隆隆怒嘯的掌力，和身撲向龘煞。

龘煞驚魂乍定，那敢硬接！慌忙點足倒縱，於身形縱起之同時，匆忙間一指迎着駝鬼的面門打去。

駝鬼右掌迎着龘煞的指力一封；左掌勁力十足，呼的一聲捲至。

匆促間運力不純，龘煞這一指並未將敵人的身形阻住，相反的，駝子的左掌如怒濤狂浪捲至。

畢竟雙方的功力太懸殊了，「咕咚」一聲，龘煞吃駝子一掌推了個仰面朝天，跌翻在地。駝子冷笑聲中，龘煞「哇」的仰天噴了一口鮮血。

駝子厲笑連連地道：「小子，這你該信了吧？怎麼樣？」

龍然想是受傷頗重，費了力氣，方爬了起來，雖然勉强站住了身形，然而，搖搖欲墜，生像支撐不住，非要倒下去不可，看得駝子十分得意，嘴角噙着冷笑，一步一步的逼了上來。

龍然知道駝鬼要幹什麼，雙足努力的硬挺住，牙關狠咬，緩緩抬手，準備孤注一擲，作臨死前的掙扎。

駝子看得十分得意，裂着牙齒冷笑道：「小子，看你這樣子有多痛苦，我還是好事做到底，送佛送到西天，讓你早點超生吧！」

他若無其事的一掌探向龍然懷內，輕輕一按，龍然面上一陣痙攣，怒眼中含着憤火，狠狠的望着駝子陰冷的厲笑，雙足再也立不住了，「蹬！蹬」兩聲，「卜通」又一聲，仰跌於地上。

雙目一線，面黃如臘，駝子拍拍雙手，冷笑連聲地說：「小子，老夫二十年內不會死，希望你小子二十年後是條好漢，老夫等着報仇。」紫煞掌屠仁躬着駝背走了，他連回頭看一下都不屑為之，匆匆急奔而去。正於此時，一鈎冷月掉進山峯後面，夜色驟然一暗，伸手不見五指，那匹啃草的白馬悲主人的慘遭殺害，猛昂頭，唏吱吱嘶聲悲嘯。低頭望着靜靜挺躺的龍然。

白馬一嘯之後，俯首在龍然臉上一陣舐吻。嘶嘯聲甫落，沉沉夜暗中突然出現了一線白影，彈指工夫，那線白影落在龍然身側，抖顫着嘶啞的聲音悲泣道：「龍相公，奴家害了你了！」

白影靈然是那名白衣少婦，少婦仍然着的男裝，玉齒一咬，恨恨的道：「老賊你好毒的心腸！」

少婦蹲了下去，右掌一伸，掌心裏托着一粒紅色藥丸，悲顫着聲音道：「龍相公，中了紫煞之人，沒有希望想活回來的，老賊去年給了我粒他愛若拱璧的『玉丸』，據老賊說此丸有起死回生之之妙，我只能盡此棉力，你是否能活回來，那就得看你的造化了！」

少婦左手一探龍然的仁中，右掌趁他張口的瞬間，飛快的將藥丸送入龍然口內。少婦雙手托起龍然，將他輕輕的托到白馬革鞍上，舒掌輕輕拍了下去，白馬悲嘯一聲，撒開四蹄，向西絕塵而去。

× × × ×

往事歷歷如繪，驚心動魄，龍然雖然中了紫煞掌，當時神智半昏半迷，而今躺在木榻上想起來，他倒為那位出手救他的白衣少婦就上了沉重的心事。

他不知道自己怎麼會躺在木榻上？也不知道這座是什麼寺？更不知道什麼人將他從鬼門關拖了回來？

他痴痴地想得入了神，門口有了輕輕的腳步聲，他循聲側頭望去，一名年約十四五歲，光頭禿頂的小沙彌雙手端着一隻木盤走了進來，龍然張着兩隻眼睛，歡然叫道：「啊！師公說的一點都不差，他老人家說相公此時已醒轉來了。」

小沙彌將木盤放在几上，笑嘻嘻的走了上來，，將龍然扶着靠在被褥上，雙手自木盤中端起來碗熱氣騰騰的米粥說：「楊相公，你已經睡了七天啦！來！喝點提提神。」

龍然心中大詫，怔怔望着小沙彌，事神情好像在是問：「你怎麼知道我姓楊？」

驚的尚不止此，他為小沙彌說的『七天』所楞住。自己竟然已昏迷了七天？

然而他知道自己應該姓楊，沒有問小沙彌，將錯就錯的點點頭，咀角勉强露了個微笑，表示他的謝意。

由於週身酸軟無力，幾次張口欲言，然而由於喉間乾澀得像裂開來，饒他將口張了又張，仍是啞口無言，胸臆之間並還飽悶欲嘔。

龍然心中在想：「小沙彌口中的師公是什麼人？怎知自己此刻醒來？難道自己姓『楊』是他說的嗎？」

龍然在小沙彌服侍下，終於喝完了那碗既香且甜的米粥，他終於向小沙彌點着頭說出了「謝謝」兩面字。

他很想再多知道些，問問小沙彌，然而，喉間乾澀，無法問出口，只好乾瞪眼睛發急，望着小沙彌退了出去。

一整天，除了小沙彌送了三次米粥外，別無其他人進來，然而，在小沙彌送最後一次粥的時候，龍然鼓足了勇氣，問小沙彌上面那些問題，小

沙彌搖搖頭，笑而不答，含笑退了出去。他只感十分疲倦，時兒醒，時而睡，醒來的時候，大半會聽到梵唱之聲。

一連睡了七天，只覺得神情慵懶，仍不能下來，每天照例的是聽經聲，閒鳥語，小沙彌含笑送來三次粥，含笑告退。而每一次在他啓口問小沙彌時，小沙彌總是笑而不答。

第八天早晨，小沙彌一進來就含笑對他說：「恭喜相公，今天可以下床了！」

龍然聽得心中喜悅萬分，在小沙彌扶持下，搖搖晃晃的步出了屋子。屋外是個小院子，院中種着一株老桂，清香醒神，出院轉過一道月洞門，眼前依然出現一座古樸的殿宇，那殿不高，比一般名山勝寺的大殿要小得多了。

從殿脊往西望去，一座插天峭壁直徑雲霄。龍然正在思索此寺可能是在於什麼地方時？突然間，殿內響起了一聲佛號，跟着殿門口人影一閃，自殿內一脚跨出來位面目蒼古，眉長盈寸的古稀老僧，身披一件紫色袈裟，手一執串烏精發光的念珠，垂眉喃喃默誦，一副龍鍾老態，緩步走出大殿。

龍然定住身子。迎着老和尚躬身行禮。老和尚突然雙目睜睜，轉頭望向龍然，慈光一掃龍然，微笑着點點頭。老和尚一聲將頭轉正，舉步轉向左面一道月洞門。龍然輕聲問小沙彌：「這位老禪師是什麼人？」

小沙彌肅然起敬的答：「是祖師，是他老人家將你自川北救來此地。」

龍然微驚，忙接口問道：「小師父，我他現在什麼地方？」

小沙彌說：「南海。」

「南海？」龍然傻了，記得自己是在川陝交界處被『紫煞掌』打傷的，川陝距此何止萬里，憑這麼位龍鍾老人，能挾着自己行了萬里，並將自己救活回來，足見這位老禪師實非凡人。」

小沙彌看出來他有些吃驚，甜笑一聲解釋道：「你別看師公年紀已經那麼老了，他老人家如果走起路來，一幌眼就看不見，快得像風一樣。」

龍然聽得心中一動，沒有說什麼。他心中在忖想着一個問題：小沙彌何以知道自己姓楊，足見老禪認識父親，而又明白自己的身世。

這一天，小沙彌扶着龍然在殿前殿後兜了一圈，算是他自被紫煞掌擊傷後第一次能行動，也證明了他能活下去了。

一連五天，龍然總是由那名小沙彌伴着在殿前殿後散步，老禪師照例是不給他說一句話，他也不便攪擾老禪師的功課。

時間像流水一般的過去，這天小沙彌引着他緩緩踱出寺門，一出寺，便有着不同凡响的感覺，原來這寺名叫『普賢寺』，大殿上供奉的是普賢天尊，而寺的位置則是在一座絕峯的半腰間，俯臨浩瀚無際的大洋，縱目萬里；背倚雄奇秃拔的獨峯，千雲聳霄。

龍然心胸開朗，長長的吁了口氣，向小沙彌道：「小師兄，你多有福氣，終日面對這麼遼濶的海洋，如果長嘯一聲，眞可響澈雲霄，聲達千里。」

小沙彌聽得面色立變，搖頭一嘆，不說什麼。龍然見小沙彌面色有異，十分不解，難道自己什麼地方說錯了話！

小沙彌並沒說什麼，一臉懊喪的向他說：「楊施主，走！師公等着見你。」

小沙彌不等龍然有所表示，轉身先走入寺內，龍然懷着一肚子的疑念跟定小沙彌，從大殿側面轉向方丈精舍，到了精舍門前，小沙彌向龍然打個手勢，龍然停候在精舍外面，小沙彌一人走了進去。

須臾工夫，小沙彌走了出來，向龍然招招手。龍然隨着他走了進去，精舍內，蒲團上盤膝趺坐着那位古稀老和尚，老禪師慈眉低垂 ，像在入定。

龍然見老禪正當入定，雙膝一屈，跪伏在老禪師面前，恭恭敬敬的拜了拜四拜，小沙彌悄然的退出精舍。

拜能之後，龍然直起腰向老和尚望去，見老和尚依然如故，行功正至緊要關頭。龍然只得俛首長跪着。

半個時辰過去，一個時辰過去，老和尚仍了無動靜，龍然覺出事有蹊蹺，有些不耐起來了。他剛一抬頭，想望望老和尚，突然，似有所覺，慌忙又將頭低俯了下去。

他本是聰明極頂之人，乍然想起來一件事，今天，自小沙彌引自己出寺處，一連串的發生了些不平凡的事。

只因自己說了那麽句羨慕海洋的話，小沙彌就突如其來的說老和尚要見自己。既已入了精舍，老和尚又一語不發，分明小沙彌進精舍之時老和尚還未打坐入定，可見老禪師故意在考察自己。

龔然有了警覺，忙將半抬的頭重又低垂了下去，直挺挺的跪在老和尚蒲團前面。

又是一個時辰過去，他連一動都不敢動，足足跪了二個多時辰，老和尚好像打坐完畢，慧目緩緩睜了開來，低喧了聲佛號，朝龔然將頭連連的點了幾下，自語道：「你慧根尚固，然而塵孽奇重，你終非池中物，憑你望見浩瀚的海洋所感慨，即可看出你潛在的壯志雄心，從你在默跪的半途而有所不耐這一點可看出你心有不專，英雄事業尚未結束。」

龔然聽得週身冷汗齊下，叩了個頭，恭聲道：「祖師慈悲！」

老和尚一抬手，命龔然站了起來，將龔然自頭自踵看了一遍，方問龔然說：「孩子，你明白你的身世嗎？」

龔然黯然欲泣地點點頭。

老和尚又喧聲佛號說：「當年老衲路過皖南，途中碰上你父楊維英，我一眼看出他面相晦暗，半年之內必有殺身奇禍，我看得心中不忍，將他帶回南海，要他跪在佛祖面前許願，此生永不許殺人………。」

老禪師愕然俄頃，又往下接說道：「老衲親自爲他誦了一百遍金剛經，托佛祖慈悲，方渡得不死，十五年歲月悠悠，去年我見他心事重重，是以讓他去了中原。老衲跟踵而去，暗中察訪，明白了你的身世，追上你時，正想點醒你，不幸的是你已傷在紫煞掌下了。

「你可能明白被這種毒掌擊傷之人，百無一救，而你獨能不死，此乃佛祖慈悲之力，老衲將你救回南海，實想你能脫却塵孽，修點明心見性的善果，然而，經我數日暗中察看，老衲的想法言之過早了。現在，從明天起，老衲爲你續經接脈，大約要半年，半年之內，你不可心懸他物，否則，會全功盡棄，你這一生失去的功力永遠無法恢復。」

龔然一聽半年，不禁呆了，那豈不要在中秋之後了嗎？『星河派』與武林七門聯盟的事何巳堪？他不由得脫口失聲驚呼道：「半年？」

老禪師點點頭道：「是的！須要半年，我知道你想些什麽，半年雖然誤了你上回爾金山『星河』去阻截那些孽障爲非作歹的大事，然而，這一場武林浩刼，連老衲也無能爲力，普天之下，雖能挽救得了此一場狂浪？善哉！善哉！紫煞掌這一重視武林，與星河派通統一氣，武林還有善類嗎？」

龔然有些不以爲然，叩個頭說：「弟子不解，難道家父會坐視不救！」

老禪師搖搖頭道：「悟非（楊維英）雖然有赴難之心，可惜他孤掌難鳴，何況他連應付個紫煞掌也感覺辣手呢？」

龔然昂然道：「弟子豈能坐視讓家父一人去赴難？敢請師祖大展法力成全弟子，使弟子早日恢復功力，能在中秋前趕上星河。」

老禪師宣聲佛號道：「欲速不達，老衲盡力而爲，現在，你回去吧，從明天起，你就到精舍中來，我以早、午、夜三個時辰爲你繼續接脈。」

龔然叩頭退出精舍。

龔然只知自己現在存身普賢寺，自己這位祖師什麽佛號他也不便問，師祖也沒有爲他將姓名更正過來。關於此一點；老禪師有老禪師的立場，他認爲『認祖歸宗』是悟非大師的事，自己雖爲師祖，不便越俎代庖。

其實，老和尚乃是位有道的世外高僧，如以武功而論，老禪師最出色的是輕功身法『御風術』同佛家高境的『慧劍伏魔大師』，其餘老禪的師拳、掌、兵刃之類的功夫倒是平平無奇。

正因爲老禪師內功修爲精深，是以養氣的功夫修達極峯，甚少管武林中的閒事，也少在江湖中走動，鮮爲世人所知，老和尚的佛號是上華下元，屬南海一門。

且說老禪師見龔然的雄心如虹，爲了想成全他的壯志，自第二天起，着手爲龔然恢復功力。其實，龔然爲紫煞掌震斷的經脈，早經華元老禪師於鑌巴救他時，爲他續接好了，只不過內創尚未完全復原，仍須時間療養調理。

華元老禪師故意如此說，只不過是種托詞，有意攔阻龔然，不忍使他

去冒險。

　　半月工夫過去，龔然的內傷漸有起色，華元老禪師雙管齊下，一面爲他調理傷勢，一邊爲他着手恢復功力。

　　又是一月工夫，龔然漸感週身眞氣凝注，跟未受柴熊掌之前沒有兩樣，心中大喜，一算日期，距中秋尙有數月，憑自己的脚程，趕上阿爾金山尙卓有餘裕。

　　這天他正想向老禪師告辭，老禪師突然先提出另一個問題，設法阻延龔然的行程。

　　老禪師說：「你現在身世已明，不應再算勾命書生的門下人，你父悟非已入我『南海』門，子承父業，你也算是南海門人了，而我南海門偏又人材凋零，雖然你有兩位被我派往關外公幹去的師伯同師叔，但是，能領我南海門神髓之人仍得數你父親造詣厚些，所以，你在下山之前，我將本門的『慧劍伏魔大法』的心法，同御風術的訣要借半月工夫傳授給你，途中有空，應多加練習。」

　　龔然喜出望外，拜領祖師寵賜。從這天起，龔然接受了這種絕世武功的傳習。

　　半月的時間一眨眼就過去，雖然他領悟到這種武功的心法訣要，美中不足的是時間太短，未能一舉將此獨門絕功練到火候。

　　龔然依依不捨的拜辭了華元老禪師同那名小師弟，行走三天，這天傍晚到達雲浮南面的雲霧山下，見天時已晚，且又四下無人，將新近習成的御風術展露開來，狂奔疾馳，往雲浮縣奔行而去。

　　他雖然沒有達到甚行如風的火候，然而，由於龔然輕功造詣本就精練，再踏入此一絕世武技的竅門，無異更上一層樓，身法之快，武林少見。

　　然而，當他正放盡脚程飛走間，突然．雲霧山的半山間陡然起一陣怒喝道：「喂！小子！你是南海門人嗎！」

　　龔然一聽聲音十分熟稔，不由大詫，仰頭循聲望去，我的天，不望猶可，一望之下，眞是冤家路狹，龔然情不自盡的心驚胆戰了起來。頂上十丈高崖上，出聲叫喚之人，竟然是三名金袍老人。

　　正是死冤家活對頭，『金燈老七』中的身形矮的胖蟹面老人同那名枯瘦如柴的黑臉老人。此三名老人爲何吊單？又爲何摸到南海來！他們此行，其用意何在？

　　既然問上門，龔然只得頭皮一硬，收住勢子，仰頭反問道：「是又怎麼樣？不是又怎麼樣？」

　　三名老人聞聲一怔，細細的往下一打量，想是他們看出是誰答話，不禁裂開大嘴磔磔怪笑道：「這才叫做是『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工夫』，小子。我們該清結一下欠賬啦。」

　　三名老　居然將十丈高崖不放在眼內，雙臂一推，合身撲下。

　　龔然陡然想起了一個古怪念頭，朗笑數聲，拔腿就跑。那不是嚇得亡命飛逃的胡亂奔跑？而是按着御風術的訣要，將一身功力展到絕限，要同這三名老鬼費費脚力，如果僥倖贏了，給三名老鬼一個下馬威。

　　未習御風術前的龔然，論其輕功已是武林中的佼佼好手，這一照章施爲，無異如虎生翼，只聽得耳邊虎虎生風，身形之速，眞如騰雲駕霧。三名老鬼看得直瞪眼，大叫一聲，半空中擰腰一個轉折，斜斜的撲向龔然身前，想先龔然一着，硬將他兜截住。

　　其奈龔然何等身手，兩個騰縱亦已出去了十多丈，等三名老鬼身落實地，敵人早已在十六七丈外。兩名老鬼氣得哇哇大叫，再度疾起直追。

　　饒他老鬼身手絕世，使盡了渾身解數，越追越遠，却追下去十里，龔然早已在距他們二十丈那麼遠了。

　　有此發現，有恃無恐，龔然說不出有多高興，轉念一想，乾脆，拿三名老鬼開開心也未嘗不是樁賞心樂事！

　　這一得意，他緩緩的將步子放慢了下來，兩下的距離登時由二十丈縮成了十八丈……。沒時五里，又拉近了三丈。

　　三名老鬼喜得呵呵大笑道：「小子，我說你會飛，原來你氣候未到火候，跑久了就不行啦！」

　　龔然故意豪喘連連聲達十丈之外。三名老魔頭是喜得發狂了起來，怪笑連連，發足全力的狂追而下。

　　又是五里下去，兩下的距亦已縮近到了只有五丈，三名老鬼眞是喜得油膩糊了心，蟹面老鬼怪笑兩聲道：「小子，我要是你就乾脆停下來，沒

的老夫們停會追得使上了氣，給你來上份搜筋斷脈，嘿！嘿！咱們天河七老向來不會輕輕易易的放過人啊！」

龔然俏皮地說：「是啊！你們七名老鬼的絕招——享歐門我早就領教過了，本少俠倒不在乎這一點，人總歸要死的，反正是死，如何死法我倒不理會，本少俠在死前弄清楚一點，三位找『南海門』是不是爲了邀約『南海門』去參觀你們七劍會星河？」

黑瘦老人冷凛怪笑道：「小子你的消息蠻靈光的，你是幾時從什麼地方聽來的！一點不錯，老夫們正是要找南海門，加盟本派，參與中秋星河劍會。」

龔然哈哈一笑道：「恐怕會流產吧？」

三名老鬼怒聲問：「爲什麼？」

龔然得意地大笑說：「不爲什麼？只因爲有我參加、所以星河劍會將要不歡而散。」

雙方雖然在打哈哈磨嘴皮，然而脚下其行如風，快速絕倫，絲毫不敢大意。

且說三名老人聽得好笑，不禁仰天狂笑了起來，只笑得夜空激盪，像串鋼鈴在震動。精瘦老人怒嘯一聲道：「小子，你別做夢了，今天我們老哥七人在左近百里，你已死定了。」

此語一出，龔然楞了，他眞做夢都沒有想到『金燈七老』全到了南海地面，果眞七名老鬼將自己兜截上，合七人之力，當眞能七劍爲自己分屍。

龔然覺得這個玩笑再開不下去了，連忙收起玩笑心情，一本正經的問三名老鬼道：「貴派邀南海門褒賞劍會，可有貴派的柬帖？」

蟹面老人哈哈大笑道：「自然有。」

龔然問：「誰出的面？」

瘦黑老人答道：「咱們『紫燈令主』。」

龔然怔怔的念了一聲「紫燈令主」，心中猛起了一個念頭，他豪笑一聲道：「兩位請將柬帖交給在下，小可正是奉師之命，上星河去見識貴派主持的劍盟大會的。」

蟹面老人大詫道：「小子你幾時投到南海門去呀。」

龔然哈哈一笑說：「天機不可洩漏，久後自知。」

瘦老人說：「你叫我將柬帖給你，但是，我們怎爲能相信你是南海門人呢？」

龔然大笑道：「你是不是瞎了眼，沒看清少俠我使的身法正是南海門的『御風術』嗎？」

一言提醒三名老鬼，齊失聲驚啊道：「咱們吃這小子要了，追！」龔然豪笑一聲，雙袖飛舞，身形頓時加快，疾如勁風，彈指之間，又將三名老鬼甩到十幾丈外。

老鬼們氣得哇哇大叫，龔然繞過雲浮，直撲西江。三名老鬼這一氣，那肯輕易的放過龔然！放腿狂追。

金燈七老何等了得，一經亡命狂追，其快速的程度，有若電閃星瀉，雖然落後了十幾丈，仍不肯輕捨。

追逐間，一口氣奔行了半夜，半名老鬼被甩到半外了，龔然心方大喜之際，驀的前面傳來澎湃的水聲，龔然抬頭望去，不由大吃了一驚。但見蹦里外白茫茫一片惡水阻路。

那是西江，寬不下半半里，驚浪怒濤，使人望而却步。

龔然一生天不怕地不怕，惟獨怕三千惡水，如今，前有惡水相阻，後有絕世魔頭追迫，他說不出心中有多驚恐。然而，當他踟躕江邊，莫知所措之際，突然間，身後飄空而上，平空升起了兩盞金色風燈。

龔然大急，他倒不是是驚於兩名老鬼的風燈，而是這種風燈越放越高，而且，光度又特別强烈，一經升高到二三十丈，幾乎是二十里內可見，豈不要將另五個魔頭引來！

正當他驚愕失措之際的忽的對岸三里地面緩緩的飄起了另兩盞風燈，這無異說，七名金燈老鬼又到了兩名。

兩燈方自升上天空之際，在對面十里處，霍然也出現了一盞金燈。龔然暗道一聲完了，再回頭一看，我的天！七名金燈老鬼像是早經約定，佈下了金燈劍陣要爲自己分屍一般，身後五里左近，同樣的升起了兩盞。

七燈亦已到齊，龔然此時所處的環境，縱然沒有惡水阻路，有一落入

七名老鬼的算計之中，還有命嗎？」

　眼看老鬼們瞬間就要聚攏到一塊來了，龍然如果不緊握着這稍縱即逝的千載良機逃生，其後果眞不堪設想。

　他心中在想：「如果有條渡船就好啦！」然而，天色初更，四野寂然，此地既非渡口，又不是城鎭，到什麼地方找渡船？退一步說，就算找到了渡船，強敵環伺，他又怎能渡到對岸去呢？他有些發急起來，沿着江岸徘徊，一籌莫展。

　身後緊迫的兩名老鬼早將步子放緩，慢慢的逼了上來，他們不急急於忙着追逼而上，其用意自然是等其餘五名老鬼攏聚而來，佈下天羅地網，活捉於他。

　龍然何嘗不知兩名老鬼居心之險，然而，處此險境之下，他實在找不出適當的法子脫。

　有利的時間漸漸消失，對岸，已傳來那名七劍之首的獅面老鬼的聲問道：「老三，是什麼點子？」

靈面老人遙遙回答：「龍然。」

　獅面老人抖嗓狂笑道：「別將這小子給放跑了，咱們多年沒嘗七劍分屍的滋味了！」

　龍然聽得汗毛根根直豎，同時之間，心恐七名老鬼狂傲，他本想以自己的絕世輕功同七鬼週旋一下，然而，他又想，自己新習這門絕學，尚未領悟神髓，不能將功効發揮到極至，如果強行硬來，到了力有未逮之時，豈不落在七名老鬼手內？七名老鬼功力蓋世？自己怎可冒此奇險？

　身後的兩名老鬼漸漸逼上來了，對面的兩名煞鬼亦已躍身縱入水內，看樣子，老鬼他眞要等齊了之後，爲自己舉劍分屍。

　龍然望着滾滾江流急得脚跳，心中抗辯道：「難道我龍某人眞是命中注定，要被七名老鬼分屍於西江嗎？」

　一急之下，棋情好，急智陡生，滾滾怒流使他有所感觸，驟然想到了一件事，自己曾在江陵落水，與管薇薇八百里隨波逐流而不死，至今思之，純是出於落水之後載浮載沉，沒有停止呼吸所致，如果自己現在跳入江中，閉住一口眞氣……。」

　一念及此，他喜得幾乎狂跳了起來，雙足猛點，飛身而起，斜斜的插進水內。

　他當眞閉住一口眞氣，任由滾滾江流將自己捲入浪底又冲上水面，浮浮沉沉了約莫一刻，他方抓住浮出水面的一瞬之間，長長的換了一口氣。

　如法泡製，這樣載浮載沉的漂到天色大亮，遠遠望見江邊上有一座大城，心中狂喜，算計一下，七名老鬼怕不早被他甩到十萬八千里了。心中一喜，暗道聲『僥倖』，自己又檢回來一命了。

　他一喜之下，趁躍出水面的一剎那，朝遠處扯滿風帆的一艘大官船抖嗓大叫道：「喂！……」

　方喂得一聲，「咕嚕」一聲，一個急浪又將他捲進了水底。

　他這一聲吼氣勁十足，官船上立刻七手八脚的放下一隻快艇，雙槳如飛，向他划來。

　當他再次冲出水面之時，一柄鐵槳早已朝他伸了過來，龍然藉力一挽住鐵槳，藉那人一扯之力抓住了船舷，猛喘了一口大氣，那名伸槳救他的船老大早已一把攫住他的衣領，將他拉上小艇。

　一命慶重生，龍然有些累了，神智一弛，仰身一躺，躺在船底上猛喘。

　龍然成了隻落湯雞，水淋淋的躺着，那名操槳的漢子也不理他，由他躺着，一直將他划靠近官船，拍拍龍然道：「喂！朋友！是自己上？還是我効勞？」

　龍然裝作自己不會武功，顯得很吃力的一個翻身爬了起來，攀着官船左舷，爬上了大船。

　他站定之後，舉目打量官船，的確是隻豪華絕倫的大官船。別的不說，單看船面上黃得透明發亮的油漆，纖塵不染，使人一看就有多少快感，船艙的窗帘更是別緻，紫綢綉鳳，在晨風中劈啪生聲。

　一陣陣襲人的香氣透窗而出，使人有些飄飄若仙的感覺。窗內突然透出一個嬌滴滴的聲音問道：「王平，救了個什麼人？」

　那名救他的大漢恭聲答：「是名野小子！傻俚瓜氣的連話都講不出來。」

那嬌滴滴的聲音輕輕的低唔一聲道：「將他安頓在後艙，別嚇號他，大概他已經够累的了，船靠岸的時候給他點路費打發他上路。」

王平恭諾的應了一聲，一扯龍然道：「朋友，你好造化！走吧！」

龍然跟着漢子轉進後艙，他心中在想：「聽其聲，察其心，此女必是名義絕人寰，婉柔溫順之人。」

龍然心中有一怪念頭，他很想有機會見見這名慈心的女主人。從語音推想，此間的女主人年歲必然不大。

且說龍然被王平招呼進了後艙，王平拿了件粗布衣服出來給他換上，龍然向那漢子道謝了一聲，接過衣服換好，在一張木板上躺了下來，後艙中人聲嘈雜，約莫有好幾十人。

想是他累極了，一躺就入了夢，然而，矇矓之中，前面突然傳來一名蒼勁有力的聲音道：「稟令主，船到碼頭要不要停靠？」

是那個嬌滴滴的聲音說：「不用了，咱們仍放老地方，還是早點趕乎的好。」

那個蒼勁有力的聲音說道：「不知七位護法找到了沒有？」

嬌滴滴的聲音脆笑一聲，滿有自信地說：「憑他們七人之能，當世之中，他們什麼事辦不到！你別為他們瞎操心，還是早些將帆扯滿了出海吧！」這無異是嚴令，那個蒼勁的聲音恭應一聲退了下去。

「令主」「七位護法」，不用說，這船的女主人是誰，如果龍然留神的聽，不難想到那名嬌滴滴的少女是星河派中人，根據那蒼勁有力的漢子稱他「令主」，不難想到此女是「紫燈令主」。

可惜龍然一日兼程趕路，未得休息一下，接着碰上七名老鬼，前半夜被兩名老鬼趕着跑了百多里，後半夜又逆波逃生，與死神拚了半夜，這一躺下來，精神總崩潰，矇矓中雖然聽出些端倪，可是，睡蟲不饒他。

龍然一覺睡到午時方醒了轉來，覺得精神抖擻，勁氣如山，王平邀他痛快的吃了一餐，並還喝了杯荔枝酒，週身氣朗神清，走出船艙，迎面撲來一陣海風，但見四下波濤洶湧。左顧是抹遠山，右邊是無際的擎天巨浪，一片汪洋。

三張風帆正鼓足了南風，風飽帆滿，眞是一帆風順直向如山的巨浪中衝去。顯然這船已出了海，正向海浪中駛去。

龍然早料到船會駛出海，眞是慌了手脚，忙轉身進後艙，向救他的那名漢子抱拳問道：「王兄，船要駛往何處？」

那王姓漢子答：「金陵。」

龍然鬆了一口氣，這樣也好，到了金陵換船或起旱都可，反正日期有一個半月，足够了。

前艙有女眷，龍然不便往前面闖，只好在後艙中孵豆芽，偶而到艙外透口氣，一直未碰上那位嬌音似鳳鳴的女主人，可是，當天黑下來的時候，一件不平凡的事出現了，主桅上挑了一盞斗大的紫色風燈。

龍然望着風燈大吃了一驚，自他離「死谷」之後，可說是三度碰上紫色風燈。

第一次紫色風燈出現，使他落入「陰陽」雙煞的圈套中；第二次紫燈出現，引出來紫煞屠仁，險險乎進了鬼門關；而今是紫色風燈第三度出現，不知會鬧出什麼花樣來？

他心中有了一種成見，這盞紫色風燈好像是不祥之物。這一次，他再也不敢那麼想了，凡是看到紫色風燈，就認定此間主人是他所要見的白衣少年，因為，前面無少年的說話聲，前艙中有的是名不折不扣的女人。雖然，他想是那麼想，心中總有一點疑惑，不時抬頭向那盞燈打量。

由於他的舉動有些失常，引起了那名招待他（其實是暗中監視他）的王姓漢子的懷疑，那漢子暗中在打量他。

龍然只是心中有些疑惑，然而，在海船上，他不敢輕舉妄動，到前艙去察看，萬一前艙眞是那名紫衣令主，想像之中，其人武功奇高，如果自已的行藏被對方識破，豈不大糟！他坐在後艙中想心事，不時瞥望上那盞紫燈一眼。

二更未到，全船除值勤的舵手外，一個個進入睡鄉，前艙仍有燈光，那名王姓漢子矇忪着眼睛養神，龍然本想到前艙去察探一下，轉念一想，反正有五六天的海程，不愁弄不清主人是什麼身份。

他輕輕的和身躺臥艙板上，見那名漢子惺忪着眼睛看他，心中一動，翻了個身，故意作出呼呼之聲，狀似沉沉入睡。約莫半盞熱茶工夫過去。

耳邊傳來索索之聲，他藉翻身之便一望，霍然那漢子已失了所在。

他覺出事有蹊蹺，凝神細聽，艙外傳來沙沙的足步聲，足聲由近而遠。移時，前艙有了聲音，是那名嬌滴滴的女子的聲音：「王平，見我什麼事？」

那漢子的聲音：「小的看出了那少年心事重重，並還十分注意風燈。」

「呃！」女的有些微驚，沉吟良久，吩咐那漢子道：「你別聲張，暗中監視他，明天早上帶他來見我。」王平答了一聲，沙沙的足聲由遠而近，一條黑影溜近了後艙。

這一夜，龔然果真心事重重，輾轉床側，不能入眠好容易挨到天亮。

早飯後那名漢子含笑告訴他：「朋友，敝主人想見見你。」

龔然故作吃驚的說：「令東主要見我？」

王姓漢子點點頭，龔然畧作沉吟說道：「蒙王兄打救，並蒙令東家收留，兄弟理當前去拜謝才對。」

王姓漢子客氣了兩句，將龔然引出後艙，兩人向前艙走去。

人方到艙門口，已聽到艙內那個嬌滴滴的聲音說：「進來吧！」

王姓漢子引着龔然進了船艙，當他舉目向艙中坐在張錦墩上的女主人望去時，不由兩眼直了。

而那位女主人在看清龔然後，也露出訝然吃驚之色。

龔然直眼的原因是因為那位女主人長得太美了，簡直美得像象牙雕成似的，櫻口，瑤鼻，那雙水葡萄般的美目閃着智慧的光芒，婀娜的纖腰，十根指頭有若新剝的玉筍自頂至踵，無一不美。

勾命仙子珊玉，管薇薇均算得上稱絕一時的美人兒，然而，如果她們站在此女面前兩相一比，那真要有星月之別，兩下要差上一大截。

龔然是為此女的美所驚，然而，那女主人驚的原因又為了甚麼？這一點，大概只有她自己知道。

那王姓漢子想是看出些端倪了，他誤會女主人認識龔然，識趣的俯首退了出去。

女主人沒先開口說話，龔然首先警覺這樣看對方多少有些不禮貌，慌的俯身一拱到地道：「在下不愼落水，多蒙小姐搭救，並蒙收容，大恩不敢言報，有生之年，絕不敢有忘大德。」

少女似亦警覺失態，俏面飛暈，螓首一垂，有些嬌羞不勝沙啞着聲音道：「相公請別客氣，舉手之勞，何足掛齒。」

少女向側面的一隻錦墩擺擺手，示意龔然坐下，龔然有些受寵若驚，誠惶誠恐的道過謝坐了下去。

少女緩緩將粉面抬了起來，羞怯怯地叫道：「龔相公……」

龔然這一下眞驚了，自己與少女素昧平生，人家怎知自己姓「龔」？他乃是沉不住氣之之人，心有所驚，不免形諸面上。少女似也警覺失言，慌的咽住未出口的話。

龔然這一下眞的愕然怔望着少女，剎那之間，多少疑念湧上心頭。

他從少女的白色羅衫想到昨晚的「風燈」，只有在一種情況之下，少女方知自己姓龔，那就是少女與星河派的紫燈令主有關。

如說少女即是「紫燈令主」，那又有些不大妥，因為，根據母親畢素霞所說，紫燈令主是名白衣少年。

少女二次將頭低垂了下去，這一次，不光只是羞怯，簡直是忸怩不安起來。

龔然心中雪亮，他已猜出來了，少女八成是紫燈令主，然而，眼前的問題令他感到辣手，對這位站在敵對立場，表面上對自己並無惡意的少女，不知應該怎麼說方好！在此情形下，如果一句話措詞不當，會招下殺身大禍。

龔然猶豫了一下，終於鼓起勇氣從最友善的方面問：「請教姑娘芳名怎麼稱呼？」

少女二次抬起臉說道：「小女子華玉蓉。」

龔然拱拱手道：「失敬了，原來是華姑娘。」

他眉頭轉動了一下，有了計較，突然含笑問華玉蓉：「在下總有種感覺，好像在甚麼地方見過姑娘！」

華玉蓉貝齒輕咬香唇，白龔然一眼反問他道：「我們素昧平生，你甚麼時候見過我？」

—未完—

崇禎皇帝的末日

蘭陵·文 鳳君·圖

文武百官個個可殺

崇禎十七年開歲以來，大明王朝就呈急退的土崩瓦解之勢，李自成的部隊所至之處，朝廷的地方官和守將無不望風而降。時間踏入三月後，李自成部隊以飛馳的速度向京師進軍，快到任何人都不能想像的程度。三月十五日，李軍陷居庸關。十六日陷昌平——明室列帝的陵墓所在地——，分兵向通州進攻，傳檄至京師。當時，京師內外城守兵，計額數應有十五萬四千多人，倘若這些兵是能戰而肯用命，而又統率有方，戰守方略正確的話，是足可堅守京師若干日的，倘若再有各路勤王之師來援，非惟可以解京師之圍，而且還可能藉此殲滅敵方主力，扭轉危敗的局勢。但那時，人心已去，大家都對大明王朝的命運斷絕了信心和希望，土崩瓦解之勢已呈，就待最後一刻的來臨。京師的十五萬四千多兵力，只得羸弱不堪的五六萬人登陴守城，守城的事全委由內侍負責，外廷的大臣將帥們是不能也不敢理問太監守城的事的。李自成早已暗派了不少的間諜，以商人等身分在京師的城內，朝廷一切動靜無不探知。畿輔的空虛，京師的士無鬥志和人心離去，全已被李自成窺破。京師每天派出去刺探軍情的馬探，全爲李自成所收買和利用，這班馬探們回城復命，當然所說的全是虛偽不實的情報，可憐朝廷方面完全不察，都信以爲眞。自來在危急的時候，必定謠言蠭起的，再加上李自成派在城內的間諜，有意地製造和傳播，以致京師各種各式的謠言紛興——這些謠言當然都是大不利於朝廷的戰守的。人心洶洶，人民對於朝廷已不止是絕望，而且深深怨懟了，再加上李自成方面的宣傳和心理戰有術，京師的人，都在盼望李自成早日入城，而準備做順民了。

三月十七日早朝，崇禎皇帝召集文武諸臣，共商應付當前危局的方略。皇帝泣不成聲，諸臣也相向而泣。那時，不少臣工——包括皇親國戚和由崇禎皇帝予以破格拔擢的宰相等在內——已在打算迎降勝利者而作新朝的臣子了。即有一些忠貞之臣，也都只存一死殉節之念，而沒有什麼可以救時濟亡的辦法。皇帝向群臣殷殷垂問方略 沒有人敢作答。群臣被問得急而不能答時，所說的辦法不是迂濶不合時宜，就是悖理荒謬；有人且建議從速起用當年魏忠賢閹黨大將而廢棄多年的馮銓和霍維華等人——馮銓等都是聲名狼藉、操守奇劣，而當年欽定逆案名單中有名的人——。崇禎皇帝聽了諸臣的對答，一概不置一詞，他想他還有什麼話可說呢？他只俯首在御案上寫了幾個只有侍立在後和在側的太監能夠看得到的字：「文武官個個可殺。」他已認定諸臣都是誤國、亡國之臣、朝中雖然也有一些不失爲正人君子的臣工，但他們平時都已無一策可以匡時艱和抒君難，現今危急燃眉的時候，更不用說了。他的這種看法和認識，不能說錯，但時至今日才有這樣的認識，是太遲了。他時責諸臣乃誤國、亡國之臣，也沒有責錯。但可惜他始終沒有能反躬自責過（他在臨死時仍說「君非亡國之君」的原諒自己的話）。這些誤國、亡國之臣是由誰任命使用的呢？天下的人才不是沒有，爲什麼公忠體國和幹濟有爲的文武人才不能登用呢？爲什麼忠耿有爲之臣不能容於朝呢？爲什麼朝廷內充滿了禍國的奸臣和誤國的庸臣呢？這些情況是由誰造成的呢？誰該負咎責呢？這些問題都是這位自稱非亡國之君的崇禎皇帝所不肯和未曾一想過的。

這天的午前時分，敵方的先頭部隊已向京師馳來，守城的太監還不以爲意，認爲這只不過三數散兵游勇的事，待到敵軍馳抵西直門下的時候，才知道對方已兵臨城下了。城外三大營先潰降，大營等都爲敵軍接收，朝廷駐在城外本爲禦敵的大營，現在反轉來由敵軍用以攻城了。京師軍隊已經五個月沒有發過糧餉了，現今召集驅使他們去守城禦敵，十個人中有九個人是不肯去應召的。皇帝認爲勳戚大臣們是與王朝休戚相關的，他們的富貴功名和身家性命是全繫在，因之他們一定會比軍民更關心王朝的存在和興亡，當會出全力以悍衞京師的，所以，規定京師守陴的軍員，由勳戚大臣家的子弟和家丁充任。皇帝的旨意雖如此，但勳戚大臣家的人那個肯去執干戈衞城？於是都出錢雇用貧民代役，而所給的雇價又低到使人不能信的程度。這些受雇代役的貧民，全是沒有受過一日軍事訓練的人，全是爲了三餐不給而受雇的。他們本已認爲誰來做皇帝都是一樣的。他們一生在朱家皇帝的統治下，非但沒有享過一天福，而且一直過的是飢寒交廹和受苛政暴吏壓廹的生活，而今要他們拚性命來保衞皇家和那些勳戚大臣的身家性命，是他們認爲絕不值得的事。他們平日輪値到登陴當勤的時候，總是飲

酒歌唱，像兒戲一樣地從事的。現今，敵軍已臨城下，莫說他們根本沒有拚死戰守之心，就是有，也因為素無訓練和經驗，一旦遇敵，就個個惶急得不得了，不知怎樣做是好。

這天，崇禎皇帝剛剛退朝後，有幾個忠貞的臣子范景文和馬世奇等，仍留在殿門前，商談危局，忽然見到那位奉旨督理京營城事務的勳臣襄城伯李國楨，單人匹馬急馳而來。李國楨汗浹霑衣，神態狼狽不堪，使范景文等見了大為愕然。守在殿門那兒的太監，見到李國楨這副衣甲不整的儀態和直闖而入的舉動，大聲呵止。李國楨哭喪着臉說：「現今是什麼時候，還要講承平時的那套規矩。我現今要急見皇上，有事陳奏。」太監說皇上剛退朝回宮，需要休息，這時不是接見臣下的時候。李國楨又說：「唉！現今君臣能多見一次是一次。稍後，要君臣再見，恐已不可得了。」

太監於是進去稟報了。片刻後，皇帝才傳召見了這位督理京營守城事務的襄城伯，一見就問守城的事如何。李國楨伏地痛哭而說：「守城的兵士已經不肯為用了，個個躺臥着不肯起身。鞭打一個，那個人就起立，但在鞭打第二人時，原先被鞭的那個又躺臥下去了。稍後，即使鞭打，也沒有人肯起立了。倘若繼續鞭打，很可能兵士們就會起鬨譁變而鬧出大禍來的。臣已竭盡心力，奈何！奈何！臣唯有一死以報陛下。」

崇禎皇帝泣說：「諸臣誤朕如此！」（又是說諸臣誤他，而始終不肯說一句譴責自己的話。到此時刻，還不能自悟自責，平時更可知道了）於是，在便殿內的諸臣和侍立的太監們，都認為末日已臨，再也顧不得什麼在皇帝前的禮貌規矩了，彼此相抱慟哭仆地，聲澈殿陛，皇帝也忍不住號啕大哭。他已再沒有什麼話可說了，就此一路哭回後宮去了。李國楨也疾馳而出了。諸臣紛紛散走，各回住家去，作最後一刻到臨時的應付準備了。

皇帝仍是信任太監們能為他出死力的，於是他命所有內臣一概去守城，那班奴才這時也就肆無忌憚了。有的譁然抗議說：「文武百官用來做什麼事？我們的本來職務只是執洒掃之役呀！」有的藉此大洩宿忿而說：「我們內臣本來在宮中天天上操，但外廷的言官們說我們有心造反作亂，奏勸爺爺下旨停止內操。現今我們既無訓練，又無甲械，怎樣去守城殺賊呀？」有的高喊道：「朝廷不差餓兵，要人拚性命，就得掌出金銀來重賞才是！」結果，皇帝括取了戶工兩部國庫內

的現銀，又從宮內私庫拿出了一些，湊成了三十萬兩，分賞給內侍們，幾千個大小太監於是奉旨全去守城了。這天，京師的少數大商富民，也有拿出錢來助軍的，但數目不多，或出三百兩，或出四百兩，總數也只不過數千兩而已。凡捐款助軍的，都由朝廷立即賞授錦衣衞千戶的官職。這眞是大賤賣，但時至今日，朝廷名器已無人看重，很少人肯學樣捐輸而希個官職的。

崇禎皇帝初即位時，能除掉魏忠賢。但沒有多久，他就重用和信任閹人們了。但是那班太監實在太丟他的臉，由他派去各地作留守和監軍的太監，平時擅作威福，貪汚虐民，凌侮地方官和將領，往往擅作主張和亂作決定，阻礙和貽誤了不少軍機，待一遇到敵軍來攻，則率先迎降。太監們有此這樣的作風和表現，仍不能使崇禎皇帝悔悟，依然信重他們。三月十七日，李自成攻平則門的部隊，把在某地投降的監軍太監杜之秩送進城內，入見宰相，要朝廷向李自成稱降。宰相不把這件事奏告，也不敢扣留這個叛閹，仍放他回去城外李自成的軍中。

十八日，京師被圍攻的情勢更危急了。李自成又派了另一個投降的太監杜勳入城，由守城的提督王承恩伴同進宮去見皇帝。杜勳盛稱李自成人衆兵強，鋒不可當，朝廷現今除了投降外，別無第二條路可行。皇帝只是默然不悅，不駁斥杜勳之言，也不敢扣留，仍遣之出城。又一個投降的申芝秀，也奉命來見皇帝，力說抵抗無用，為免生靈塗炭和保全皇室諸人的生命計，皇帝應該自動遜位讓李自成來繼為天下之主。申芝秀的話說得很不客氣，崇禎皇帝也只怒叱他而已，不敢再對他作任何進一步的行動。當杜勳見過皇帝而將回去城外的時候，曾對宮內的幾個相熟的大太監說：「皇帝是拿定的了。管他姓朱或姓李的做皇帝，總是少不了我們的。我們只要能够識時務，富貴總是存在的。叨在知已，諒必心照不宣。」

李自成的軍隊圍攻京師，雖然明知勝負之數顯然，但如果京師官兵眞能堅守，李部是必須付出相當的代價和經過若干天的時間方能取得的。李自成一面派投降了他的幾個太監去入城說降；一面則開始攻城，並由素所訓練的孩子軍—都是十幾歲的男少年—，作為敢死先鋒隊，以爬樹做成的雲梯，攀緣而上，以登壁立數仞的城頭。

被派入城的杜勳等叛閹，雖然未能說服崇禎皇帝投降和議和，但却另收大功效。十八日的申刻時分，京師的外城陷落了，這全是那班太監幹的好事。先由崇禎皇帝所最親信的太監曹化淳，開啟彰義門，放敵而入；接着，太監王相堯等又開啟得勝、平則二門揖敵；旋即其他各門俱啟，，李自成部隊就如此容易地取得京師的外城了。

十八日的晚上，在宮中的崇禎皇帝，聽報外城已陷，急得在室內踱來踱去，不知如何是好，這晚當然談不到上床去睡的事。在二更時分，忽然有個內侍直衝了進來而說：「不好了，現今內城也陷了！」皇帝忙問道：「那麼，大營兵呢？李國楨在什麼地方呢？」那內侍說：「大營兵已經完全潰散了。時機已廹，請皇上急急出走罷！」內侍說完，轉身就走，皇帝叫他回來，想再問多幾句，但他却不再聽命，直奔而出了。

崇禎皇帝便立即偕同太監王承恩走去南宮，登上萬歲山，向高處遠方望去，但見烽烟四起，火光滿天。崇禎帝現在已欲哭無聲，欲泣無淚了，內心混得很亂，一時不知如何是好，只是在萬歲山上徘徊來往，時而仰首向空張望，時而俯首向地默思。最後，還是隨侍的王承恩啓聲說：「夜漸深，寒氣已重，爺爺在露天莫要着了涼，還是回宮去罷。聖躬務須珍攝。」

崇禎帝長嘆了一聲說：「宗社淪亡，身將安寄？還談得到什麼着涼和珍攝！事已至此，呆在這兒張望，不是辦法。是的，我是應該回宮去辦理一些事的。好罷，我們回去罷！」他最後的幾句話的聲調，有着出奇的冷靜鎮定的意味，但在王承恩聽了，却不自禁地打了個冷顫，並且有毛骨悚然的感覺。

他們兩人一路默默無語地由南宮回至大內的乾清宮了。現在，崇禎皇帝勉力地抑制了悲感而混亂的心情。他知道內城某門失陷，整個王朝的命運就將在明日作決定性的轉變。現今距離明晨的時間已無多，他有很多的事需要去做，這些事要做就得急做，時間已不許可他因循遲延。

他這時雖然已經確定他朱家的命運已經注定，什麼都完了，但他却又不免仍存着萬一的希望。假使他在明天或明天以後的時間完了，但他仍希望他的已被册立為儲君的皇太子，能够延朱明的一脈。

「是的，」他自言自語地說，「我現在就該從速為皇太子做一些事。」

（未完待續）

兩期完武俠小說

十二金牌

·文采風·

一

濟南城外的官道上，有三騎健馬在放蹄急馳。這時剛好是臘月寒冬，氣燥土乾，所以馬兒過處，捲起老大的一片黃塵。

這三個騎者都是年輕少女，一穿紫衣，一穿紅衣，一穿黃衣，年紀俱在十八、九歲之間，而且都是生得杏臉桃腮，美麗非凡。此時官道之上行人頗多，被她們如此縱騎而過，莫不吃了一頭一臉的黃塵。可是當人們看到這三騎者都是花朶也似的美人兒之後，湧到喉嚨的罵人話便再也吐不出口了。有些年輕的，還吃力地半睜着被塵土迷得流出淚水的眼睛，怔怔地望着她們的背影出神。

有些人雖然並不迷惑於她們的美色，但當看到她們揹在背後的寶劍時，心裏頭儘管充滿怒氣，也就不敢宣諸於口。因爲誰都會想到，如此年輕貌美的少女，身上既背有寶劍，又敢肆無忌憚地在官道上策馬奔馳，顯然並非等閒之輩。一般終年辛苦爲求財的行商客旅，又豈會無故去招惹這些動輒殺人的武林人物？

正因爲這樣，整條官道上的行人，雖然飽吃黃塵，也始終無人哼過一聲。這一來，那三個少女，更是得意洋洋了，只見她們一面嘻哈大笑，一面把馬兒催得更急，直把塵頭捲得更高更大，就好像有數十匹鐵騎在此奔過一般。

如此策馬狂奔了個多時辰，看看已將近來至萊陽鎮了，突然，從橫裏的小道上跑出一個十一、二歲的小男孩來，剛好湊上了急馳而來的三匹健馬。由於兩下裏的來勢都是快極，而且都意料不到，馬上的三個少女都無法收住韁繩，那男孩更是避無可避，眼看六隻鐵蹄就要踏在那男孩的身上，只嚇得他「哇」地大哭起來。

正在這千鈞一髮之際，突然聽得一聲清嘯，跟着從左面路旁如離弦之箭似地射出一條人影，直向這三匹狂馳而至的健馬之前掠去，就在馬蹄堪堪踏到男孩的身上之前一剎那，把男孩的瘦小身形帶到了官道的另一邊，恰好躲過了馬蹄踐踏之危。而那三匹健馬，一直衝過了一丈外，才被騎者勒住停了下來。

這時官道上有着好幾個行人，看到這驚險的一幕，不由都驚得大叫起來，及至看到那小孩終於被人救離險境，才重重地鬆了一口氣，同時對於那勇敢救人的人，深感敬佩，因此一齊舉目望了過去，想看看這個救人者是一個什麼樣的人。

原來這是一個二十上下年紀的青年人，生得高高大大，黑黑實實，衣着也很樸素，如果他身上不是揹着寶劍，根本就與田舍郎差不了多少。不過正因爲其貌不揚，而能做出這種冒險救人的偉大行徑，所以越發引起了途人對他的好感，紛紛向他投以敬佩的目光。

那男孩雖然倖免一死，但已嚇得失去三魂，手腳俱軟，那青年人便挾他坐在地上，不斷地向他安慰。想來他是萊陽鎮內的小孩，因爲貪玩而跑了出來的，所以這一陣子始終不見他的父母出現。

這時候，那三個少女已把馬兒控制得完全靜了下來，於是一齊帶轉馬頭，來到那少年和男孩的面前。一衆途人都以爲她們險些闖了禍，必然是來探視這個小孩以及向他道歉的，豈料這三個少女非但不深自疚責，反而一致向那男孩斥責道：「臭小子，你是怎麼搞的？在大路上跳跳蹦蹦的，險些害得咱們跌下馬來！」

她們不怪自己在行人不少的路上縱馬狂奔，險些踏傷了人，反而怪責一個險死還生的無知小孩，當眞是橫蠻無理之至，直把一衆途人聽得憤憤不平。這時候，那正在低頭安慰小孩的青年人便緩緩抬起頭來，瞪視了那三個女郎一眼。大概他已看出這三個女郎無可理喻，而且反正沒有出事，所以他也不答言，又回過頭去。

豈料他這樣做也不對，那年紀最小，身穿黃色衣服的女郎兇霸霸地衝着他嬌叱道：「咴！賊眉賊眼的看什麼，你自以爲很了不起嗎？」

這眞是從何說起，看一眼也不行，還成什麼世界？那青年氣不過，便再度抬起頭來，望着那黃衣少女朗聲道：「姑娘說話可得小心點，是誰賊眉賊眼了？」那黃衣少女見他居然膽敢駁嘴，當堂颼地縱下馬來，抬起纖纖玉手，指着那青年的鼻子嬌叱道：「就是你，我是說你賊眉賊眼，怎麼樣，不服氣嗎？」

那青年勃然變色，雙目稜稜地瞪視着黃衣少女，只見她年紀雖輕，相貌雖美，但却滿臉盡是橫蠻高傲之色，心知這種人必是師門靠山極大，自幼養成目中無人的氣質，最是不可理喻，還是敬而遠之爲高，當下面色一緩，收回目光，淡然說道：「姑娘既如此說，那麼就算我賊眉賊眼好了。」說罷，倏地回過身去，拉着那剛剛險死蹄下的小孩的手臂說道：「小弟弟，我送你回家吧！」

事情至此，本來再無風波可生了，豈料那黃衣少女委實無可理喻，她見那青年一再忍讓，甚至自承是賊眉賊眼，便以爲他怕了自己，心裏越發得意，不由笑向身後那兩個仍然騎在馬上的少女道：「你們看，這小子土頭土腦的也學人家出來跑江湖，豈不笑死人嗎？」

馬上那個身穿紅衣的少女振着嘴道：「人家剛才還充過好漢，冒險救過人呢！」另一個身穿紫衣，年紀最大的，學着那青年的口氣道：「你們可眞要小心點，人家背後揹着寶劍哪！」說罷，三個人哈哈大笑起來，其得意之情，就像是天下武林巳盡在她們的掌中一般。

這時候，站在附近看熱鬧的途人不下十數個，他們都對這三個少女的飛揚跋扈之態，充滿了厭惡之情，更深深地在替那一再忍讓的青年俠士抱不平。特別是其中一個年紀較輕的人，忍不住輕輕哼了一聲。豈料這一聲輕哼就闖了禍了，只見那黃衣少女倏地車轉身來，雙手叉着腰肢，睜着那對銳利無匹的眼睛，氣虎虎地掃視着看熱鬧的人，嬌叱道：「誰？是誰哼了一聲，請他站出來，姑娘我要領教領教。」

可憐這些看熱鬧的都是手無縛雞之力的行商客旅，那裏有什麼武功可以被人家領教的，所以大家都面面相覷地站在那裏，說不出話來。黃衣少女見無人答話，心頭怒氣更盛，當下颼地拔出背後寶劍，迎空一晃，登時映起萬道寒芒，然後平伸着寶劍，向所有途人一指，兇狠狠地喝道：「是誰？快站出來，否則本姑娘不放過這裏任何一個人！」

這時候，那黑實青年已拉着小孩的手站起來，打算及早離開這個是非圈。豈料那黃衣少女突然把怒氣發洩在一衆手無縛雞之力的途人身上，這簡直是倚仗武藝欺壓善良，那是非他本人所能忍讓的，否則，這還跑什麼江湖？所以他一見此情，立時把小孩放開，緩步來到黃衣少女面前，向她抱拳爲禮道：「三位姑娘想必是名門正派的弟子，何必要與這些旅行商客一般見識？依在下之見，此事就此揭過如何？」

那黃衣少女雙目一翻，重重哼了一聲，道：「這是我峨嵋派的事，你這小子土頭土腦，賊眉賊眼，那有你插嘴的地方。」那青年强忍住胸中的怒氣，朗聲說道：「峨嵋雖是武林中的高門大派，但在下也是華山弟子，同是十二大門派中人，相信連說句公道話的資格也有吧！」

這青年不自報門派猶自可，一報之下，當堂引起那三個少女的一陣輕蔑大笑。她們笑了一陣，還是由那黃衣少女開口道：「原來你是華山派的，難怪這等窩囊了！」

一般武林人物，都把師門聲譽看得比自己的生命還重，所以那青年一聽黃衣少女辱及師門，立刻雙眉一挑，目射稜光，沉聲道：「姑娘說話可得小心，難道華山派有什麼見不得人的地方嗎？」黃衣少女哼道：「當眞是不知好歹的小子！好，本姑娘告訴你，明年元宵在鸚鵡洲舉行的十二大門派的劍會中，華山派將永遠被驅除出去，不得參加十年一屆的論劍大會了，你這小子難道還不知道嗎？」

十二大門派十年一屆的論劍大會，原是百年前十二大門派的祖師聯合創訂的，目的是通過論劍，產生盟主，以統率十二門派的力量，共同對付江湖上的邪魔外道。既如此，華山派又有什麼理由被擯棄於劍會之外？因此那自稱華山弟子的黑實青年，根本不相信黃衣少女的話，而只以爲她是信口開河，意存諷刺，心裏再無可忍，當下沉聲喝道：「姑娘一再折辱在下，在下爲了息事寧人，故此忍了下去，但師門聲譽，比天還高，姑娘竟也出言侮辱，在下無法再忍，今天即使濺血濟南道上，也要向姑娘討教一番，請姑娘賜招。」說罷，颼地拔出寶劍。

黃衣少女見他拔劍，不禁哈哈大笑道：「以華山派這等微末之技，也敢在人前獻醜！小子，我看你還是趕快夾着尾巴逃吧！哈哈！哈哈！」那青年被她這一說，當堂氣炸了肺，只見他橫抱長劍，目射寒光，怒瞪着黃衣少女喝道：「休再出言辱我師門，有本領的儘在手底下使出來好了。」

黃衣少女面容一肅，殺氣陡生，只見她長劍一震，冷然說道：「不知死活的小子，今天本姑娘就讓你見識見識無敵天下的峨嵋劍法。」說罷，

一招「靈光護耀」，已然發出，但見劍尖如靈蛇亂顫，帶起萬道毫光，直向那黑實青年的面門飛射而至。

那青年不敢怠慢，手中劍斜斜向上一圈，使出了一招「含苞待放」，但見一縷劍光，迎着對方劍勢疾捲而去。黃衣少女不願與他硬拼，見狀冷笑一聲，寶劍倏地向下一沉，致使了一招「玉帶圍腰」，劍鋒直向對方腰際削去。那青年心裏怒氣勃發，決意與這黃衣少女一拼個高下，因此也立時健腕一沉，使一招「鐵鎖橫江」，手中劍挾着猛烈勁風，疾向對方寶劍撩去。

黃衣少女見他這種打法，不禁冷笑一聲，手中寶劍越發使的快如閃電，但却又是招招虛發，使得那黑實青年空自消耗氣力。再加上黃衣少女的劍法的確較之他的勝了一籌，所以一經接戰，他便落了下風。

便在第十招上，那黃衣少女突然使了一招「日月爭輝」，但見一蓬寬約五尺，耀眼欲盲的劍光，疾向青年的頂門急罩而下，根本不知劍尖指向那一部位。黑實青年不願退避，但又不知如何招架，結果胡亂使出一招「投鞭斷流」橫掃揮出一劍，繞着自己的頂門反削而去，打算把對方的寶劍封在門外。豈料黃衣少女這招仍是虛招，待等青年的劍招行將使老，才倏地變招再進，改使一招「鸚鵡齊飛」，劍尖像毒蛇出洞般猛向對方的持劍右腕點去，其快疾與奇幻之處，的確江湖罕見。

那青年此時招式已老，變招困難，除非棄劍而退，否則右腕非被削斷不可。處此關頭，任何人都會不能地以保存自己為原則，那青年也不例外，只見他五指一鬆，跟着湧身暴退，果然脫出了黃衣少女的劍光之外。

豈料那黃衣少女得勢不饒人，迫使對方棄劍後退之後，她的嬌小身形也跟着一躍而至，手中寶劍如影隨形地指向青年的咽喉。那青年大驚之餘，急忙連換幾種步法，企圖閃開對方的劍尖。但是，那黃衣少女的輕功太高明了，任令那青年如何閃避，手中寶劍始終離開對方的咽喉不足三寸。最後，那青年避無可避，只得站在地上不動，任由對方宰割。黃衣少女見狀哈哈一笑，寶劍輕輕一晃，便向對方胸膛疾劃而去。青年見狀之下，自知不免，只好閉目受死。豈料那黃衣少女寶劍一劃之後，立時帶着銀鈴的笑聲飛縱而去，而那青年身上却了無痛楚之感，不禁愕然睜目一看，發覺自己的衣服剛好在胸前裂開了兩邊，露出了黝黑堅實的胸膛來，但肌膚上却了無半點傷痕。顯然那黃衣少女下手極有寸分，只是存心折辱這黑實青年一番，所以沒有傷他分毫，只是把他的衣服割破了事。

但是，這對青年來說，却是比殺了他還難過，因為凡是有血性的人，總是可殺不可辱者也。所以當那黃衣少女剛剛縱上馬背時，他不禁咬牙切齒地衝着她們大聲喝道：「請三位留下姓名，好待我秦剛他日親上峨嵋領教。」那黃衣少女也大聲答道：「你是華山秦剛，我們記住了。至於我們，江湖上有個綽號叫做峨嵋三女，老大梅素英，就是穿紫衣服這個，老二新茁玲，她平生最愛紅色，老三溫若燕就是姑娘我了。至於閣下親上峨嵋這點，我看大可不必勞駕，明年元宵的鸚鵡洲劍會，想來你不會不來，到時如有興趣，你就隨便找我姊妹好了。」說罷一夾馬腹，三騎健馬，便似追風一般，疾向來陽鎮上馳去。

二

家家泉水，戶戶垂楊，那是人們對濟南城的詠讚。只是，在此臘月寒多之際，泉水雖然依舊，垂楊却是面目全非了。

大明湖畔，矗立着一間畫棟彫樑的酒帘，樓高二層，寬凡十丈，足可擺下百多個座頭，是濟南城內最大的酒帘。一般達官貴人，行商客旅，多到這裏歇息吃喝。一天中午時分，正是酒市最熱鬧的時候，忽有一個年約十六、七歲的小叫化蹬蹬蹬地走上樓來。樓上的店小二以為他是上來行乞的，便趕緊過來攔阻，不讓他上樓。豈料那小叫化雙眼一翻，倏地自破衣裏掏出一錠足足有十兩重的銀子來，在店小二的臉上晃了一晃，哼道：「你們別狗眼看人低，我小叫化雖然衣衫襤褸，但身上有的是銀子，決不會白吃你們的。」說罷，也不待小二回答，便逕自閃身走上樓來，店小二們也不好再攔阻他。

豈料此時樓上已經坐滿了人，那小叫化足足在樓上繞了一個遍，也無法找到一個空位。想來他是餓得急了，也顧不得自己身上骯髒，竟然舐了舐嘴唇，一屁股坐在一對俊美無比的青年男女的對面。

這小叫化實在太髒了，衣服破破爛爛自不在話下，臉上、身上和手脚之上，無一處不是粘着厚厚的汚垢，看着已使人食不下咽，更何況他身上發出一陣陣腥臭之氣，中人欲嘔！所以他才一坐下來，同席的少女已忙不迭地以袖掩鼻，轉過頭去。與她同坐的青年男子見狀，不禁擊桌大怒道：「那裏來的臭叫化，這座頭是小爺的，快給我滾蛋，快！快！快！」一面說也一面以袖掩鼻子。

那小叫化先是雙目一瞪，神光稜稜地望了那青年一眼，但瞬即又收回目光，訕訕地說道：「好，走就走，除了這裏，我不信就找不到地方喝酒。」說罷，果然站起身來，直向樓梯走去。忽然，不遠處有人向他招呼道：「這位小兄弟如不嫌棄，請過來與在下共席如何？」

小叫化舉頭循聲一看，發覺招呼他的是一個身材高大，肌肉黑實，衣着樸素的青年人，而他的座上，也只有他一個酒客，當下欣然色喜，快步走了過來，向那青年說道：「承蒙兄台不以小弟骯髒爲嫌，這一席酒就由小弟做東如何？」

那青年正是在濟南道上受辱於峨嵋三女的華山弟子秦剛，他爲人最是隨和好客，即使是骯髒如這個小叫化，他也毫不見嫌，樂與共席。及至見得小叫化人雖邋遢，談吐却是不凡，心裏更是歡喜，因此連忙起身讓座，並道：「是小弟請兄台過來共席的，這個東道由小弟來做才對，兄台不必客氣。」

小叫化爲人也是十分爽快，見秦剛說得誠懇，便不再客氣，抱拳說道：「既如此，小弟叨擾了。」說罷，就在對面坐了下來。秦剛立刻吩咐店小二多加幾樣可口小菜，以及篩來大大一壺高粱酒，待酒菜端上來之後，秦剛先替小叫化斟了滿滿一杯酒，然後又替自己斟了，才道：「小弟是華山弟子秦剛，請教兄台高姓大名？」小叫化含笑答道：「原來是華山秦大哥，久仰久仰！小弟姓韓名冲，今年十七歲，看來比秦大哥小一些，如不嫌棄，今後咱們就以兄弟相稱如何？」秦剛擊掌大喜道：「如此甚好，愚兄今年二十歲，比賢弟大了三歲，只好有僭了。」

小叫化韓冲大爲高興，裂開那張汚嘴，露出一口大黃牙，拿起桌上酒杯，向秦剛笑道：「好好好，小弟先敬大哥一杯，慶祝咱們的結交。」秦剛也急忙拿起酒杯，笑道：「對，咱們今天要痛痛快快地喝他一頓。」說着，兩人碰碰杯，便仰頭盡了一杯。

正如秦剛所說，他們這一頓酒喝得異常高興，直至兩人都有七分酒意，才結賬離席而去。豈料正當他們走至樓梯處時，忽然聽得有人冷冷地說道：「師妹，常言道，物以類聚，這話說得一點也不錯。你看，像這樣的臭叫化，也只像華山派這樣的門人，才會與之結交，哈哈，眞是物以類聚，蛇鼠一窩，哈哈……」

若果在以往，秦剛聽了這些冷言冷語，一定强忍了下去，但自從昨天在濟南道上，受了峨嵋三女的折辱之後，他那善良的天性已受到挫傷，脾氣也變得暴躁了，因此陡聞此言之後，立時氣往上冲，倏然止步，回身一看，只見說話的正是剛才不許韓冲共席的那個青年書生，心裏的怒氣又增加了幾分，當下緩步而前，一直來至那青年書生面前五尺處站定，雙目似欲噴出火來，怒瞪着他沉聲說道：「閣下的意思，是不是瞧不起華山一派？」

那書生見他氣冲冲地跑上來，以爲他要動手了， 因此急忙雙手微按桌子，半站起身來，嚴陣以待。豈料結果他却只是說了句這樣的話，不由立時重又坐了下來，哈哈大笑道：「不僅小爺瞧不起華山派，就是天下武林，也絲毫不將華山派放在眼內，這還用說嗎？哈哈！哈哈！」

這書生的笑聲，就像一枝利箭一般，深深射進了秦剛的胸膛，使得他既痛且怒，只見他雙目血紅，青筋暴露，右手緩緩放到背後的劍柄上，看樣子，他已準備在酒樓上拔劍與這青年書生一拚了。

突然，小叫化韓冲一把按住他的右手，並且輕輕在他耳邊道：「大哥，不可在這裏打鬥，以免傷及無辜，你約他到城外的千佛山下去，咱們在那裏等他。」秦剛一聽有理，當下强壓胸中怒火，沉聲對那書生道：「閣下侮辱在下師門，看來武功必定高人一等，在下亟欲領教領教，濟南城外，千佛山下，聽說是個好地方，在下先在那裏恭候，一個時辰之後，希望大駕能够降臨。」說罷，也不待對方回答，便倏地轉身與韓冲下樓而去。

千佛山就在濟南城外，不消盡茶時間已經來到。兩人在一塊大石上坐了下來，秦剛首先開口道：「兄弟，這一男一女是什麼來路，你知道嗎？

」小叫化韓冲搖頭晃腦地答道：「當然知道了，他們是武當派的，男的叫雷劍鳴，女的叫華雲仙。他們這些自命名門大派的人，最是狗眼看人低，討厭死了。」

秦剛想不到韓冲知道得這麼多，因此愕然問道：「你認識他們的嗎？」韓冲搖頭道：「不認識，我是從他們的刻着武當字樣的劍柄上看出他們的門派的，至於他們的姓名，那是從江湖傳言上想到的。因爲近來江湖上紛紛傳說，武當派出了一男一女兩個弟子，作了幾件惹人注目的大事呢！」秦剛不安地問道：「那麼，他們的武功一定很高了是不是？」韓冲不屑地道：「高是頗高，不過主要還是倚仗師門威名，有什麼了不起！」

就這一會功夫，雷劍鳴與華雲仙兩人已經依約而至。雷劍鳴手撫腰際劍穗，滿臉輕蔑之色地望着秦剛與韓冲二人，冷笑道：「怎麼樣，兩位是一起上還是輪流上？」口氣之狂，簡直不把面前兩人看在眼內。小叫化韓冲只是冷冷一笑，沒有答話，秦剛却是忍無可忍。只見他倏地拔出寶劍，沉聲道：「雷劍鳴，休得多言，咱們手底下見功夫好了。」雷劍鳴長笑道：「既知我名，還敢拔劍，好，今天就讓你見識見識武當劍法，你進招吧！」

秦剛看了雷劍鳴這種不可一世，盛氣凌人的神氣，心頭的惱怒又增加了幾分。聽了這話，再不答氣，一招「穿雲裂石」，帶起萬道寒光，直向雷劍鳴當胸劈去。觀其劍勢，勁力倒算不錯，只是招式顯得甚是平凡，所以雷劍鳴一見之下，微微冷笑一聲，不閃不避，待等對方劍鋒來至胸前不足三寸之處，才飛快地抽出腰際寶劍，跟着右手斜斜向上一撩，一招「雲橫作放」已然發出，劍尖剛好自下而上地劃向對方的持劍右腕，廹使對方非得撤劍不可。正是出其不意，攻敵之所必救，不愧是威震武林的武當劍法，絕非秦剛那拙劣的華山劍法可比。

秦剛一招受尅，立時想起日前在濟南道上大戰峨嵋女弟子藍若燕的情形，那時自己也是一上手便被對方的奇幻招式尅制住的，想不到今天甫與武當弟子雷劍鳴交手，情形竟也如出一轍。因此他一看情形不妙，登時方寸大亂，所使的招式更是亂不成章。結果不到五招，已被雷劍鳴殺得團團亂轉，大汗淋漓。

一旁的小叫化韓冲看到這裏，不禁大皺眉頭，心知秦剛最多只能再挨五招，五招以後，勢非濺血當場不可。而秦剛不僅爲人極好，而且可以說是他生平的唯一知交，他是無論如何不忍見秦剛毀在武當派弟子的手中的。所以當他看出秦剛敗象已呈之際，立刻飛身而出，一連向雷劍鳴劈出了三掌，尅住了他那綿綿不絕的劍勢，然後側顧秦剛道：「大哥，你下去歇歇，讓小弟來領教領教武當劍法。」

原先站在一旁的華雲仙，一見小叫化韓冲出場，便也一飛躍縱進鬥場，衝着韓冲嬌叱道：「呸，不要臉的臭叫化，你們想要以衆凌寡嗎？」小叫化韓冲也是「呸」了一聲，不屑地道：「武當劍法也不過如此，那怪得咱們兄弟聯手應戰！不過剛才你這臭師兄在酒樓上盛氣凌人，小爺我想要秤秤他手底下的斤兩重還是嘴皮子的斤兩重吧了！」

這番話說得尖酸刻薄之極 而且輕輕將秦剛的窘態掩了過去，所以直把華雲仙氣得跺脚不已。雷劍鳴到底比較沉得住氣，見狀忙向華雲仙道：「師妹，休與這臭叫化鬪嘴牙，你去對付華山派那小子，待愚兄來教訓教訓這個臭叫化。」說罷，一彈掌中寶劍，隨着「嗡」地一聲刺耳大响，一縷劍光，已挾穿雲裂石之勢，直向小叫化韓冲左肩射去。韓冲身上沒帶兵刃，只憑雙掌應戰。他一見雷劍鳴寶劍像靈蛇亂顫地疾向自己肩頭點來，便知這一劍招不但奇幻難測，而且所藉勁力絕强，因此不敢怠慢，覷準來勢，左肩疾然向下微微一卸，避過了對方劍式的正鋒，跟着雙掌急翻，分從兩個方位，猛地拍出了兩掌，一掌擊向對方的持劍右臂，一掌擊向對方的腹部。

休要小看這年輕個子的小叫化，其掌力竟是沉雄渾厚無比，較之秦剛，那是強勝多多了。所以雷劍鳴見狀之下，也不由心裏一凜，完全收起了輕敵之心。一看對方掌力襲至，急忙撤回劍式，跟着身形向左飛旋而開，而掌中寶劍，已在身形轉動間，同時攻出了一招。韓冲自知絕不可能一招便可尅敵，故此一見對方身形微動，自己也是勢在意先，跟着移動身形，待等對方一劍攻出，他已取得適當方位，還攻了一掌。兩人劍來掌往，迅即戰在一起，局勢非常平均，一時難判勝負。

再說華雲仙聽了師兄之言，果然持劍向秦剛攻了過去。秦剛沒得說，

只有奉陪。這華雲仙大約是十八、九歲之間，比藍若燕要大一些，其武功雖比雷劍鳴要低一籌，但絕對不在藍若燕之下。試想想看，藍若燕在十招之間，已廹使秦剛棄劍、裂衣，他能是華雲仙的對手嗎？所以戰局甫一啓開，秦剛便立時陷入下風，處境岌岌可危。

四個人分作兩對鬥了不一會功夫，突然從千佛山頂像巨鷹般撲下一條人影，身法之快，端的江湖罕見，四人只覺眼睛一花，這人已然落進鬥場，只見他雙掌齊發，分襲場中四人。像韓冲與雷劍鳴這等功力深厚之人，也當堂被其掌風擊得向後蹬蹬蹬地一連退了四、五步。至於秦剛與華雲仙兩人，更是踉蹌地向後連連倒退，幾乎跌倒地上。

四人站穩身形之後，一齊怒目向來人身上瞧去，只見來者是一個年約五十左右的老道士，鼻扁目斜，口濶臉乾，而身材則高瘦有如竹竿，穿着一襲寬大無比的黑色道袍，簡直像個無常厲鬼一般，胆小的華雲仙，早已嚇得尖叫一聲，慌忙躲到她師兄的身後去了。就是雷劍鳴與秦剛兩人，也不禁心裏暗暗發毛。小叫化韓冲的神情最是特別，只見他一看清了這老道的相貌之後，立刻微微背轉身去，垂下頭來，就像是害怕這老道看到他的相貌一般。

豈料這老道個個都不找，偏要找到小叫化韓冲的頭上。只見他桀桀怪笑兩聲，跟着便以一種冰冷、陰沉得毫無感情的聲調，衝着韓冲說道：「臭叫化，你跟踪了道爺幾日。最初道爺還以為你是普通的叫化子，原來你竟是丐幫幫主畢世雄這老不死的徒孫。現在道爺問你，你跟踪道爺的目的何在？快說！」

行藏既已揭破，小叫化韓冲想要賴賬也不行，只得轉過身來，裂着大口嘻嘻笑道：「道爺你老人家誤會了，小叫化不錯是丐幫幫主之徒，但並非跟踪你老人家，咱們只不過……只不過是湊巧同路吧了！」

那老道依然毫無感情地道：「胡說，快把跟蹤道爺的目的從實招來。否則，嘿嘿，毒龍手的滋味可不是好嚐的。」這話一出，一旁的雷劍鳴不由低呼一聲，驚道：「毒龍手曲符！」那老道斜着一對三角眼，輕輕瞧了雷劍鳴一下，便又改將目光投向韓冲的身上。

原來這厲鬼無常般的老道，正是江湖上兇名昭著的毒龍手曲符，據說他的一雙手都蘊有奇毒，與人打鬥，除非發出的掌風能將他的毒掌所揚起的掌風完全封住，否則無論吸進一絲掌風，或是被其掌風沾到肌膚，如果沒有靈藥及時醫治，皆會中毒而死。故此江湖上聞其名而不驚者，實在寥寥無幾人，難怪像雷劍鳴這種不可一世之人，也聞而心驚了。

再說韓冲被青龍手曲符廹問了兩遍，心裏已暗暗發毛，因為他實在是奉了師父畢世雄之命去跟踪他的，據他師父說，毒龍手曲符似與江湖上的第一魔頭摩雲老怪譚天武通同一氣，準備籌組通天教為害江湖，但不知其巢穴何在，故命韓冲冒險跟踪曲符，不料在千佛山下大戰雷劍鳴時，被曲符認出了他的武功家數，以致引得這個魔頭前來問罪。

（未完）

市面未售你已預早收看
訂閱本刊可以先睹為快
請為海外親友訂閱
歡迎來信郵購

【前文提要】 蕭峯自星宿老怪丁春秋手中救出阿紫，將她轉交給阮星竹，阮星竹見阿紫盲了雙眼，抱住她大哭，問她的眼睛。

蕭峯力戰三高手

阿紫對父母卻沒甚麼情誼，她要强好勝，不肯承認是丁春秋弄盲，大聲道：「那有甚麼要緊？我在練星宿派的『四眼普觀大法』，故意把眼睛弄瞎了的。丁春秋就不會這功夫。」

段譽見到蕭峯突然出現，大喜之下，早便想上前厮見，只是蕭峯掌擊丁春秋、責打阿紫，會見游坦之，沒絲毫空閒。待得阮星竹抱住了阿紫大哭，段譽不由得暗暗納罕：「怎地喬大哥說這個盲眼少女是我爹爹的令愛千金？」但他素知父親到處留情，心念一轉之際，便已猜到了父親與阮星竹、阿紫之間的關係，快步而出，叫道：「大哥，別來可好？這可想煞小弟了。」蕭峯自和他在無錫酒樓中賭酒結拜，雖然相聚時短，卻是傾蓋如故，肝胆相照，意氣十分相投，當即上前握住他的雙手，說道：「兄弟，別來多事，一言難盡，差幸你我俱都安好。」

忽聽得人叢中有人大聲叫道：「姓喬的，你殺了兄長，血仇未曾得報，今日和你拚了。」跟着又有人喝道：「這喬峯乃契丹胡虜，人人得而誅之，今日可再也不能容他活着走下少室山去。」但聽得呼喝之聲，响成一片，有的罵蕭峯殺了他兒子，有的罵他殺了父親。要知蕭峯當日在聚賢莊一戰，殺傷的高手不少。此時聚在山上的各路英雄，與死者若非親人戚屬，大都也有師門淵源，或是知交故友，心中雖對蕭峯甚是忌憚懼怕，但想到親友的血仇，終於忍不住向之叫罵。喝聲一起，登時越來越是响亮。衆人眼見蕭峯隨行的不過一十八騎，他與丐幫及少林派均有仇怨，而適才與丁春秋一戰，更成爲星宿派的大敵，動起手來，就算丐幫兩不相助，各路英雄，少林寺僧侶，再加上星宿派門人，以數千人圍攻蕭峯一十九騎契丹人馬，就算他眞有通天的本領，那也決計難脫重圍。聲勢一盛，各人胆氣也便更加壯了。何況到少室山來的，都是各門各派中的首腦人物，武功既高，向來均是獨覇一方，誰也不是貪生怕死的懦夫。

蕭峯聽得羣雄叫囂聲說道：「蕭峯此番來到中原，方是有一件事向少林寺請教。衆位欲殺蕭某而後快，原無不可，能否成功，待會各憑雙手本事，此刻卻恕不奉陪。」羣雄人多口雜，混亂之中那裏肯靜靜等待，有些粗魯之輩、急仇之人，不免口出汚言，叫罵得甚是兇狠毒辣。這麽的推波助瀾，數十人紛紛拔出兵刃，舞刀擊劍，湧將過來，看情勢便欲一擁而上，將蕭峯亂刀分屍。

蕭峯一行人快馬奔馳的來到少室山，事先絕未料到竟有許多對頭聚集在一起，只是既來之，則安之，卻也不便立時退去。此刻見羣雄劍拔弩張，一場血戰巳如箭在弦，蕭峯自幼便在中原江湖行走，與各路英雄不是素識，便是相互聞名，知

段譽會戰慕容復。

道這些人大都是俠義之輩，所以與自己結怨，一來由於自己乃契丹人，二來卻是有人從中挑撥，出於誤會。當日聚賢莊一戰，爲了自全，殺傷甚多，實非心中所願，今日若再大戰一塲，取勝已決無可能，自己縱能全身而退，携之同來的「燕雲十八騎」，卻不免傷亡慘重，何況即令將這些人殺得乾乾淨淨，只有增加心中內疚，又有何益？他此念一起，心中便即盤算：「在這許多人之前，要向少林寺請問的事，是不便提的了。不如先行避開，以免流血傷人，待衆人散去之後，再來不遲。」當即向段譽道：「兄弟，此時局面惡劣，我弟兄難以多叙，你暫且避開，山高水長，後會有期。」

　　他是要段譽避在一旁，免得向山下衝突之時，旁人出手誤傷了他。段譽雖是不會武功，卻是極具血性肝胆，眼見各路英雄數逾千人，個個要擊殺義兄，不由得激起了他的俠義之心，大聲說道：「大，哥做兄弟的和你結義之時，說甚麼來？咱倆有福共享，有難共當，不顧同年同月同日生，但願同年同月同日死。今日大哥有難，兄弟焉能苟且偷生？」他以前有幾次遇到危難，都是施展凌波微步的巧妙步法，從人叢中奔逃出險，這時卻絲毫沒想到自逃性命，越是見到情勢凶險，越是決意和蕭峯同死，以全結義之情。

　　一衆豪傑大都不識段譽是何許人，見他自稱蕭峯的結義兄弟，決意與蕭峯聯手和衆人對敵，這麼一副文弱儒雅的模樣，年紀又輕，自是誰也沒將他放在心上，反而叫嚷得更加兇了。蕭峯道：「兄弟，你的好意，哥哥甚是感謝，他們想殺我，卻也沒這麼容易。你快退開，否則我要分手護你。反而不便迎敵。」段譽道：「你不用護我。他們和我無怨無仇，如何便來殺我？」蕭峯臉上露出苦笑，胸間感到一陣悲涼之意，心想：「倘若無怨無仇便不加害，世間種種怨仇卻又又從何而生？」

　　段正淳低聲向范驊、華赫艮、巴天石諸人說道：「這位蕭大俠於我有救命之恩，待會危急之際，咱們衝入人羣，助他脫險。」范驊道：「是！」他向拔刃相向的數千豪傑瞧了一眼，說道：「對方人多，不知主公有何良策？」段正淳搖搖頭，道：「大丈夫恩怨分明，盡力而爲，以死相報。」大理衆士齊聲道：「原當如此！」

　　這邊姑蘇燕子塢諸人也在輕聲商議，公冶乾自在無錫與蕭峯對掌賽酒之後，對他極是傾倒，力主出手相助。包不同和風波惡對蕭峯也十分佩服，躍躍欲試的要上前助拳。慕容復卻道：「衆位兄，咱們以興復大燕爲第一要務，豈可爲蕭峯一人而得罪天下英雄？」鄧百川道：「公子之言甚是。咱們該當如何？」慕容復道：「收攬人心，以爲己助。」突然間長嘯而出，朗聲說道：「

蕭兄，你是契丹英雄，視我中原豪傑，有如無物，區區姑蘇慕容復，今日想領教閣下高招。在下就算死於蕭兄掌下，也算是爲中原豪傑盡了一分微力，雖死猶榮。」他這幾句話其實是說給中原羣豪聽的，這麼一來，不論是勝是敗，中原豪傑自將姑蘇慕容氏視作了生死之交。果然羣豪一聽之下，喝采之聲，响徹四野。

要知羣豪雖有一拼之心，但誰也不敢首先上前挑戰，人人均知縱然戰到後來終於能將他合力擊斃，但頭上數十人却是非死不可，這時忽見慕容復上場，不由得大是快慰，精神爲之一振。「北喬峯，南慕容」，二人向來齊名，慕容復決死出手，就算最後不敵，也已大殺對方兇燄，耗去他不少內力。

蕭峯也是久聞「姑蘇慕容」的大名，知道他這一家的武功非同小可，忽聽他向自己挑戰，不由得吃了一驚，雖然慕容復一人未必能制自己死命，但有這麼一個高手爲敵，可不怎麼容易脫身了。他雙手一合，抱拳相見，說道：「素聞公子英名，今日得見高賢，大慰平生。」段譽急道：「慕容兄，這可是你的不是了。我大哥和你初次相見，素無嫌隙，你何必乘人之危？」慕容復冷冷一笑，道：「段兄要做打抱不平的英雄好漢，一併上來賜教便是。」他對段譽糾纏王玉燕，心中早已不耐，此刻乘機發作出來。段譽道：「我有什麼本領來賜教於你？只不過說句公道話罷了。」

丁春秋被蕭峯數掌擊退，大感面目無光，而自己的種種絕技，至未得施，當下縱身而前，打倜哈哈，說道：「姓蕭的，老夫看你年輕，適才讓了你三招，這第四招，却不能讓了。」游坦之也上前說道：「王星天多謝你救了阿紫姑娘，可是殺父之仇，不共戴天。姓蕭的，你今日若想下少室下，那是難上加難。」

少林僧玄生大師暗暗傳下號令：「羅漢大陣把守各處下山的要道。這惡徒害死玄苦大師兄，決不容他再得生還。」蕭峯見三大高手以鼎足之勢圍住了自己，少林羣僧東一簇，西一撮，看似雜亂無章，其實暗含極厲害的陣法，這情勢比當年聚賢莊之戰，又要凶險得多。忽聽得幾聲馬匹悲嘶之聲，十九匹雄健之極的契丹駿馬，一匹匹的翻身滾倒，口吐白沫，斃於地下。

蕭峯一見己方的坐騎突然倒斃，更是一驚。十八名契丹武士譁聲呼叱，出刀出掌，剎那間將七八名星宿派門人砍倒擊斃，另有數名星宿門人却逃了開去。原來丁春秋上前挑戰之際，他門人便分頭下毒，算計了契丹人的坐騎，要蕭峯不能倚仗駿馬脚力而衝出重圍。

蕭峯一瞥眼間，看到愛馬在臨死之時，眼望自己，流露出戀主的凄涼之色，想到乘坐此馬日久，千里南下，更是朝夕不離，不料却於此處喪於奸人之手，胸口熱血上湧，激發了英雄肝胆，一聲長嘯，說道：「慕容先生，王幫主，丁老怪，你們便是三位齊上，蕭某何懼？」他惱恨星宿派手段陰毒，呼的一掌，向丁春秋猛擊出去。丁春秋領教過他掌力的厲害，雙掌齊出，全力抵禦。蕭峯順勢一帶，將二人的掌力都引了開來，斜斜的劈向慕容復。慕容復最擅長的本是「斗轉星移」之技，將對方使來的招數轉換方位，反施於對方，但蕭峯這一招挾着二人的掌力，力道太過雄渾，同時掌力急速廻旋，實不知他擊向何處，竟然無法牽引，當即凝運內力，雙掌推出，同時向後飄開了三丈。

蕭峯身子微側，避開了慕容復的掌力，大喝一聲，猶似半空中响個霹靂，一拳平平向游坦之擊出。他身材魁偉，比游坦之足足高出了一個頭，這一拳打將出去，正對準了他的面門。游坦之對他心中本存懼意，聽到他這一聲大喝，更是大吃了一驚。蕭峯這一拳來得好快，掌擊丁春秋，斜劈慕容復，拳打游坦之，雖說有先後之分，但三招接連而施，快如電閃，游坦之雙手一伸，待要招架，拳力已及面門。總算他勤練「易筋經」後，功力大增，體內自然而然的生出反應，忙將腦袋向後一仰，兩個空心觔斗向後翻出，這才在間不容髮之際避開了蕭峯的千斤一擊。

只聽羣雄「咦」的一聲，游坦之臉上一涼，但見一片片碎布如蝴蝶四散飛開。他蒙在臉上的面幕，竟被蕭峯這一拳擊得粉碎。旁觀衆人見到這個丐幫幫主，極樂派掌門人一張臉凹凹凸凸，一塊紅，一塊黑，滿是創傷疤痕，醜陋可怖，達於極點，無不駭然。

蕭峯三招之間，逼退了當世的三大高手，豪氣勃發，大聲道：「拿酒來！」一名契丹武士從死馬背上解下一隻大皮袋，快步走近，雙手奉上。蕭峯拔下袋上的塞子，將袋高舉過頂，一股白酒激瀉而下。他仰起頭來，骨嘟骨嘟的喝之不已。皮袋中所裝的酒，少說也有二十來斤，但蕭峯

一口氣不停，將一隻裝得鼓脹的皮袋中的白酒，喝得涓滴無存。只見他肚子微微脹起，臉色却黑黝黝地一如平時，毫無酒意。羣雄相顧失色之中，蕭峯右手一揮，餘下十七名契丹武士各持一隻大皮袋，奔到身前。蕭峯向十八名武士說道：「衆位兄弟，這位大理公子，乃是我的結義兄弟。今日咱們陷身重圍之中，寡不敵衆，已然勢難脫身。」他適才和慕容復等各較一招，雖佔了上風，却試出這三大高手每一個都是身負絕技，三人聯手，自已便非其敵，何況此外虎視眈眈，環伺在側者，又有千百名豪傑。他拉着段譽之手，說道：「兄弟，你我生死與共，不枉了結義一場，死也罷，活也罷，大家痛痛快快的喝他一場。」

段譽爲他豪氣所激，接過一隻皮袋，說道：「不錯，正要和大哥喝一場酒。」

突然之間，少林羣僧中走出一名灰衣僧人，朗聲道：「大哥，三弟，你們喝酒，怎麼不來叫我？」正是虛竹。他在人叢中見到蕭峯一上山來，登即英氣逼人，羣雄黯然無光，不由得大爲心折，又見段譽顧念結義之情，甘與共死，當日自已在飄渺峯上與段譽結拜之時，曾將蕭峯也結拜在內，大丈夫一言旣出，生死不渝，想起與段譽大醉靈鷲宮的豪情勝慨，登時將什麼安危生死，淸規格律，一概置之腦後。

蕭峯從未見過虛竹，忽聽他稱自已爲「大哥」，不禁一呆。段譽却卽搶了上去，拉着虛竹的手，轉身向蕭峯道：「大哥，這位也是我的結義哥哥。他出家時法名虛竹，還俗時叫做虛竹子。咱二人結拜之時，將你也結拜在內了。二哥，快來拜見大哥。」虛竹當卽上前，跪下磕頭，說道：「大哥在上，小弟叩見。」蕭峯微微一笑，心想：「兄弟做事有點獃氣，他和人結拜，竟將我也結拜在內。我死在頃刻，情勢凶險無比，但這人竟然不怕艱危，挺身而出，足見是個重義輕身的大丈夫，好漢子。蕭峯和這種人相結爲兄弟，却也不枉了。」當卽跪倒，說道：「兄弟，蕭某得能結交你這等英雄好漢，喜歡得緊。」兩人相對拜了八拜，竟然在天下英雄之前，義結金蘭。

蕭峯不知虛竹身負絕頂武功，見他是少林寺中的一名低輩僧人，料想功夫有限，只是他旣慷慨赴義，若教他避在一旁，反而小覷他了，提起一隻皮袋，說道：「二位兄弟，這十八契丹武士對哥哥忠心耿耿，平素相處，有如手足，大家痛飮一場，放手大殺吧。」拔開袋上塞子，大飮一口，交給虛竹。虛竹胸中熱血如沸，管他甚麼佛家五戒六戒，七戒八戒，提起皮袋，便卽喝了一口，交給段譽，段譽喝一口後，交了給一名契丹武士。衆武士一齊舉袋痛飮烈酒。

虛竹向蕭峯道：「大哥，這個星宿老怪害死了我的師父，師兄，及害死我少林派的師叔祖玄難大師和玄痛大師。兄弟要報仇了！」蕭峯心中一奇，道：「你……」第二個字還沒說下去，虛竹雙掌飄飄，已向丁春秋直擊了過去。蕭峯見他掌法精奇，內力渾厚，不由得又驚又喜，心道：「原來二弟武功如此了得，那個萬萬意想不到。」喝道：「看拳！」呼呼兩拳，分向慕容復和游坦之猛擊過去。十八名契丹武士知道主公心意，在段譽身周一圍，團團護衛。游坦之和慕容復分別出招，也解了蕭峯擊來的拳勢。

虛竹的「天山六陽掌」盤旋飛舞，着着進迫。這天山六陽掌雖是天山童姥所創，但根基完全源自逍遙派的功夫，丁春秋只拆了三招，便暗暗心驚：「怎麼這小和尚竟會使逍遙派的掌法？」他自游坦之對掌吃了大虧之後，再見虛竹使出逍遙派的掌法來，不敢使用毒功，深恐虛竹的毒功更在自己之上，那時害人不成，反受其害，劇毒若是逼入自身，爲禍慘不堪言，當卽也以本門掌法相接，心想：「我先摸清了你這小禿的底細來，再來算計於你，也還不遲。」

那逍遙派的武功講究輕靈飄逸，無迹可尋，丁春秋和虛竹都是個中翹楚，這一交上手，但見一個童顏白髮，宛如神仙，一個僧袖飄飄，冷若御風。兩個人都是一沾卽走，當眞便似一對花間蝴蝶，蹁躚不定，於這「逍遙」二字，發揮到了了淋漓盡致。旁觀羣雄於這逍遙派的武功大都是從未見過，一個個只看得心曠神怡，均想：「這二人招招兇險，攻向敵人要害，顯然每一招都是生死之爭，偏生姿式却是如此優雅美觀，直如舞蹈。這般舉重若輕，瀟洒如意的掌法，武林中從所未聞，却不知那一門功夫？叫做什麼名字？」

那邊廂蕭峯獨鬥慕容復，游坦之二人，最初十招，頗佔上風，但到十餘招後，只覺游坦之每一拳擊出，每一掌拍來，都是滿含陰寒之氣。蕭峯以全力和慕容復相拚之際，游坦之再向他出招，不由得寒氣襲體，大爲難當。要知游坦之體內的冰蠶寒毒得到易筋經內功一加培養，正邪爲輔，火水相濟，已成爲天下一等一的厲害內功。蕭峯

雖然天生的勇武，遇到了這種亦正亦邪的功夫，却也深覺不易應付，再加上慕容復的武功和他亦是在伯仲之間，每在要緊關頭出手攻擊要害，更感棘手。

蕭峯力戰慕容復與游坦之兩大高手，兇險之情，比之當日在聚賢莊與數百名武林好漢對壘，實是不遑多讓。但他天生的雄健威武，越是逆境不利，體內潛在神力越是發揚了出來，他將天下陽剛第一的「降龍十八掌」一掌掌的發出，竟爾使慕容復和游坦之二人無法近身，却也幸得如此，游坦之的冰蠶寒毒才不致侵襲到他身上。但蕭峯如此發掌，內力消耗着實不小，只要拆到二百餘招之後，掌力勢非減弱不可。游坦之並無搏戰經驗，看不透其中的訣竅，慕容復却是心下雪亮，知道如此這般的鬥將下去，只須自己和王星天不在一個時辰中落敗，此後便能穩佔上風。

但「北喬峯，南慕容」二人素在武林齊名，今日首次當衆拼鬥，自己却要巧幫幫主王星天相助，縱然將蕭峯打死，「南慕容」却也顯然不及「北喬峯了」慕容復在心中盤算數轉，尋思：「復興事大，名望事小。我若能在天下英雄之前，除去了這個中原武林的大害，則大宋豪傑之士，不論識與不識，自然對我懷恩感德，看來這武林盟主一席，非我莫屬了。那時候振臂一呼，大燕興復可期。何況其時喬峯這厮已死，就算『南慕容』不及『北喬峯』，也不過往事一件罷了。」他轉念又想：「殺了喬峯之後，王星天便成大敵，倘若武林盟主之位終於被他奪去，我反而要聽他號令，却又大大的不妥。」是以發招出掌之際，暗暗留下幾分內力，只是面子上似乎全力奮擊，勇不顧身，但蕭峯「降龍十八掌」的威力，却大半由游坦之受了去。慕容復身法精奇，旁人誰也瞧不出來。

轉瞬之間，三人翻翻滾滾的已拆了百餘招。蕭峯連使巧勁，誘使游坦之上當。游坦之經驗極淺，幾次險險着了道兒，多虧慕容復從旁照料，及時化解，而對蕭峯所擊出剛猛無儔的掌力，游坦之却以深厚內功坦然承受。

段譽在十八名星丹武士圍成的圈子之中，眼看二哥步步進逼，絲毫不落下風，大哥以一敵二，雖然神威凜凜，但想他每一掌都是打得狂風呼嘯，飛沙走石，只怕難以持久，心想：「我口口聲聲說要和兩位哥哥同赴患難，事到臨頭，却躲在人叢之中，受人保護，那算得甚麼義氣？算得是甚麼同生共死？左右是個死，咱結義三兄弟中，我這老三可不能太不成話。我雖是全無武功，但以凌波微步去和慕容復糾纏一番，讓大哥騰出手來先打退那個醜臉王幫主，也是好的。」

他思念已定，一閃身便從十八名星丹武士圍成的圈子中走了出來，朗聲說道：「慕容公子，你自稱『北喬峯，南慕容』，該當和我哥哥一對一的比拼一番才是，怎麼要人相助，方能苦苦撑持？就算勉强打個平手，豈不是已然貽羞天下？來來來，你有本事，便打我一拳試試。」說着身子一晃，搶到了慕容復身後，伸手往他後頸抓去。慕容復見他身形來得奇快，反手拍的一掌，正擊在段譽臉上。段譽登時右頰上血肉模糊，痛得眼淚也流了下來。

原來段譽這凌波微步雖是神妙，但他於武學之道，却是一竅不通。這巧妙步法施展開來之時，別人要去打擊他的身子，原是萬萬不能，可是這一次他是個出手去攻擊旁人。這麼毛手毛脚的一抓，焉能抓得到武功絕頂的姑蘇慕容？被他一掌擊來，段譽又不會閃避，立時皮開肉綻，苦不堪言。

可是慕容復的手只和他面頰這麼極快的一觸，立覺身子內的內力猛地向外奔瀉，就此無影無踪，手臂手掌上失了這一部份內力後，不由得麻了一麻，心中也是大吃一驚：「他使的什麼古怪邪術，竟和丁老怪的化功大法一模一樣？星宿派的妖術流毒天下，這小子居然也學上了，倒是不可不防。」變色罵道：「姓段的，你幾時也投入星宿派門下了？」

段譽道：「你說什……」一言未畢，冷不防慕容復飛起一脚，將他踢了個觔斗。原來慕容復見他會使「化功大法」，不敢正面和他相鬥，出其不意的飛腿而出，登時將他踢倒。慕容復沒料到竟是如此容易得手，飛身而上，右足踩住了他的胸口，喝道：「你要死是要活？」段譽一側頭，見蕭峯還在和王星天惡鬥，心想自己若是出言挺撞，立時便給他殺了，他空出手來又去相助王星天，大哥却是不妙，還是跟他拖延時刻爲是，便道：「死有什麼好？當然是活在世上做人，比較有些趣味。」

慕容復沒想到此人死在臨頭，居然還是漫不在乎的說俏皮話，臉色一沉，道：「你若是要活，便……」他想叫段譽向自己磕一百個響頭，

當衆折辱於他，但轉念一想，要是放開了他，未必便能輕易再度將之制住，隨即轉口道：「…便叫我一百聲『親爺爺』！」段譽笑道：「你又大不了我幾歲，怎麽能做我爺爺，怎不害臊？」慕容復呼的一掌拍出，擊在段譽腦袋右側，登時泥塵紛飛，地下現出一坑，這一掌只要偏得數寸，段譽當場便腦漿迸裂。慕容復喝道：「你叫是不叫？」段譽側過了頭，避開地下濺起來的塵土，一瞥眼，看到王玉燕遠遠站在包不同和風波惡的身邊，雙眼目不轉睛的注視着自己段譽這一眼。看得甚是清楚，王玉燕確是在凝神看着自己和慕容復相鬥，然臉上却無半分關切焦慮之情，顯然，她心中所想的，只不過是：「表哥會不會殺了段公子？」倘若自己給他殺了，王姑娘恐怕也不會有什麽傷心難過。他一看到王玉燕的臉色，不由得萬念俱灰，只覺得還是即刻死於慕容復之手，免得日後受那相思的無窮折磨，便道：「你幹麽不叫我一百聲『親爺爺』？」

慕容復大怒，提起一掌，向段譽面門直擊下去，倏見兩條人影如箭般衝來。一個叫道：「別傷我兒！」一個叫道：「別傷我師父。」兩人身形雖快，其勢却已不及阻止他掌擊段譽，但段正淳和南海鱷神都是武功極高明之士，兩股掌力一前一後的分擊慕容復要害。慕容復不及回救，雖能打死段譽，自己却非受重傷不可。他自不顧自身重傷，右掌立即收回，擋向段正淳拍來的雙掌，左掌在背後畫個圓圈，化解南海鱷神的來勢。三人六掌相接，各自心中一凜，，均覺對方武功着實了得。段正淳愈於解救愛子，左掌一橫，右手食指點出，便是一招「一陽指」，招數正大，內力雄渾。王玉燕叫道：「表哥小心，這是大理段氏一陽指，不可輕敵。」南海鱷神哇哇大叫：「你奶奶的，我這他媽的師父雖然不成話，總之是我岳老二的師父。你打我師父，便如打我岳老二一般。我師父若是貪生怕死，叫了你一句親爺爺，我岳老二今後還能做人麽？見了你如何稱呼？你豈不是比岳老二還大上三輩？我不成做了你的灰孫子？你要我當灰孫子，實在欺人太甚，今日給你拼了。」他一面叫罵，一面取出鱷嘴剪來，左一剪，右一剪，不斷向慕容復剪去。原來他生平最怕的便是輩份排名低於別人，連「四大惡人」中老二，老三的名次，還要和葉二娘爭個不休。此刻段譽倘若叫了慕容復一聲「親爺爺」，南海鱷神這現成「灰孫子」可就做定了，在他想來，當眞是陷入了萬劫不復的境地，寧可腦袋落地，灰孫子萬萬不做的。

慕容復不知他叫罵些什麽，右足牢牢踏定了段譽，雙手分敵二人。拆到十餘招後，覺得南海鱷神雖有一件厲害的兵刃，倒還容易抵敵，段正淳的一陽指却着實難以小覷，是以正面和段正淳相對，凝神拆招，對於南海鱷神的鱷嘴剪，却只以餘力化解，百忙中還得一兩招，便將南海鱷神逼得躍出數丈以外相避。段譽身子被他踏住了，出力掙扎，要想爬起身來，却那裏能够？

段正淳見愛子受制，心想慕容復脚下只須畧一加力，兒子便會給他踩得嘔血身亡，眼前情勢利於速戰，只有先將兒子救脫險境才是道理，當下將那一陽指使得虎虎生風，着着進迫。忽聽得一個陰陽怪氣的聲音說道：「大理段氏一陽指，講究的是氣象森嚴，雍容肅穆，於威猛之中不脫王者風度。像你這般死纏爛打，變成丐幫中的潑袋弟子了，還成什麽一陽指？嘿嘿，嘿嘿，這不是替大理段氏丟人麽？」段正淳一聽，知道說話的是大對頭段延慶，他的話原本不錯，但愛子有難，關心則亂，那裏還有餘暇來顧及什麽氣象，什麽風度？

他一陽指出手越來越沉，這一來，不由得失了恰到好處的寬猛相濟，變成狠辣有餘，穩重不足，倏然間一指點出，給慕容復就勢一帶，嗤的一聲響，正好點中在南海鱷神的肩窩。南海鱷神哇哇怪叫，罵道：「你奶……」嗆啷一聲響，鱷嘴剪落地，剪身一半砸在他的脚骨之上。南海鱷神又痛又怒，原想破口大罵，但轉念一想：「他是師父的老子，我若罵他，不免亂了輩份。此人可殺而不能罵，日後若有機緣，我悄悄一剪將他的腦袋瓜子剪去便是。」是以只罵了兩個字，第三個字便縮口不罵了。便在此時，慕容復乘着段正淳誤傷幫手，心神微分之際，左手中指直進，快如閃電般點中了段正淳胸口的中庭穴。

這中庭穴在膻中之下一寸六分。膻中穴乃人身氣海，百息之所會，最當衝要，一着敵指，立時氣息閉塞。慕容復知道對方了得，百忙中但求一指着體，來不及非點中膻中穴不可，但饒是如此，段正淳已感胸口一陣劇痛，內息難以運行。王玉燕見慕容復這一招使得高明，拍手喝采：「表哥，好一招『夜叉探海』！」本來要點中對方膻中氣海，才算是「夜叉探海」，但王玉燕對當

中人的武功自不免寬打幾分，他這招雖差着一寸六分，却也馬馬虎虎的稱爲「夜义探海」了。

慕容復知道這一指並未點中對方要害，立即補上一招，右掌推出，直擊段正淳的胸口。段正淳一口氣還沒換將過來，無力抵擋，在慕容復一掌猛擊之下，一口鮮血噴了出來。他愛子心切，不肯退開，急忙運氣，慕容復第二招又已拍出。

段譽身處慕容復足底，突見父親口中鮮血直噴，慕容復第二掌又將擊出，他父子情深，心下大急，右手一指，叫道：「你敢打我爹爹？」情急之下，內力自然而然從食指中湧出，正是「六脈神劍」中「商陽劍」的一招。嗤的一聲响，慕容復一隻衣袖已被無形劍切下，跟着劍氣與慕容復掌力一撞。慕容復只感手臂一陣酸麻，大吃了一驚，急忙向後躍開。段譽身得自由，一骨碌翻身站起，左手小指一指，一招「少澤劍」又向他刺去。慕容復不敢怠慢，展開左袖迎敵，但嗤嗤兩劍，左手袖子又已被劍氣切去。鄧百川叫道：「公子小心，這是無形劍氣，用兵刃吧！」拔劍出鞘，倒轉劍柄，向慕容復擲去。段譽聽得王燕在慕容復打倒自己父親之時大聲喝采，心中十分氣苦，內力源源湧出，一時少商，商陽，中衝，關衝，少衝，少澤六種劍法，縱橫飛舞，使來得心應手，有如神助。

慕容復接劍在手，精神爲之一振。他慕容氏家傳劍法，招招連綿不絕，直如行雲流水一般，瞬息之間，全身便如罩在一道光幕之中。武林人士向來只聞姑蘇慕容氏武功淵博，各家各派的功夫均有涉獵，殊不料這劍法竟是精妙如斯，直是瞧得呆了。但慕容復每一招不論如何凌厲狠辣，總是攻不到段譽身周一丈之內。只見段譽雙手點點戳戳，便逼得慕容復縱高伏低，東閃西避。突然間拍的一聲响，慕容復手中長劍化爲寸許的二三十截，飛上半空，斜陽映照，閃出點點白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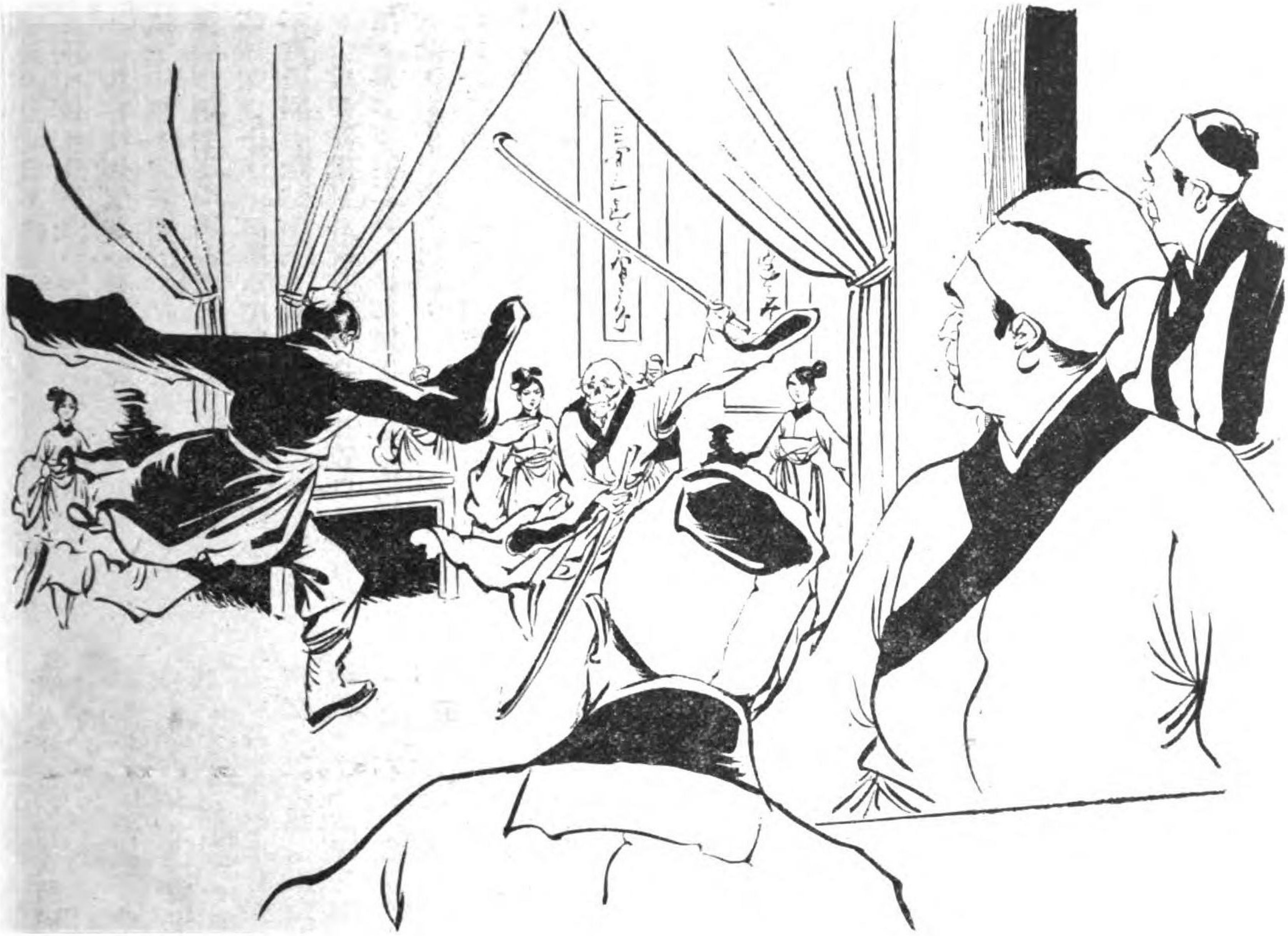
慕容復手中長劍爲段譽的無形劍氣所斷，雖然猛吃一驚，却毫不慌亂，揮出一掌，將二三十截斷劍，化作滿天花雨般的暗器，向段譽激射過來。段譽大叫一聲：「啊喲！」急忙伏地。要知他不會最基本的武功，即使對方只射來一枚暗器，也不知如何躲閃才是，眼下二三十枚斷劍同時射到，更是手足無措，慌作了一團，六脈神劍的功夫雖然厲害，他却只會擊人一處，不會抵擋雨叢般的暗器。他這一伏地，數十枚斷劍都從他頭頂掠過，高手比武，竟出到形如「狗吃屎」的丟臉招數，實在是難看之極。慕容復長劍雖被截斷，但敗中求勝，瀟洒自如，反較段譽光彩得多。

風波惡叫道：「公子，接刀！」將手中單刀擲了過去。慕容復接刀在手，見段譽已爬了起來，笑道：「段兄這招『惡狗食屎』，也是大理段氏的家傳絕技麼？」段譽一呆，道：「不是！」右手小指一揮，一招「少衝劍」刺了過去。慕容復舞刀抵禦，但見他一忽兒是「五虎斷刀門」一忽兒是「八卦刀法」，過不數招，又是「六合刀」，頃刻之間，連使了八九種刀法，層出不窮，竟似天下各種刀法他都會使一般。而且每一種刀法使將出來，他都能深中竅要，得其精義，令得旁觀的使刀名家，盡皆嘆服。只是他刀法雖精，却總是無法欺進段譽身旁去。段譽一招「少衝劍」從從左側繞了過來，慕容復舉刀一擋，噹的一聲，一柄利刃又被震斷。

公冶乾手一抬，兩根判官筆向慕容復飛去。慕容復拋下刀，接過判官來，一出手，招招點穴招數，筆尖上嗤嗤有聲，隱隱然也有一股內力發出。段譽鬥得興發，百餘招拆將下來，長慣之心漸去，想起伯父和天龍寺枯榮大師，所傳的內功心法，將那六脈神劍使得漸漸的圓轉融通。忽聽得蕭峯說道：「二弟，你這六脈神劍尚未純熟，六種劍法齊使，轉換之時中間留有空隙，對方便能乘機趨避。你不妨只使一種劍法試試。」

段譽道：「是，多謝大哥指點！」側眼一看，只見蕭峯負手站在一旁，意態閒逸，王星天却是躺在地下，大聲呻吟，雙足一齊折斷。原來段譽出手和慕容復相鬥後，蕭峯和游坦之單打獨鬥，立時大佔上風 只是和他硬拚數掌，每一次雙掌相接，都是不禁機伶伶打個冷戰，感到寒氣襲體，說不出的難受。幸好蕭峯內力雄渾無比，運氣一轉，便將寒毒消解，但如此鬥將下去，掌法上雖佔便宜，終須分力化解他的寒毒，又怕寒毒積累一多，自己畢竟摒受不起。他隨機應變，何等快速，呼呼呼猛擊三掌， 乘游坦之舉掌全力相迎之際，倏地橫掃一腿。游坦之所長者乃在冰蠶寒毒和易筋經內功，拳脚上的功夫全是學自阿紫，即使是丁春秋親自接戰，也遠遠不及蕭峯天下無雙的拳技脚法，何況是自阿紫處學來的一些平庸功夫？但覺腿上一陣劇痛，喀喇一聲，兩隻小腿的脛骨已被蕭峯一腿掃斷，再也站立不住，便即摔倒。

—未完—



武俠小說

長篇連載

玉女銀鳳

冰鴻文

雲君圖

黑衣喇嘛也叠起道：「誰先傷誰的。」

「七殘叟」忙道：「別內鬨，我們先看看他中的是甚麼毒了。」

「白鶴仙子」冷雪梅心知欺瞞不過，嬌笑一聲，道：「不用看了，是本姑娘賞他的。」

這些喇嘛本就兇性極深，沒事都找事，此時一旦知道受了人家偶弄，試想他們如何能吞得下這口氣。

只見他們一個個，橫眉豎眼，暴吼道：「宰了這臭婆娘。」

「打，打死她。」

……………………

一呼百應，紛紛向「白鶴仙子」冷雪梅攻去。

柳依雯怕五個毒童混入其中，撲捉不易，被他們傷了人，當下先發制人，嬌叱聲中，一招「天女散花」，向五個毒童攻去。

宗鴻羽朗聲吩咐道：「你他合力抵住他們。」聲落飛身向「七殘叟」撲去。

「寒梅堡主」凌霄大笑一聲，道：「讓幾個給我高漢。」聲落也躍身加入戰鬥。

章雄見「寒梅堡主」高漢加入了，也紛紛加入，有的兩打一，有的三打一，剎那間，戰局變得慘烈無比。

「七殘叟」似乎早就料到宗鴻羽會找他了，當別人都紛紛加入戰團時，只有他一個人凝立原地不動。

宗鴻羽飛身躍到，「七殘叟」當先開口道：「宗鴻羽，今天只怕沒有人能再顧及你了。」

宗鴻羽冷森森一笑道：「只怕也沒有人能再救你了。」

「七殘叟」狠聲大笑道：「哈哈，你以為勝得了老夫？」

宗鴻羽功凝雙掌，冷聲道：「五嶽神君陸老賊已先你一步見閻王去了，他的死法，就是你的榜樣。」

「七殘叟」一進堡門，就看到地上「五嶽神君」陸如龍的殘骸了，但是，他並不驚奇，因為，以四女的功力，任何一人，要殺「五嶽神君」陸如龍都不是難事，只是，他做夢也沒想到那殺「五嶽神君」陸如龍的人，會真的是宗鴻羽，因為，宗鴻羽的武功，他在飛雲寨時曾見過。

「七殘叟」輕視的大笑道：「老夫可以相信五嶽神君陸如龍的命，確實是你取去的，不過，嘿嘿，不是你親手將他打敗的。」

就在這時，那邊傳來一聲慘號，「七殘叟」偷眼一看，只見與「白鶴仙子」冷雪梅打鬥中的黑衣喇嘛，已然有一人喪命了，他心弦登時為之一緊。

宗鴻羽冷冷一笑道：「你自信自己的武功與陸老賊相比如何？」

「七殘叟」心中一動，暗忖道：「五嶽神君陸老兒，不拿兵器，我與他在伯仲之間，如果他以兵器相對，則我勢必落敗，如此看來，此時若不先下手將宗鴻羽擒住以為人質，等一下，恐怕連脫身都不易了。」

敢情，他仍不信「五嶽神君」陸如龍真是宗鴻羽一人所殺的。

突然，場中又傳來兩聲慘號，聲音尖銳，似是孩童之聲。

「七殘叟」心中大震，精目過處，只見那與柳依雯打鬥的五個毒童，這時已剩下三個了，顯然的，大局形成一面倒的局勢。

「七殘叟」不敢再猶豫了，冷笑一聲答道：「老夫武功與五嶽神君陸老兒相較如何，你且接受老夫兩招試試就知道了。」話落一頓，大喝道：「你看這一招如何？」聲落一招「雙管齊下」振手雙劍，猛然用力向地上一壓，一個身子冲天彈起兩丈多高，居高臨下，電取宗鴻羽左右雙肩，快捷絕倫。

宗鴻羽此時功力，較之當日在飛雲寨時，高出一倍有奇，那會把他這一招放在心上，冷叱一聲道：「相差無幾。」聲落右掌猛然向上一揮，招化「血光冲天」，電取「七殘叟」凌空的身手，右足接着向左一旋，輕妙的避過了兩劍。閃身攻敵，一氣呵成，這等功力，實非「七殘叟」當初所能料到。

「七殘叟」身子懸空，雙劍一旦攻敵不着，就必須點地才能再攻，然而，如果不將敵人逼退，落地卻會給人以絕好的下手時機。

他眼見宗鴻羽不會退下，但自己下降之勢，卻無法阻止，只得右手長劍凌空挽起一招「長虹阻日」掃向宗鴻羽，以攻代守，左手劍，順着下

降之勢，點向地面。

宗鴻羽早就料到他會有這一着了，是以當初攻敵之時，只出左掌，右手却蓄勁不出。

就在「七殘叟」左手長劍尙未點到地面之際，宗鴻羽已在一聲長嘯中，飛身躍起空中，右掌閃電一招「血雨七里」向下拍去。

但見他密密麻麻的紅色掌影，幻成血雨千重，絲絲勁風，恰如强猛雨注，點遍每一方寸地面，而那廣大的範圍，却足足不下十丈。

「七殘叟」做夢也沒想到，宗鴻羽的功力，會突然精進到這般地步，見他此招一出，直嚇得亡魂直冒，右手長劍忙收，順勢一點前方地面，整個身子。如同掠空急箭的向後射去。

轟的的一聲大震，「七殘叟」背撞在屛風之上，雖然躲過了這刺命的一招，却撞得他雙目金星直冒。

宗鴻羽落地冷森森的一笑道：「閣下以爲此招如何？」

「七殘叟」先不答話，精目向場中一掃，但見那些打鬥中的喇嘛，又死了好幾個，三個毒童，這時也只剩下一個在那裏，東跳西躲的苦撐了。

這一看，他心中更加害怕，一絲逃走之念，油然襲上心頭，一句話也不說，提足功力，大喝一聲，道：「小子，你再接老夫一招試試。」聲落招到，一招「銀河倒懸」，再度凌空向宗鴻羽襲來，威力之猛，較之方才一招，有過之而無不及。

宗鴻羽雖然並不把他放在心上，但却不敢過份大意，身子突然一錯，連環攻出七掌之多。

「七殘叟」心中已存却敵欲逃之念，那有心去解招攻招，一見宗鴻羽並未追來，只在原地出手，心中不由大喜過望，趁勢當空一點屛風，閃電向堡內飛去。

那知，他身子才飛出不到五尺，前面突然飛來一個龐然大物，「七殘叟」此時心急如焚，那分什麼敵我，大喝一聲，右手劍一招「平步青雲」，自下向上穿去。

那飛來的人影，乃是個黑衣喇嘛，他也打着與「七殘叟」同樣的主意，想趁別人拚命之際，自己先逃，那知會碰上這個煞星。

一聲慘號，响澈雲霄，那黑衣喇嘛，一個龐大的身體，砰然一聲，落在地上，一劍透胸，前後流血，早已一命赴陰司地府去了。

「七殘叟」被他一阻，也跟着落下地來，恰好碰上追來的宗鴻羽。

兩人這一見面，各自洞悉對方心意，要逃的，打消逃走之念，全力應敵，要追的怕再給敵人以逃走之機，更是一掌緊似一掌。兩人各盡所能，戰況慘烈無比。

柳依雯，這時已把所剩餘的一個毒童毀於掌下，飛身過來替宗鴻羽助陣！

雲彩虹、白翠薇、冷雪梅三女，這時也把對敵的幾個喇嘛屠殺殆盡，戰局更加一面倒。

「寒梅堡主」高漢與章雄，本就是合數人之力，戰三個喇嘛，雖然到目下尙未把三個人制住，但却也勝卷在握了。

現在，整個院中，打得最慘烈的只有宗鴻羽與「七殘叟」兩人了。

轉眼之間兩人已拆了二十多招，這時，大院中的一切打鬥都已完全結束了，章雄正在忙着爲己方傷者裹紮。

密宗來的人，可說除了打鬥中的「七殘叟」以外，沒有一個生者。

四女最關心的是宗鴻羽，戰局之所以能够如此快便結束，這就是主要的原因，她們幾乎連看也沒有時間看章雄的情況，便紛紛的向打鬥的中宗鴻羽圍了上來！

「七殘叟」的武功本就與「五嶽神君」隨洲龍只在伯仲之間而已，此時一見大勢已去，心中更慌，手中的招式已漸漸亂無章法了。

宗鴻羽情形恰好與他相反，面對當年殺父仇人，多年來積壓的仇和恨，完全化成了力量，攻擊着「七殘叟」。

打鬥中，突聽「七殘叟」悶哼一聲，兩條模糊的人影，倏然間，一分爲二，戰鬥暫告停頓。

「七殘叟」手中的兩柄長劍，這時只剩下了一柄，另一柄已飄落在一丈之外，他臉上充滿了驚慌之色。

宗鴻羽冷然站在他面前五尺以外，冷森森的道：「七殘叟，下一招，在下要把你另一柄劍飛掉，然後，叫你知道區區的可怕。」

「七殘叟」臉上肌肉，不規則跳動了一陣，精目不時向一丈之外的長劍打量着，似想把它拾回手中。

宗鴻羽緩緩向他逼來，他身上似透出一種逼人寒森氣息，使人覺得連呼吸都有困難。

「七殘叟」嘴皮動了一下，似想說什麼，但却沒有說出來，突然，他大吼一聲道：「宗鴻羽，你接老夫一掌試試。」聲落掌出，招化「雷厲風行」，一掌向宗鴻羽胸口拍到，別看「七殘叟」一向使劍，其實，其內力修為，也有相當駭人的火候，掌出狂風如飇，呼號猶如天崩地裂，威猛絕倫。

宗鴻羽冷叱一聲，道：「接一掌又何妨。」招化「血雨腥風」迎了上去。

「七殘叟」這一招，旨在誘敵，其真正目的，乃是要把失落的長劍找機會拾回來，以便應敵。

宗鴻羽招才一出，「七殘叟」已然收招，右手劍用力一點，飛身如電，向地上長劍射去。

那知，他快，宗鴻羽更快，冷叱聲中，閃身踴到，飛起一腳，把地上長劍踢出七丈以外。

「七殘叟」伸手抓了個空，心知是怎麼回事，他久經大敵，一切都已養成近乎機會的反應，想也沒想，右手已拍出一招「河嶽流雲」，方位正好是宗鴻羽小腹。

宗鴻羽踢劍的一瞬，已想好下一招要如何出手，「七殘叟」這突如其來的一掌，正合了他的心意，大喝一聲，全力迎擊一掌。

「轟！」然一聲，挾着「七殘叟」一聲悶哼，沙土登時瀰漫如烟。

「七殘叟」跌出兩丈以外，口吐鮮血，手中唯一的長劍，也已摔在五丈之外了。

宗鴻羽閃身間，來到「七殘叟」身前，冷酷的道：「七殘叟，你想過會有今日嗎？」

「七殘叟」精目中透着陰毒的光芒，狠聲道：「宗小兒，你最好馬上殺了老夫，否則……」

宗鴻羽激動的長笑一聲，道切齒：「哈哈！七殘老賊，你不必用激將之法，小爺說要殺你，就要殺你，而且，你的死法，決不會比隨老賊好多少。」

隨如龍的死狀，「七殘叟」雖沒見過，但地上的殘骸，却令他心寒，此人一生陰狠，對自己也不例外，當下心中閃電忖道：「如果被他當衆凌遲，倒不如我自絕的好，反正今天已無生望，我倒是得想個什麼法子，趁他不備之時自絕。」念轉生計，臉色一沉，冷笑道：「哼！老夫既然技不如人，落入你手中，宰剮當然由你，老夫若稍皺眉頭，便不掛這『七殘』二字。」言詞甚是堅定，好似要向人表現他的狠毒似的。

宗鴻羽聞言一怔，道：「你自信忍得住？」

「七殘叟」怪笑道：「小子，你何妨試試。」話落乾脆閉上眼睛。

宗鴻羽至此心中才算完全相信了，那戒備之心不由大減，心中反倒遲疑不決起來。

「七殘叟」正要他如此，就在宗鴻羽念頭尚未轉過之際，他突然揚掌「啪」的一聲自碎天靈而亡，等宗鴻羽發現，他已氣絕多時！

宗鴻羽看了他的屍體一眼，心中黯然忖道：「這樣也好，你已是一個殘廢之人？」

「寒梅堡主」高漠，到現在才算真的緩過一口氣來，他長笑一聲，打破令人窒息的沉悶局面，道：「宗公子可否到大廳暫時休息片刻？」

宗鴻羽緩緩轉過身來，漠然的道：「閣下要招待我們？」

「寒梅堡主」高漠大笑道：「算不上招待，只是……」

宗鴻羽淡然道：「閣下是明眼人，當知今日之局，完全是風雲際會而已。」

「寒梅堡主」高漠一改往日冷傲自大之態，沉聲道：「老夫以為這並非風雲際會，而是有人想逃避什麼？」

「白鶴仙子」冷雪梅嬌笑一聲，道：「誰在逃避什麼？」

「寒梅堡主」斷然道：「宗鴻羽，在逃避別人付於他的人情債。」

宗鴻羽心頭一驚，忖道：「此人果然好眼光，我如此冷落於他，他仍能看出我的心意，一代宗師，確有其過人之處。」心忖間，冷漠的道：「閣下把我宗某人看得太神聖了。」

「寒梅堡主」高漠不答反問道：「你行色如此匆忙，連坐也不坐坐，意欲何在？」

宗鴻羽淡然的道：「這是在下的事。」話落轉對四女道：「我們走吧！」

「寒梅堡主」高漠對宗鴻羽的冷漠，絲毫也不見怪，大笑一聲，道：「宗鴻羽，老夫知道你要去那裏，咱們斷魂谷再會。」

宗鴻羽心頭又是一震，冷冷一哼，道：「但願你猜對了。」話落興步當先而行，四女隨後而行，四女隨後而行，「鬼面婆婆」則走在四女之後。

「寒梅堡主」黯然搖了搖頭，起步相送。

出得堡門，宗鴻羽突然停住脚步，轉身道：「閣下基業創來不易啊！」

「寒梅堡主」高漢一怔，道：「托江湖各位朋友之福。」

宗鴻羽淡然道：「創業守業一樣艱難，閣下一定比在下更淸楚。」

「寒梅堡主」高漢似猜不透宗鴻羽爲什麼突然說出這些不着邊際的話，迷惑的說道：「老夫不懂你的意思。」

宗鴻羽道：「在下是說，一個幽圓美滿的家庭，很可能毀於閣下一念之中。」

「寒梅堡主」高漢心頭一震，道：「這是你最主要的用意？」

宗鴻羽淡漢一笑道：「閣下一人的生死，原不足道，但有許多責任，却無人能替你承擔。」

兩顆晶瑩的淚珠，突然浮現「寒梅堡主」高漢眼中，似激動，似感激，他以嘶啞的聲音道：「宗鴻羽，有人說你有一顆至善之心。」

宗鴻羽冷冷的笑道：「但願他們沒有看錯。」

「寒梅堡主」高漢道：「老夫生平未看錯任何一件事。」

宗鴻羽冷漠的道：「但願我在斷魂谷能見不到你。」話落雙足猛然一點地面，飛逝而去，身後五人，也緊跟着他消失於崖下。

「寒梅堡主」高漢沉重的嘆了口氣，轉身對身後羣雄道：「老夫突然覺得厭惡了江湖生涯，願假各位之口，傳諸武林，從此寒梅堡主不再是江湖上的一個門派了。」

羣雄中有人惋惜的道：「堡主不向江湖上討點代價嗎？」

「寒梅堡主」高漢苦笑道：「假使有代價可討的話，老夫只祈求能再見宗鴻羽一面，讓他知道，老夫將盡晚年之力，好好負起我應負的責任。」

×× ×× ××

這裏，依舊是如此沉寂，多少年來，它沒有變過，寂靜，固然是宇宙永恆的代表，但是，這裏的靜，却被人視爲鬼域，這裏，就是武林馳名的絕地——斷魂谷！

宗鴻羽、與四女悄然降落谷前，第二次重遊舊地，那當初要取他性命的「白鳳會總舵主」雲彩虹，現在已是他的情人了，人事變遷，確實令人驚訝。

白翠薇仰臉問道：「羽哥哥，要不要等鬼面婆婆把會中人帶來就發動攻勢。」

宗鴻羽道：「不用了，原來只是要她們守外圍的，裏面仍由我們負責進攻，如照時間推算，最快，我們把內部瓦解，也得一日夜時間，這段時間，已足够她們到達佈置的了。」

雲彩虹道：「那她們怎知我們在谷內呢？」

宗鴻羽道：「在谷外留上幾個字好了。」

「白鶴仙子」冷雪梅從未進過斷魂谷，是以，急着要進去，聞言連忙揮指在石上刻上幾個字，道：「我們走吧！」

「走！」聲落四人已閃身飛週谷中。

就在這時，谷外奔來了三個奇形怪狀的老人，他們，乃是斷魂谷的三個副谷主，人稱邊陲三魔便是。

斷魂谷洞內的情形，宗鴻羽雖然所知不多，但外面入內的路徑，他却很熟悉，當下，他們五人一入內，便直往斷魂谷的心臟走去。

斷魂谷兇名既能揚於江湖，當然並非完全靠了內部如雲高手，主要的是其對外界消息靈通無比，對任何預備侵入之人，都能事先知道，而早下對策，當然，五人此來，也不能瞞過他們。

五人轉過入谷地的石屏，只見，面前五丈處，不知何時，早已並肩排立了十五個紅巾蒙面人，一個個目閃精光，刀劍出鞘，狀如面臨大敵。

雲彩虹美眸向四周打量一陣，不由疑惑的一皺黛眉，道：「斷魂谷中，難道再沒有高手了嗎？怎麼只派這幾個不足輕重的東西來？」

「白鶴仙子」冷雪梅心中也同樣的感到奇怪，不過，她思慮較快，雲彩虹發話之際，她已想到了甚麼似的接道：「可能那千面人，自知非我五人之敵，而把重兵放於洞內，企圖藉內部機關之補助，將我們一舉殲滅於洞內。」

宗鴻羽曾經到過內部，深知裏面必有可怕的埋伏，聞言心中不由暗自憂抑，默然不語。

十五個紅巾蒙面人，雖不能算得上是舉足輕重的角色， 但却都是今日武林中有名的傑出人物，一向自視甚高，那容別人如此輕視，何況，他們出來之前，谷主會對他們說過，五人之中，只有宗鴻羽功力最高，其他四女，並不足懼，所以給他們這個機會，叫他們立個大功。當然，他們作夢也不會想到，千面人的奸滑之處。

十五人中，一個頭目模樣的大漢猛然跨上一

步，喝道：「他媽的，臭婆娘，你說那個是無用的東西？」

雲彩虹黛眉一皺，道：「不是你們是誰？」

大漢聞言更怒，厲叱一聲，道：「臭丫頭，別在情皮上賣狂，有種你與大爺走兩招試試看。」

雲彩虹沒料到此人說話如此難聽，柳眉一豎，殺機立現，蓮步輕移，飄上兩步，嬌叱道：「這是你自己找死，上吧！」

那大漢見雲彩虹神色之間，除了怒意之外，全無一點懼色，心中倒反有些害怕起來，但當着這麼多人之前，他話既出口，已成騎虎之勢，只得硬着頭皮大喝一聲，道：「呸，大爺是甚麼人，豈能佔你這丫頭的便宜，你先上吧！」

雲彩虹粉臉上殺機一閃，大喝道：「找死！」一聲落招出，「狂風飄絮」，直拂紅巾蒙面大漢胸口。

這一招是在盛怒之下拍出的，威力自然不同凡響，雖是一招普通的武功，但出自她手中，却又與衆不同。

大漢一見此招威力，心頭大凜，猛一擰身，向側裏飄出五步，心中駭然忖道：「我找錯人了？」

此人應變避招的反應，確實相當迅速，但是，任他如何了得，又怎能比得上四大奇女子之一的雲彩虹呢？

就在他思忖方完，足才着地之際，驀聽雲彩虹嬌叱一聲，道：「與我躺下！」

十四個紅巾蒙面人，只覺人影一閃，尚未來得及想透是怎麼一回事，門場內已傳來一聲淒厲無比的慘號，自己同伴，一個高大的身體，已跌出三丈開外，動也不動，顯然是凶多吉少了。

這突如其來的變化，對宗鴻羽等人來說，雖然原是意料中的事，但對十四個未死的紅巾蒙面人來說，這却是一件震動心弦的駭人大變。

他們麻木呆滯的注視着四女，心中却不住的盤旋着千面人的話，過去，雖然他們信任他，但是，現在由事實證明，他的話，並非句句是實了。

宗鴻羽冷冷的掃了十四人一眼道：「你們可是奉命前來阻擋我們進洞的？」

十四個紅巾蒙面人之一，道：「不錯！」

「瑤池玉女」白翠薇冷笑道：「你們自信有此能力？」

「瑤池玉女」白翠薇這句問得並不誇張，因爲，由方才雲彩虹舉手投足之間，劈死他們頭目的功力上判斷，假使其他三女與她一樣，那麼他們的確不是敵手。

但是，他們却不敢忘懷出來時，斷雲谷主千面人對他們的叮囑，無論如何，短期間內，不能放五人進入洞中。

他們都在此谷居留多年，深知斷魂谷規條的森嚴，再者，他們心中已存有僥倖之想，不相信四女個個都會有那麼驚人的功力。當下，十四個紅巾蒙面人，彼此互望了一眼，其中一人冷然開聲道：「哼，沒有擒你們這些小豬的能力，爺們也不會來了。」

宗鴻羽淡然的道：「你們大概都在本谷住了很久了吧？」這句話，問得似乎有些突然，使人不容易猜出其用意。

十四個紅巾蒙面人聞言同時一怔，仍由先前發話之人，問道：「不錯，閣下問這些幹甚麼？」

宗鴻羽冷漠的道：「你們不必問在下問這些做甚麼？在下問你們，歷年進谷的人，可有生還者？」

那人冷冷一笑道：「嘿嘿，你這不是明知故問？斷魂谷顧名思義，有來無回，難道你還不知道？」

宗鴻羽劍眉一皺，道：「難道來者個個該死？」

那人大笑道：「當然，當然，他們明知本谷有此規定，却硬要前來以身試法，當然是該死了，這還用問？」

「此法是誰定的？」

那人狂笑道：「哈哈……你神經正常不正常，斷魂谷既有谷主，你說，法是誰定的？」

宗鴻羽心中怒火一冲，星目中殺機立現，陰聲道：「人人都有定法之權，天下尚有那一條路能行？那一塊地能安？你們並非不知事理之人，難道連這一點也想不通？」

那人不屑的冷笑道：「宗鴻羽，只要你自信有此能爲，天下武林之法由你一人來定，也無人反對，但是，閣下自信行嗎？」

柳依雯柳眉一揚，不耐的道：「羽哥哥，這種喪心病狂的人，請他談什麼道理？乾脆殺了不就算了嗎。」

宗鴻羽此時心中也動了眞火，但那股善良的意識仍牽制着他，使他不顧立刻動手殺人，他冷冷的道：「上天尙有好生之德，在下不願不致而殺，因爲，你我並無深仇大恨，是以，在下想勸各位自選生路。」

那人怒吼道：「小子，你把爺們看成甚麼樣的人了？」

宗鴻羽冷冷的道：「這是在下最後一句話了。」

「假使爺們不聽呢？」

宗鴻羽冷笑道：「你代表不了他們。」話落一頓，星目緩緩掃過其他十三人臉上，冷漠的道：「朋友們，你們自己的生與死，此時全掌握在你們自己手中，要求生存者，請你們站過右邊。」

十三人彼此對看了一眼，誰也沒移動半步，其中一個冷笑道：「姓宗的，如果你心中害怕，乾脆就自我了斷於此算了，何必動用心機，想先分化然後再各個擊破，嘿嘿，爺們經年在江湖上打滾，刀尖上舐血，難道還會上了你這乳臭未乾的小子的當？」

一片好心，換來如此的報應，就是泥人也有三分土性，何況生性冷傲，不向任何人低頭的宗鴻羽。

一聲激昂，憤慨的長笑，如利刃般劃破了寂靜的山谷，直冲霄漢，宗鴻羽星目中殺機大熾，陰森森的道「哈哈……朋友，你太了解我宗某人了，來來來，你們十四人一齊上，在宗某血掌之下，如讓你們走出十招，今日宗鴻羽就自絕於此如何？」

「此話當眞？她們上不上？」

宗鴻羽陰聲道：「在下並未提及她們。」

先前答話那人，道：「好，你先出手吧！」

四位故姑娘雖然明知宗鴻羽有此本領，但心中却仍有些不安，八隻美目全都集中在宗鴻羽身上，欲言還休，關切之意，表現無遺。

宗鴻羽回頭掃了四女一眼，道：「你們守於四周，逃走之人，格殺勿論。」話落緩步從容向十四人走去，俊臉之上，沒有一絲表情。

四女知道大事已成定局，多言無益，只得各各聚功力於雙掌，分別守於四個方位，一方面固然是防紅巾蒙面人逃脫，另一方面又何嘗不防備宗鴻羽萬一萬不敵之時，可以出手相助。

十四個紅巾蒙面，直等到宗鴻羽走到他們身前約一丈左右處時，才突然呼哨一聲，四下散開，把宗鴻羽包圍於垓心。

宗鴻羽冷冷的掃了四周一眼，道：「你們上吧！」態度甚是安閒。

其中一人冷笑道：「當然是你先出手了。」

「你們招架不住。」

「哼！死到臨頭，還說大話，有種的你就出手啊！」

宗鴻羽突然轉過身來，面向着發語之人，道：「那在下就先取你你的性命好了，你準備了。」

目標一指定，其他十三人心中大喜，各自凝功以待，準備全力一擊，因爲，他們不必防備宗鴻羽攻他們了。

那發話之人，乃是一個心機異常深沉之輩，他一見同伴個個蓄勢待發，心中立刻會意，當下把全部功力集中於雙足之上，準備於必要之時，向左右閃避，使宗鴻羽招式落空之後，無力回招自保。

宗鴻羽話才落，他立即獰笑道：「大爺等你多時了。」

四女見狀心中暗自驚駭，只道宗鴻羽不知身後危機四伏，不由主的各自向前跨上兩步。

就在這時，突然，宗鴻羽冷叱一聲道：「接招！」

一聲斷喝，不啻是一道攻擊命令，其他十三個紅巾蒙面人，把凝聚於胸口的雙掌，突然全力拍了出去，目標都是宗鴻羽，他們早就選好了角度，根本就用不着再瞄準。

十三人，二十六隻凝功拍出的巨掌，捲起呼轟如雷的響聲，挾着排山倒海，天崩地裂之勢，朝向一個方位攻到。

狂飆捲起砂石草木，瀰漫天空，二丈之外，使人有目難睜，對面難辨，威勢確實驚人之極。

就在羣雄掌招才出之際，場中突然傳來一聲令人毛骨悚然的慘號，接着砰然一聲大響，全場登時寂然無聲。羣雄中暗自得意，在他們想，此時宗鴻羽應該已經氣絕了。

四女先前聞聲，芳心也是驚駭不已，因爲，羣雄合力拍出的掌風，的確非一人之力所能敵，直到，她們看清跌出的屍首時，才算放下了一顆提到了口腔的芳心。

一個個，目光全都向瀰漫的沙土中搜索，這

宗鴻羽一聲斷喝，十三個蒙面人的二十六隻掌一齊向他拍出。

似乎是人類的本能反應，在未看清眞假前，難以放下心中的好奇之念。

死一般的沉寂，羣雄幾乎都可以聽到自己的心跳聲。突然，兩聲淒厲的慘號，起自北面，接着又恢復了平靜。

由驚異中，羣雄立刻想到了一件失望而可怕的事，因爲，他們自己的人，絕對不可能自相殘殺，那麼……

一個個，如同白日見了鬼，紛紛縱身後退，飄出瀰漫的塵土之中，好像，稍慢一步就沒命了似的。

一陣强風，吹散了漫天的塵土，場中一切，已然歷歷在目。羣雄目光到處，不由駭得同時啊了一聲，因爲，場中一切，與他們先想的原理，完全相反。

宗鴻羽冷森的傲然站立在他原先立足之處，他身後五丈左右處，躺着那要接招的紅巾蒙面人的屍體，他左側三丈處，並排躺着另兩個紅巾蒙面人的屍體，顯然，慘號聲就是這兩人所發的。

宗鴻羽陰森的一笑道：「諸位失望了。」話聲十分冷酷，與先前那種勸善的言辭相比，如同換了一個人，現在的他，好像是一個毫無感情的殺人魔王。

對面的紅巾蒙面人，深深吸了一口氣，冷哼道閣：「閣下言出必行的信譽，的確令人佩服，身手的矯捷，也令人吃驚，不過，閣下這份偷襲的本領，也使人心折就是了。」

宗鴻羽知道他指的是那兩個紅巾蒙面人之死，不由冷笑一聲，道「說完了沒有？」

那人冷聲道「閣下莫非想多聽幾句？」

宗鴻羽冷冰冰的道：「對將死人的遺言，在下一向不阻止。」

那人目中毒光一閃，道：「閣下走了幾招了？」

宗鴻羽冷聲的道：「就算兩招吧？」

那說話的紅巾蒙面人朝羣雄一伸手，道：「散開！」話落狠聲道：「兩招殺三人，十招確實可以如願以償，但是，今天只怕事情不如閣下想得那麼容易了。」

這時，剩餘的紅巾蒙面人，已全部散落於四面八方，他們與宗鴻羽一樣的茫然沒所知，一個個的目光，全集中在那下令的蒙面人身上。

宗鴻羽冷森森的一笑道：「在下不相信憑閣下之能，能使在下達不到願望。」

那紅巾蒙面人陰笑一聲，道：「閣下還有幾招？」

「在下還有八招。」

那紅巾蒙面人陰笑道：「閣下算算看，我們還有幾個人？」

宗鴻羽不假思索的道：「還有十一個。」話出心中突然一緊，閃電忖道：「莫非他們要一個一個的單獨應戰？」

那紅巾蒙面人得意的冷笑道：「那麼我們之中，將有三個人看閣下實踐諾言了。」

宗鴻羽心中一驚，俊臉上却不動聲色，冷笑道：「不知閣下叫那個先上？」

十個紅巾蒙面人，個個目透不安之色，因爲，他們有十一分之八的死亡機會，是以每人眼中都透出不服之色。

那定計的紅巾蒙面人，却也夠狠，獰笑一聲道：「老夫是第一個。」話落俯身從地上折了十根草幹，握於手中，道：「這十根草幹之中，有七根短的，誰抽到短的，便得自捐生命，最短的人第二，其他依次類推，你們來抽吧。」

十個蒙面人，見事情處理如此公平，誰也沒有話說，只得依言圍上來，各自把生命揑於兩指之間，做這最後一搏。

宗鴻羽沒想到此人行事如此狠辣，竟會賠上自己一命，心中不由有些不安。四女心中更加緊張，但一時之間，誰也想不出適當的對策。

不大工夫，十人之中，已找出了該死的七人，那紅巾蒙面人緩緩舉步向宗鴻羽走去，一面陰笑，道：「老夫來接閣下這第三招了。」

宗鴻羽陰沉的一笑道：「閣下的陰毒令在下心折。」

這時，那紅巾蒙面人已停身在宗鴻羽身前一丈之處，暗中把功力凝聚於雙之上，狠聲道：「老夫希望你在黃泉路上，與我相會時再說這句話。」

宗鴻羽冷笑道：「黃泉路上，也許你碰不到宗某，」

「老夫會等着。」

宗鴻羽冷笑道：「宗某在今後五十年之內，還不想死，只怕你沒有那麼大的耐心等在下五十多年吧？」

紅巾蒙面人聞言一怔，突然大怒道：「怎麼？你想食言？」

宗鴻羽冷然道：「在下一向言出必行。」

紅巾蒙面人突然大吼一聲，道：「老夫等到你了。」話落飛身一招「玉石俱焚」向宗鴻羽懷中撲來，全身重穴完全暴露，竟然是兩敗俱傷的打法。

宗鴻羽似乎沒想到他會出此下策，見狀一驚，猛然向右側跨出一步，身子一旋，已到那人身後。

那人一招落空，似怕宗鴻羽背後下手，他雖然已下了必死的決心，但世間有幾人能從容赴死呢？一招落空，登時身子一揚，招化「倒打金鐘」，全力翻身向身後撲來。

他動作雖然迅捷無倫，但如果說能快過宗鴻羽，那實在是不能的事，宗鴻羽如此時取他生命，只怕在他翻身變招之前，便已命赴黃泉了。

那紅巾蒙面人招式一出，仍是兩敗俱傷的拚命打法，宗鴻羽心中暗自冷笑一聲，飄身向後退出一丈五六。

紅巾蒙面人，一連兩招，雖然都沒有傷到宗鴻羽毫髮，心中却產生了錯覺，以爲宗鴻羽不敢與他拚命，招式益發無可起來，幾乎每一招，全是只攻不守的打出。

宗鴻羽仍然沒有還手，只是一步一步的閃避後退，不大工夫，便已距離那批蒙面人不滿三丈了。

那些蒙面人心中也覺得奇怪，方才宗鴻羽能飛身如電般的同時避過十三人的攻擊，爲什麼現在却連一個人也制不住呢？

那些抽到短草幹的人，開始注意同伴用的是什麼招式，能拖這麼久不敗，因爲，這是他們自己生死切身的問題，不能不看。但是，他們却忽略了一件事，宗鴻羽已退到距離他們他們身旁不滿一丈了，死神之手，正在慢慢向他們伸來。

那三個幸運抽到長幹的，此時正在慶幸自己得脫死神之手，準備看宗鴻羽的自決，更不會想到那許多了。

就在這時，突聽宗鴻羽清叱一聲，道：「這是第三招。」聲落突然一招「血雲彌天」，丟下正在沒命攻擊的紅巾蒙面人，騰身飛起三丈多高，向身後一羣紅巾蒙面人當頭罩了下來。

當空掌連出，翻起無限掌影，眞如血雲一片，遮天蓋日，使人不知天下何處才能脫出覆蓋之之下。那羣紅巾蒙面人，至此才恍然大悟，但爲時已太晚了。

連聲慘號過處，首先躺下了三個，這三人，便是那三個抽到長草幹的幸運者，但是，他們做夢也沒想到，樂極生悲，他們竟比其他同伴，更早走了一步。

其他蒙面人，紛紛出掌相迎，一時之間，忙成一團，誰也脫逃不出。

但是，有一件值得他們自以爲值得安慰的事情，但那三個幸運者先死了，心中那種不公平之感已消失。

這，也許就是人類的一大缺點，自古至今，所有的罪犯，如兩個同時犯罪，而被同時判死刑，最後，臨處決之時，假使其中有一人獲釋，另一個決不會感到快慰或慶幸的，相反的，他一定會大喊大叫，認爲不公平，好像，那人一定要與他一起死才對，他，明知道死不好，但他却希望同類陪伴他死。

宗鴻羽一掌緊似一掌，緊緊的扣住八人，使他們沒有再度分散的機會，然後陰森森的道：「朋友，你不該把他們集合起來，而忘了把他們分散。」

那人腦海中念頭一轉，突然計上心來，陰沉沉的道：「姓宗的，老夫想不到你年紀輕輕的，竟然如此鬼詐。」

宗鴻羽冷哼一聲，一招「血雨腥風」劈倒兩個紅巾蒙面人，冷笑道：「這是尊駕逼使在下不得不如此做的。」

這時七招已過，紅巾蒙面人切齒道：「老夫生不能食你的肉，死後變鬼，也要吃你的心。」這句話說得很牽强，似乎此時此地，用不着說此狠話。

宗鴻羽冷冷一笑，道：「但願在下不至使你失望。」

這時八招已然走過。突然，場外的「白鶴仙子」叫道：「羽哥哥，第八招已走過了。」

宗鴻羽聞言一驚，心忖道：「啊！我上了這老鬼的當了。」

那紅巾蒙面人此時也大喝一聲道：「兄弟們，出全力，拚了。」隨着話聲，故技重施，招化「玉石俱焚」，全力向宗鴻羽攻去。

其他五人，也知道此時是生死關頭了，如果能擋過這兩招，則死的是宗鴻羽，如果擋不過這兩招，那麼死的就是自己了，當下也都各施全力，拚起命來。

宗鴻羽此時心中也相當緊張，一招「血流標桿」，阻住羣雄攻勢，接着長嘯聲中，身子突然凌空而起，施出了血掌最後一招「烈日浴血」。

但見他十指指尖，如同剛從紅色染缸中拿出，鮮血欲滴，凌空猛然向四周一揮，乍看起來，如同萬道紅芒自天而降，令人眼花繚亂。

六個紅巾蒙面人，一招才落，便失去了宗鴻羽的蹤跡，他們個個久經大敵，心中立知不妙，一聲「不好」，尙未脫口，已然各中數指，慘呼中，齊都倒地身亡。

由開始，到現在，他們一直在死亡邊緣掙命，他們並非不知死亡的可怕，也不是有足够的把握能將敵人制於死地，而是，他們深深了解斷魂谷中，戒條的森嚴、殘酷，不敢生叛離之心。

宗鴻羽落下地面，由於用力過猛，俊臉也就

顯得有些蒼白，他星目閃電掃了地上屍首一眼，自語道：「你們大概從來沒有想到過，那些死在你們手中的無辜生命，他們死時，與你們同樣的悲慘。」

四女紛紛圍攏上來，柳依雯嬌聲關懷道：「羽哥哥，休息一下好嗎？」

宗鴻羽感激而深情的掃了四女一眼，道：「不用了，我們越快進去越好。」

就在這時，突然一個令人心悸的陰沉聲音道：「娃兒，想不到你年紀輕輕的，竟把一套血掌全練會了，嘿嘿，難得，眞是難得。」

五人聞言同時一驚，全部扭頭向聲處望去，目光到處，心頭全都一震，因爲，以他們的功力，竟然沒有發覺來人已侵到三丈之內了。

只見，來的是兩個服裝怪異，年齡奇高的老者。右側一人，枯瘦如竹桿，雙目深陷，鷹鼻，鷄眼，巨口虬髯，狀甚兇狠陰沉，令人望而生畏。左首一人，五短身材，暴眼塌鼻，闊腮尖嘴，五柳白髯，使人有一種怪異的感覺。

宗鴻羽深深吸了口氣，淡然道：「兩位此來目的何在？」

五短身材老者怪笑，道：「娃兒，這話問得直截了當，開門見山，不過，現在我們先不說，你猜猜看，我們此來目的何在？」

宗鴻羽一時之間，難辨得出是友是敵，只得淡漠的道：「在下不善於猜謎，兩位何妨直說。」

枯瘦老者陰沉沉的道：「你們殺那十五人時，我倆全看到了。」

「瑤池玉女」白翠薇冷笑道：「那麼兩位爲何不現身相救呢？」

枯瘦老者怪笑道：「你知道我們是敵是友呢？」

柳依雯冷冷的道：「當然是敵了，好人不會像你們長像的。」她出言天眞，但却也是事實，好人的確不該有這種兇像的。

兩個怪異老者聞言同時目閃凶光，五短身材老者陰笑道：「那你知道我倆爲何不現身呢？」

柳依雯聞言一怔，一時之間，接不上話來，雲彩虹冷冷的道：「想藉他們的犧牲，來看看來人的功力。」

兩個怪異老者同時一驚，似乎沒想到雲彩虹能猜出他們的心意，枯瘦老者打量了五人一眼道：「你猜對了，你再猜猜看，我兩人爲何要現身。」

宗鴻羽冷笑道：「你們以爲足以與在下相抗衡，是麼？」

五短身材老者陰森森的一笑道：「只怕不只抗衡而已，你知道我們是誰？」

一直沒有開聲「白鶴仙子」冷雪梅，此時突然開聲，冷冷的道「邊陲雙魔，就憑你們那點能耐，也敢說能與我羽哥哥抗衡麼？你們的來歷本姑娘明白，少吹大氣了。」

宗鴻羽與雲彩虹、白翠薇一聽此二人就是名動武林的邊陲雙魔，「心魔」鍾光、「殘魔」茅翎，心中不由暗自驚厥。

如論武功，雲、白二女，身居江湖四大奇女子之一，當不至於畏懼這二人，而是，這兩人身懷異術，使人難敵。

原來，那「心魔」鍾光練有迷心之音，他從不參與搏鬥，對敵時，只由「殘魔」茅翎一人出手，他在一旁唱歌，敵人受其歌聲所惑，任你有通天功力，也必招式亂不成章，敗於「殘魔」茅翎之手。

「殘魔」茅翎，生性殘酷無比，凡是敗於他手中之人，沒有一個能全身而亡，必被他撕得支離破碎，屍骨不全，故有「殘魔」之稱。

當下雙魔冷笑一聲，道：「女娃兒，好眼力，你既知我倆名頭，可有破解之法？」

白鶴仙子冷雪梅冷笑一聲道：「迷心魔音，算不了什麼驚世之學，你施展出來，本姑娘破給你看。」

「心魔」鍾光一時之間，難辨眞假，冷冷一笑，問道：「女娃兒，你是誰的弟子？」

宗鴻羽已知今日一仗難免，雖然明知二魔可怕，但却不曾會過他們，不知虛實，當下接口道：「兩位既是有爲而來，何必盤根究底，來來來，宗某接兩位幾招試試。」

「殘魔」茅翎望了「心魔」一眼，道：「老大，現在就打麼？」

「心魔」鍾光，一抬眼，突見「白鶴仙子」冷雪梅面現焦慮之色，心中立刻明白過來，大笑一聲，道：

「現在就開始吧！」

「殘魔」茅翎生性殘酷，早就想下手了，聞言厲吼一聲，道：「我劈了你。」聲落矮身子一閃，以快得令人咋舌的速度，閃電向宗鴻羽雙目

插去，出狠辣無比。

宗鴻羽早已有備，見招冷笑一聲，招化「血風千縷」同樣以指反點「殘魔」茅例胸口璇璣重穴。以指還指，以攻止攻，招式之迅捷，似乎還在他「殘魔」茅例之上。

「殘魔」茅例見招一驚，狂妄之心全收，小心翼翼的出招攻擊起來。

柳依雯幼居古洞，對江湖武林中的事，不甚瞭解，見狀嬌聲道：「雪姊，你們不用擔心，羽哥哥一定會勝過他們的。」

「白鶴仙子」冷雪梅柳眉一蹙，發形於色的道：「雯妹，你不知道，那枯瘦老鬼，有迷心魔音，他一唱出來，我們便只有聽其宰割了。」

柳依雯這才知道她們發愁的原因，急道：「那怎麼辦呢？我們何不現在就把那枯瘦老鬼殺掉？」

「白鶴仙子」冷雪梅低聲道：「雯妹，動不得，我們一動，他立刻就要唱了。」

柳依雯至此才明白事實真象，她天真無邪，登時急得掉下淚來，悽聲道：「雪姊，那怎麼辦呢？等一下，他唱起來，羽哥哥豈不要落敗，怎麼辦，怎麼辦啊？」突然，她又想到了什麼似的問道：「雪姊，攝魂音能不能鉗制他？」

「白鶴仙子」冷雪梅芳心一動，才要說話，那邊「心魔」鍾光已然唱了起來。

聲音嘶啞，難聽已極，令人聽了心煩意亂，但却有一種奇異的力量，使人無法抑制，你越覺他難聽，就越想聽，想到什麼討厭的聲音，就有什麼聲音感覺起來，好像是自己的意念就在左右一樣，實際上，是他的音聲在無形之中，支配了你的思想，因爲，你一聽到他的聲音，就不能不想。

鬥場中的宗鴻羽，原本是操縱了主動的地位，「心魔」鍾光歌聲一出，形勢立刻大變，宗鴻羽招式完全失了章法，處於挨打的地位。

四女之中，柳依雯對此道精熟，倒看不出怎樣，其他三女，却個個花容變色，狀似非常痛苦。

她們眼見心上人，招式混亂，但却空有一身武功，不能出手相助，眼看再過一段很短的時間，心上人就要喪命於「殘魔」茅例手中了，其痛苦可想而知。

突然，嘶的一聲，宗鴻羽左臂衣袖，已被「殘魔」茅例指尖劃破，差一點就傷到肌膚，「殘魔」茅例，得意的笑道：「娃兒，展露你的血掌啊！哈哈……」笑聲震天，得意之狀，溢於言表。

柳依雯被他笑聲一震，突然清醒過來，櫻唇輕啓，突然揚起一縷悅耳清音，聲音雖然不大，但却有一種清心祛慮的力量！三女面上痛苦之色，登時全消，鬥場中的宗鴻羽招式也漸漸恢復了過來。

柳依雯一見「攝魂音」生效，芳心大慰，越發起勁的唱起來。

「心魔」鍾光心中大急，他想不通爲什麼一個年輕姑娘的歌聲，能壓制住他的魔音，心中一怒，登時大聲唱起來。

這時，三女已完全清醒過來，白翠薇輕聲道：「雯妹，唱下去，那魔頭敵不住你了。」一

雯依柳只擔心宗鴻羽的安危，聞言點點頭，仍然不停的唱着。

說也奇怪，任他「心魔」鍾光，使盡全身功力，唱破了喉嚨，却無法壓下那一縷曼妙的輕音，這才知道，自己真的碰上了敵手。

鬥場中，宗鴻羽又扳回劣勢，恢復了主動攻擊，「殘魔」茅例心中大急，邊打邊怒吼道：「老大，用力點啊！」

「心魔」鍾光此時已使盡全身氣力，無奈技不如人，徒負奈何，只氣得他住口，大喝道：「臭丫頭，這裏又不是酒樓飯館，你賣唱給誰聽？」

三女這時已心安，神色輕鬆的注定「心魔」鍾光，美目中充滿了譏笑之意。

柳依雯止住歌聲，「白鶴仙子」冷雪梅冷哼道：「僵屍鬼，這裏又不是鎮店市集，你叫的什麼街，誰可憐你？」

「心魔」目光兇睛一瞪道：「你想死麼？」

「白鶴仙子」冷雪梅冷笑道：「想死的只怕是你，有本事，你與本姑娘走上兩招試試！」

就在這時，鬥場中突然傳來嘶的一聲輕響，只聽柳依雯拍着小手，嬌笑道：「羽哥哥，把那老鬼的整條右臂切下來算了，只劃破他衣袖豈不太便宜他了？」話聲甚是快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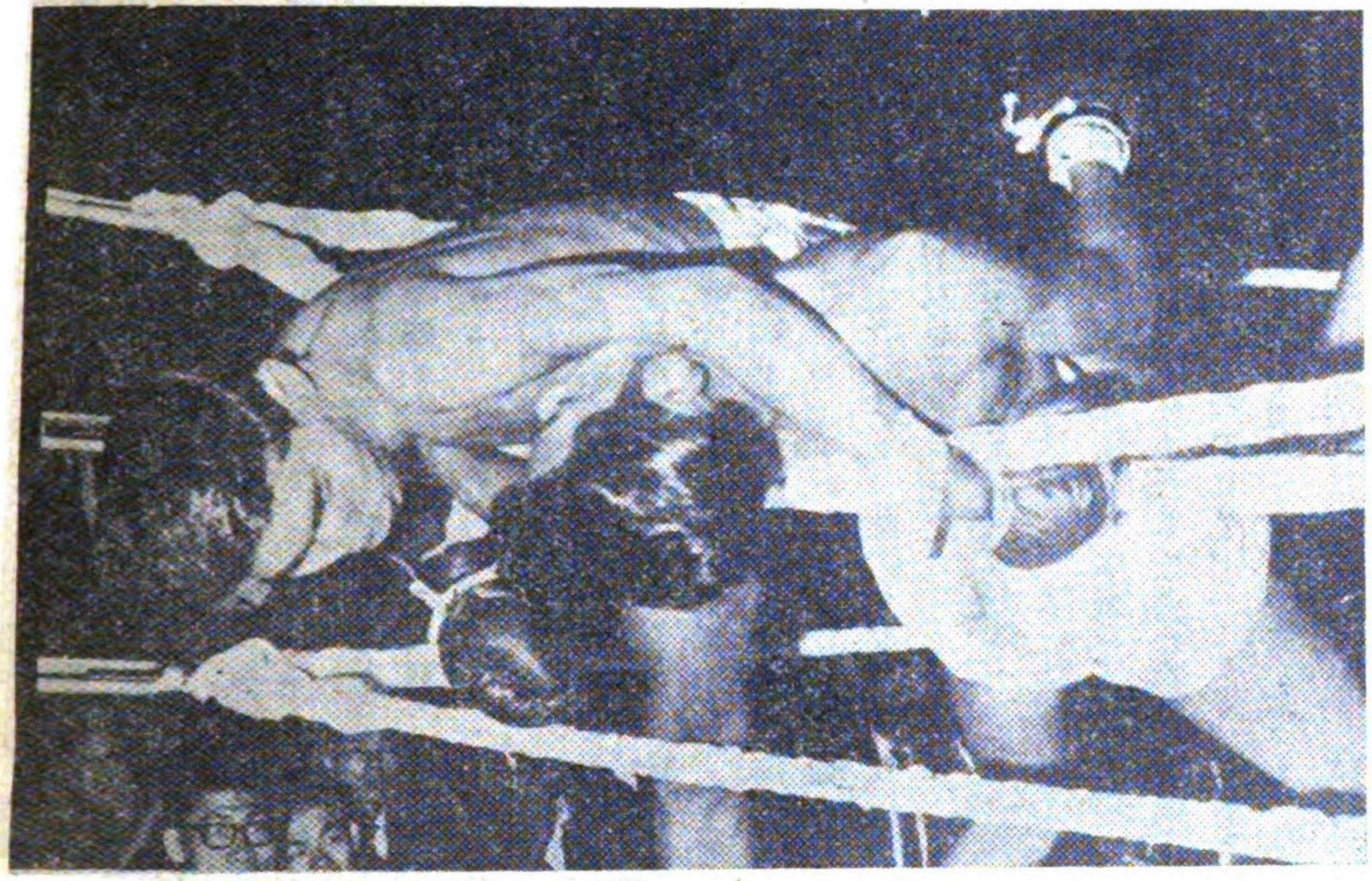
鬥場中宗鴻羽沉聲道：「這叫一報還一報，我正在還他的呢？」

要知後事如何？

請看下期分解。」

「澳門」泰拳慈善賽詳記

十二月十二日週日第一場古叔壓貫十古叔打和貫十是他倆在澳門的生死戰



本刊特派記者…………華天宏

六五年十二月十，十一，十二三個晚上，泰國拳師十八人到澳門去，作慈善拳賽，一連三夕，港客瘋狂湧到東方蒙地卡羅去看此刺激、敏捷、殘酷之拳賽。

本刊為此盛舉特派專欄記者華天宏前往拳場探訪。華君自吳陳比武以迄港澳台三角大賽等役，均側身場畔，對武林中事最為熟悉，茲先就港泰恩怨說起，並詳細報道拳賽戰情，並且有戰後評述。華君與香港，澳門，台灣，南洋各拳派掌門人多為摯交，甚多卓見。

詳情始末請看下文。

泰國拳術神秘的內幕，已於十二月十日在澳門新花園擂台揭開。那兒的「擂台」十二年前，記者的朋友陳克夫兄及吳公儀氏在該處「未決雌雄」（按吳氏比武日子是一九五四年十一月十二日）。

泰國拳術盛行於本國及其鄰近地區，它與港澳武林有一段綿長的恩怨。這兒就先談此中恩怨，至於泰拳有何忌憚？如何惡法？押候再談。

香港拳師最先跟「泰拳」發生恩怨的是太極門人胡勝、張耀強。目前能在泰國昂昂然設武館的也是太就門人，他是記者故交董英傑大師之令公子虎嶺兄。

胡勝是鄭榮光的高足，也是記者的戰友，一九五七年港澳台三角大賽中，記者隨軍赴台與胡勝等人共食共宿。在五七年十一月廿三晚，胡勝擊敗台將紀文龍。廿四晚將姜長根擲於台下。廿五晚爭奪冠軍，胡勝先後週旋於高煌森與鄭清揚之間，以戰略失敗，因不足五分「點數」之負，屈居季軍。這是一個很重要的鍥機，由於胡的大捷，太極隨軍參謀董君回港後，遂策劃出胡勝、張耀強聯袂征泰之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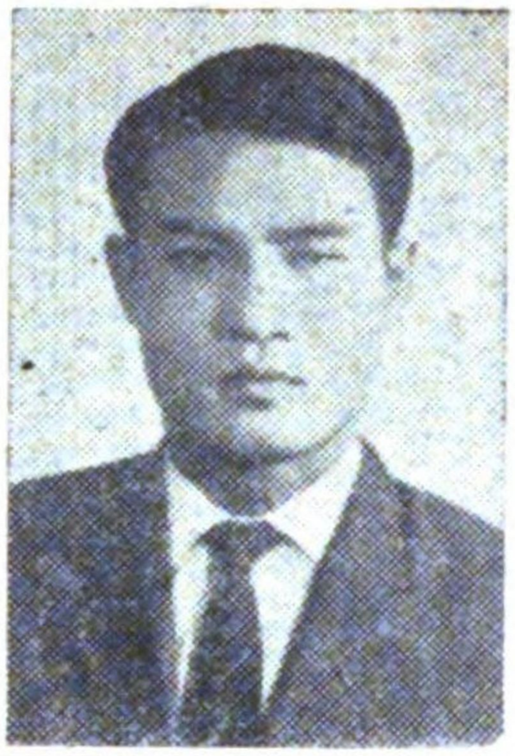
征泰之事發生於一九五九年，胡、張兩位吃了敗仗，華僑在台下力捧，也輸個一敗塗地，事後，兩人返港在英京酒家招待記者，說失敗於賽前喝了賽場的一杯水。是否屬實，記者未曾寓目，只好目之為「神秘」。不過，胡勝當年為香港武林中一流高手（只說他的工夫，不是輩份）吃了泰拳的這記悶棍，幸災樂禍的人自然不少，其實，圈中叔父是極為震驚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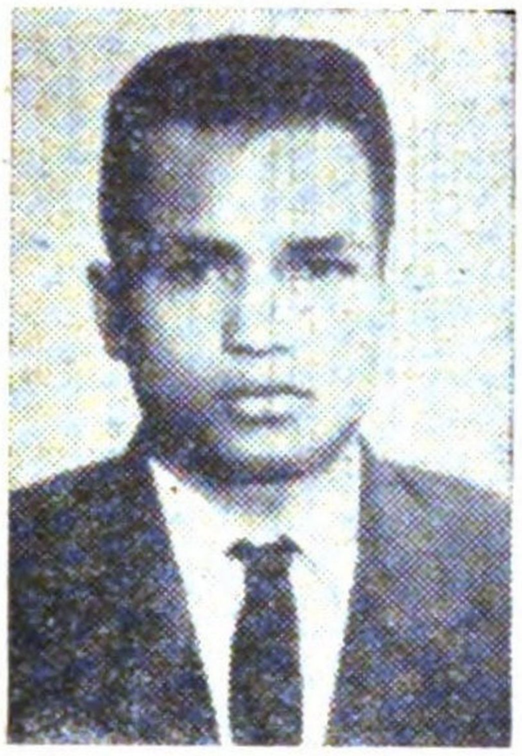
正因如此，香港武林為此事憤憤不平者垂兩年之久。白鶴派倪沃棠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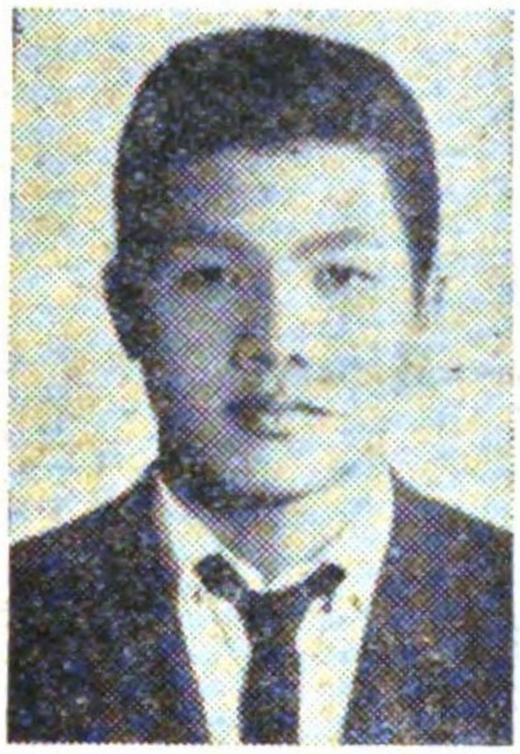
早年曾赴泰作排球賽，頗知泰拳竅要，又以同門克夬克有國術、西洋拳修養，曾擬組隊赴泰爲香港武林一逞雄風，但未如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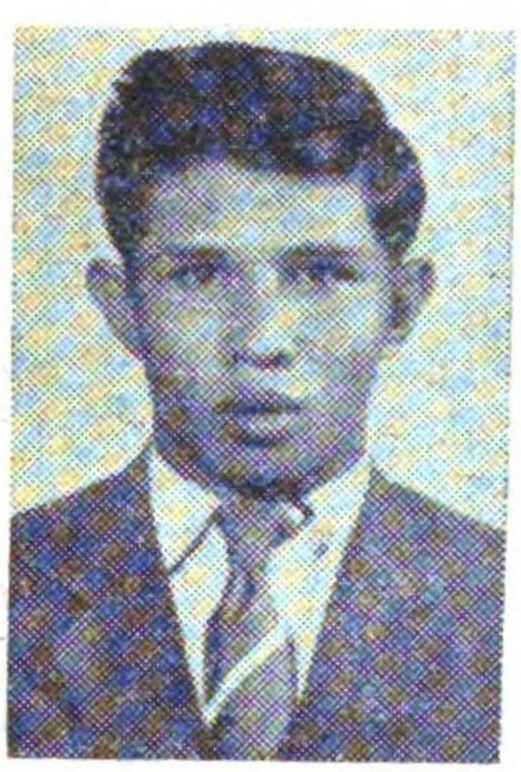
正在東拉西扯之間，泰拳的厲害處，就被人描述爲「神乎其技」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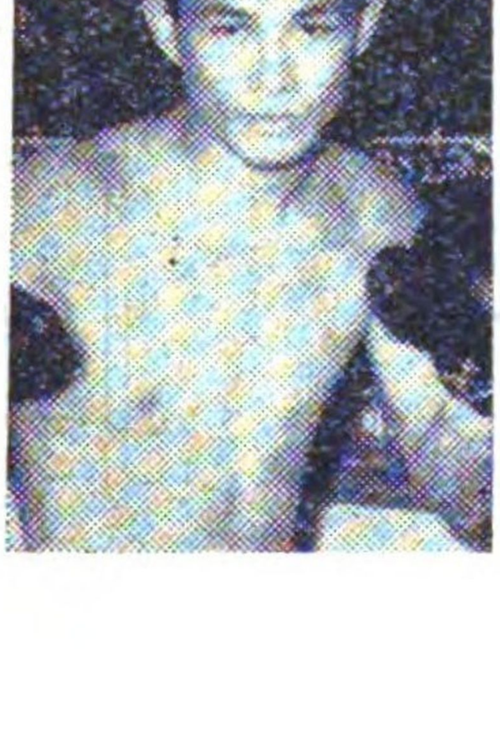
終於，在一九六一年五月八日，香港體育聞人韋基舜、楊俊驥等組隊赴東埔寨與「泰拳」作戰。當時的人選是管理許志民（柔道）；黎雄（北少林）、李洪（蔡李佛）、楊康（蔡李佛）、方其江、李金華、王柏榮（俱爲西洋拳師）。依據當年金風兄在高棉寄過來的戰報說：港方拳師只有李洪打出水準。李洪是打五月八日晚上第一場的，對手是森沙勒，苦戰五回合得和。第二場打西洋拳，也是東方的毛萬德勝了。第二天首場，香港楊康也敗在蘇沙利手下，賽程僅一分鐘。第三晚是主力戰，由香港黎雄對炳良，這場黎雄雖然擊倒對方，但對方彈力甚强，一扎躍起反把黎雄打得血流披面。事後評論，黎雄疑因爲烏龍所判敗，但可知對方實在厲害，黎雄兄在五七年時是記者的「戰友」，曾榮獲三角大賽輕量級季軍。在泰拳手，佔不到半點便宜，足見人家的狠勇。


京比


陸馬都利


陸碧都


三馬齊


沙利蘇頓

泰拳於一九六一年五月八日至十日晚在東埔寨戰勝香港國術及西洋拳的詳情（東方自稱是五勝一和）及港將言還，記者也曾一一訪問，得知泰拳果然了得，四肢全出，膝肘並用。

自後，由於拳賽收得，一九六二年八月上旬，本港拳擊會要人陳德昭曾向澳門何鴻燊接觸，擬以慈善籌款名義，設擂於新花園，使港澳拳師作賽，但未成事實。自後，香港人對泰拳之響望（可能部份有仇恨成份在內）有增無巳，同年八月十六日，泰國留港學生多人向詠春派約戰，事成八九，惜無人胆敢供應場地，後來，詠春派拳師駱耀、徐尚田、黃淳樑、鄭北、文少雄、郭强六人提議到澳門比賽，但對方不允。泰港拳師之「第三次會戰」因此告吹。

且表六一年五月之敗後，香港青年柔道團團長因目擊戰情，心知泰拳了得，會擬集資聘請東埔寨三屆拳擊冠軍森沙勒來港任教，但書信往返多次，卒未能成事。據傳：泰拳手均不欲技傳於異域，是以不來港應聘。

除此之外，在一九六〇年三月卅日之前，也曾有一次「擂台」幾乎打成。那時，胡勝、張耀强，神秘敗陣歸來，港澳人士均不明所以，也不信泰拳如此厲害，因此，曾進行組織港、澳、寮三角拳賽。當時寮國業餘拳擊青年會秘書吳殿本及香港許志民、澳門朱新春（白鶴健身院副院長（曾經接過頭，寮國選手共六人，計爲：劉叻，一二三磅，甲組。索旺，一〇四磅，乙組。偉京，一一〇磅，甲組。頌塞，一一八磅，甲組。甘塞，一二三磅，甲組。岱龍，一二五磅，甲組。教練西沙利西。可是，後來，由於人事上的關係，在四月上旬宣佈告吹。

綜合十二年來的資料，可知港澳打擂台最哄動的還是吳陳比武，一路發展下去，幾經波折，玄之又玄的我國國術出到泰國，竟然吃虧。這次，泰拳終於來了，港澳拳師又未能登台代表「本區」一湔前恥，只好作台下客，磨拳擦掌，恨得牙癢癢的，倒也有一番難堪的滋味。

說過了港、澳、泰拳術圈中恩恩怨怨，記者且以看過紀錄片及曾訪問與泰國拳師搏鬥過的人所得資料談一談泰拳。

泰國拳術最厲害的是：索、求、笛三招，這三招只是譯音。「索」是手肘撞擊及連帶的敲拳，插搥等動作。「求」是用膝頭頂撞敵方下部的致命動作，由於致命，所以在澳門舉行的賽事，嚴格規定，護陰跌落馬上停賽。至於「笛」卽粵語的脚踢。

泰拳索、求、笛亦卽：肘、頂、踢三絕招，以踢字訣最爲緊要。也正是國術經常敗於泰拳的主因。

細意觀察泰拳，雙拳是齊眼出擊的，冶攻守於一爐。原來泰拳是世界上最激烈的搏鬥，在本土拳場演出，是準打眼及撩陰的，正因如此，名師都擅長打眼撩陰，故此，樁式擺開，雙拳成「先後手」平峙眼前，長橋急攻不達之後，肘撞膝頂隨之而來，肺、心、下部常受重創，面皮外無事。至於踢（笛），腿法比拳法還多，每一連串的動作中，包括虛招，進馬，突襲，拉長敵我距離等作用在內，國術謂：腿一過了「穿心」部位，便會欠勁而且予以人隙，但泰腿則不然，常踢頭部，胸部，而且踢頸部爲最多，一如蔡李佛之「哨槌」據力戰英雄李洪說：泰腿快勁而且多，使人顧頭失脚，眼花繚亂。更有一招是以脚勾敵之頭使其走近，然後躍進揮拳擊之。

泰拳由練功（跳繩，練跑，打綠豆，沙，鐵沙，籐絲包）以至搏擊方法均甚科學，絕不如國術有故弄玄虛之處，可是上陣之時，却甚迷信。打時任何女性觸摸過拳台便卽停賽。而且在打擂台之前，必戴上聖繩環繞頭上，名曰「聖功」用意在尊重師父，在樂器聲中，跪拜祝禱之後一聲準備作賽，才把聖功除下開始比武。

這次的擂台爲廿四平方呎四角立柱，地台爲帆布蓋榻榻米（日本蓆）赤足穿護踭，有護陰，戴六安士拳套。競賽者需十八歲以上，分爲六級：（一）飛量級，一一二磅以下（下同）（二）雛量級，一一八磅，（三）羽量級一二六磅（四）輕量級，一二五磅，（五）沉量級，一四五磅，（六）中量級，一六〇磅，（七）重量級，一七五磅。

拳賽由三個口號控制（一）促（出擊）（二）逸（停止）（三）憶（分開）。賽程分五回合，每一回合限時三分鐘，終結時休息兩分鐘，每回合最高分數爲五分。罰例包括：將敵擊倒後仍扭打、拋摔、用口水作戰、咬、敵人攀索時攻擊。

在泰國及其鄰近地區，小孩子六七歲卽練武，收費或免費之拳賽觀衆均人山人海，較香港之大、小足球運動更爲蓬勃。在武林中亦有派別之分，互相傾軋之情況常存。也有職業拳手，正當台上打個你死我活之時，台下賭個你死我活的情形比比皆是。

一九六五年十二月十日晚，首場賽事本刊特派記者華天宏在澳門拳場長途電話報道一連三天的澳門泰拳表演，當晚八時在新花園上演，歷時凡兩小時零五分方告結束，港客到澳捧場者凡五千餘人之多，場面熱鬧之極。

根據記者在現場探訪所得的觀感，第二天繩量級拳賽表演，觀衆賦得「拍爛手掌，踩爛地板」八字，拳賽雖屬表演性質，却是演來逼眞、激烈，兼令人感覺泰拳敏捷迅速之至。

當晚拳賽共有四場，賽績如後：第一場：申得錫勝聾比龍；第二場：京比勝蘭威內，第三場：貫十打和古叔；第四場：陸碧都勝生蘇。第一場拳賽表演，申得錫和聾比龍僅交手兩個回合，聾比龍卽告敗陣。據申得錫在賽後對記者說，這次澳門的表演賽，不及在曼谷演出的劇烈。第二場拳賽較第一場精彩得多，京比和蘭威內共交手了四個回合，蘭威內在第四個回合時終告不敵。據京比告記者說，他的師父名賽有傑格，門下徒弟甚衆，但他並非賽有傑格傳授得最好的一個徒弟。第三場堪稱四場拳賽中最緊張的一場，拳賽貫十打和古叔，同具彪形身材，孔武有力，兩人激戰四個回合之後，依然打得難分難解，勝負不分，卒由公證人裁定兩人打和，握手離場。賽後貫十對記者發表談話說，過去他曾出賽一百零九次之多，其中八十二次獲勝，在泰國「有長勝將軍」美譽。在這場拳賽中，由於貫十和古叔兩人均身材魁梧，出拳抬腿身形都快速無倫，打得勞拍有聲，觀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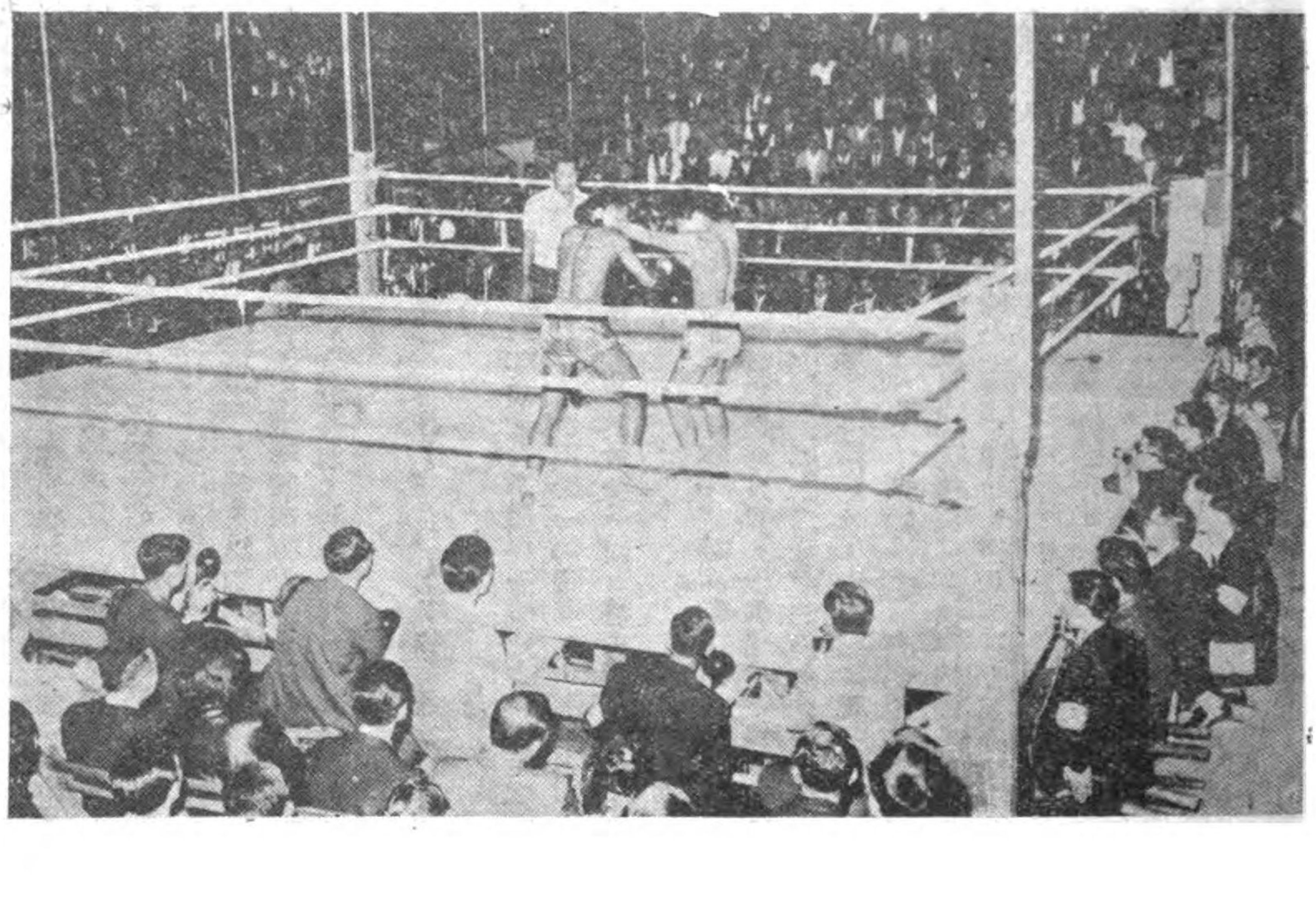
無不看得眉飛色舞，大拍手掌之外，兼以足踩地，捧場不已。原來泰拳互搏以外，同時更準用脚及膝撞擊對方；而進攻對方的重點則着重於後腦，太陽穴及心口三處。拳師貫十的「雙飛週環腿」及「以膝撞入腿法」更擅特長。第四場拳賽慘烈無比，拳師過碧都的身形較生蘇爲重。在第一個回合中，生蘇連中過碧都重脚法兩記，登時支持不住，仰跌台上，已帶輕傷，及第二個回合，陸碧都膝、拳並施，蘇生不及招架，又告跌倒，由於對方出手甚重，生蘇跌倒後，竟至全身受重傷，全身肌肉產生痙攣現象，無法再行爬起。場邊護衞的八、九名工作人員在公證人的指揮下，立即走上擂台，將重傷的生蘇扶起抬下擂台施行急救。表演賽隨亦於十時零五分結束。據記者在場所見，當晚的拳賽仍以「出脚」爲最多，佔拳腿的百分之七十。十一及十二兩天的拳賽秩序如後。

星期六（十二月十一日）	星期日（十二月十二日）
第一場順乃得對沙得邦	第一場阿都沙對打郎士邦
第二場三馬齊對潘　世	第二場（俟兩日比賽後，方決定人選。）
第三場批也拔對陸馬都利	第三場（俟兩日比賽後，才決定人選。）
第四場碧汝蘇對沙利蘇頓	第四場貫十對沙利蘇頓

每場比賽五個回合，每回合兩分鐘制。

又：香港南華體育會國術部，少林拳隊，當晚在泰拳比賽節目中，表演助興。南華會隊職員名單及表演節目如下：顧問：黃福申，利榮森，李添，楊仕權。名譽領隊：鄭爵田，廖雲飛。領隊：梁仲偉，潘遠生。幹事：盧國昌師傅，孫榮林，劉同儼。教練：馬志堅，馬志雄，黃桂縛：巢永堅。助教：樊應祥，黃添，鄭惠康，劉振强，孫華峯，羅後富，鮑志良，林毓靈，林毓靈，勵光明，譚金城，余長江。十二路譚腿、長拳、抱拳、同背拳、四路拳、小和緣、節拳、三星拳、梅花拳、雪花刀、春秋單刀、六虎頭雙鈎、提袍劍、達摩劍、羣羊棍。第一路同背拳對打、第二路同背拳對打、單刀對槍、空手對刀、雙鈎對槍、排挿棍對打、單刀拐對槍、截脉刀對打、三節棍對槍。

十二月十一晚次場賽事本刊特派記者華天宏在澳門拳場長途電話報道澳門泰拳第二天表演賽，當晚八時在新花園舉行，僅歷時一小時又十五分



鐘，四場拳賽便告收檔，觀衆在散場後一湧而出，紛紛趕往逸園。有人推測當晚拳賽「開快車」，極可能是與某娛樂場已有默契，以遂兩利目的。

看過第二天賽事的觀衆在散場時評論：第二天遠不及第一天精彩，套一句俚語來說，即打「江湖波」是也。

該四場的賽績如後：

第一場：順乃得勝沙得邦，共戰五個回合；第二場，潘世勝三馬齊，共戰兩個回合；第三場：沙利蘇頓勝碧汝蘇，共戰三個回合；第四場：陸馬都利勝批也拔，共戰三個回合。

據記者在現場探訪所知：第一場順乃得獲廿四分半，沙得邦獲廿三分半，後者以一分之差而告敗北。

第一場賽事，順、沙兩拳師共交手了五個回合。在第一個回合中，順乃得首先中拳，撲跌擂台的繩欄以外，但旋即反身躍回台上，劇戰復起。未幾，沙得邦中拳，照辦貴米，也跌出擂台，第一個回合中戰了個平手。

到第四個回合時，兩拳師猛烈撲擊，打得雙方在台上你仆我跌，難分難解。

到第五個回合時，沙得邦漸呈不支，仆跌次數越來越多，但順乃得的拳套帶也告甩脫。最後沙得邦終告敗陣。

第二場開始時，較第一場稍見激烈，拳師潘世擅長以「低庄拳」自護。拳擊開始五秒鐘後，三馬齊已第一次中拳跌倒。至第二個回合時，三馬齊連施「連環腿」反攻，潘世以拳護頭，儘量閃躲對方連環腿，因此三馬齊連環腿竟無所施其技。又分餘鐘後，潘世驟施運環剪搥進攻，三馬齊因功力稍遜，卒至中拳跌倒敗北。

第三場拳賽中，沙利蘇頓以壓倒的優勢在三個回合中輕取碧汝蘇。拳賽開始時，沙利蘇頓頻施假動作，或靜立不動，以逸待勞。至第三個回合時，沙利蘇頓以一記中國拳術中的「虎尾着」擊去，但爲對方卸去。據說此着得自中國拳技方面，惜乎現已失傳。

該場拳賽完畢後，沙利蘇頓即向在場的泰國駐澳領事行敬禮，獲得觀衆報以掌聲。

據知沙利蘇頓乃唯一天主教徒，他的祖先在七百年前，曾有葡國血統。沙因屬天主教徒，故在拜師時豎以十字架，始行拜師，但另外十七位師兄弟則全部是佛教徒。他們都是中級拳師。第四場開始時，陸馬都利與批也拔，台上互顯拳技，拳來腳往，「猜」個不已。台下觀衆冷眼旁觀，發現兩人實似鬥玩而非鬥拳，欺場之味殊濃，以至「噓聲」四起，且有部份觀衆起座離場。至第二個回合時，兩拳師在有人指示下，拳賽情形轉好，糾纏鏡頭乃頻告出現。在該回合完畢前，陸馬都利一拳擊去，中批也拔背部「蓬」然作响。

到第三個回合，批也拔連遭中拳，三仆三起，觀衆鼓掌，最後一次跌倒後，卒因無法爬起而戰敗。

當晚香港師陳克夫（十二年前曾在澳與吳公儀交手）亦在場觀賞。曾赴金邊參加拳賽的本港拳師黎洪，也靜坐一角觀摩。

十二日將屬爲期三天泰拳表演的最後一天，將由兩天獲勝的拳師登台交手。冠軍誰屬，賽後便可揭曉。

十二月十二晚末場賽事當晚八時五十五分在數千觀衆如雷的掌聲下，勝利結束，這次拳技表演在澳雖告劇終人散，但泰國拳師將於十三日再在香港，和港人相見。三天拳賽表演，以十二日晚的一次爲最刺激、激烈，捧場港客，在新花園內拍得手痛，叫得聲嘶，大叫「好野」不已。據冷眼旁觀，心水特清者云：當晚一場拳賽，極類國術，無怪捧場讚賞不已。

當晚新花園原定演出四場的，但因捧場港客擠至爆棚起見，臨時加多一場，以表謝意。賽事於晚上七時半開始，至八時五十五分結束。五場表演的成績如後：

第一場：貫十打和古叔，共五個回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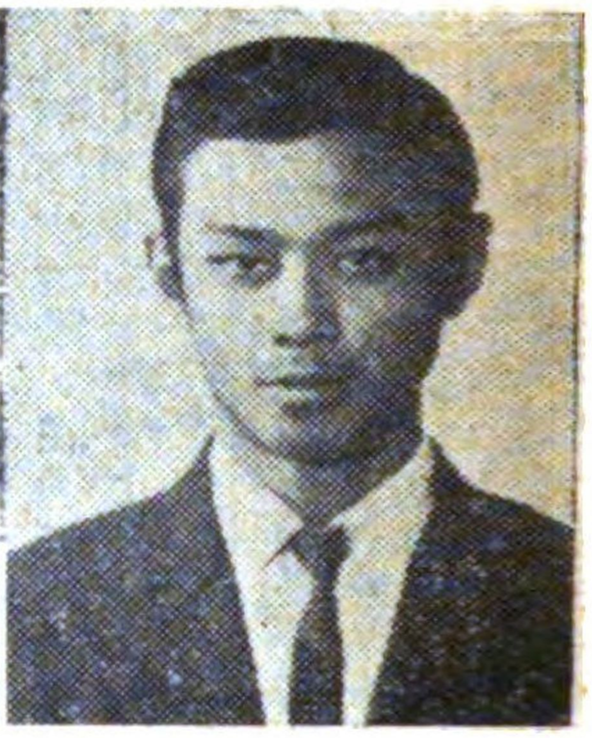
第二場：阿都沙勝白石漢，共三個回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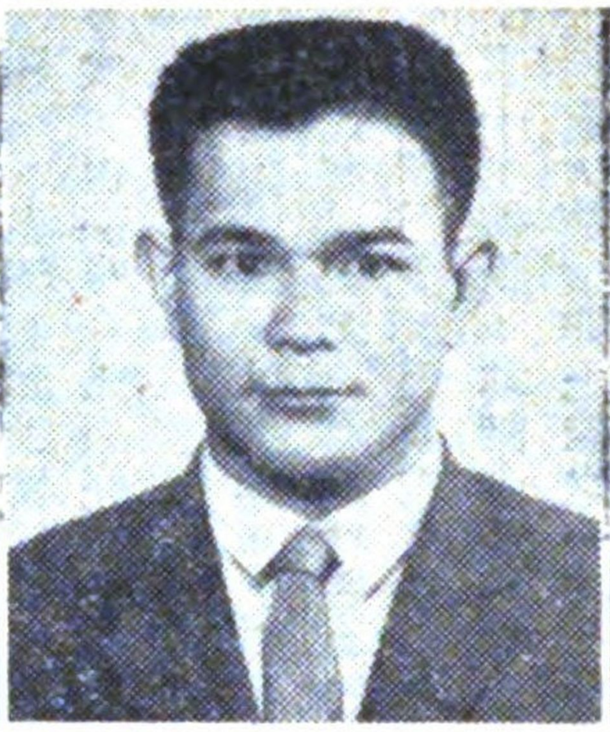
第三場：陸碧都勝蘇立狄，僅一個回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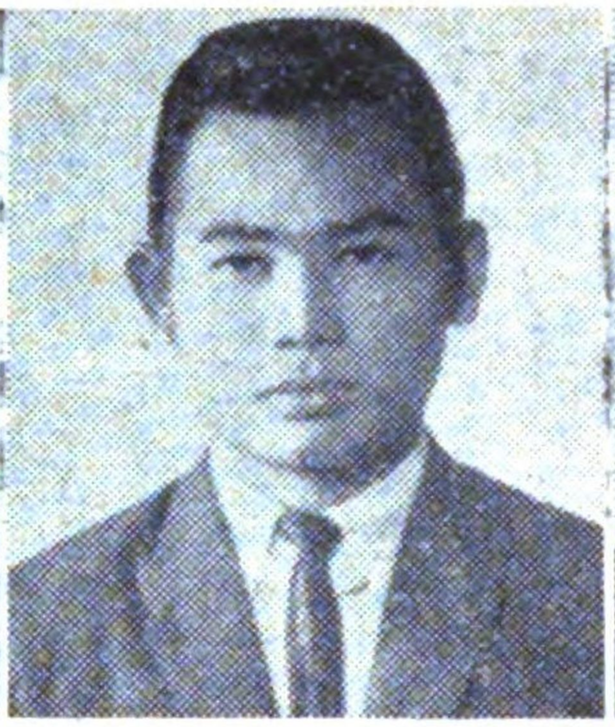
第四場：三馬齊勝潘世，共四個回合。

第五場：沙利蘇頓勝陸馬都利。

據記者目睹：當晚四場激烈泰拳比賽中，拳師穿頭拿肺，觀衆拍爛手掌，


古叔


碧汝蘇


蘭威內

生蘇

五千港客以狂烈的情緒呼喝世界上最敏捷，殘酷之拳賽進行。白鶴派掌門吳肇鍾及門人陸智夫等九人，太極胡勝等到場參觀。吳肇鍾老師對本報記者之詢問用微笑答覆極力保持緘默，曾敗於泰拳之中量級季軍胡勝，力拍記者之肩細問：「是否了得！」不知是否由於泰拳過份厲害，港方國術名手均不發表意見。

泰拳實在以脚（笛）爲主，求（膝頂）次之，然後才是用踭頂（索）以肘撞對方別有妙用。詠春派之勝手有其上半部之功用，以下半部則迥然有異。

第一場申得錫勝龔比龍，技術擊倒大勝，雖然激烈並不精彩，申得錫常以飛腿攻敵，中敵頭、頸、後腦、脊、臉等處，對手重創，在第二回合敗倒。而申得錫亦被打跌五次，可知「平凡」之比賽中仍甚激烈。申之所以經常仆倒，乃因其後腿（支撑身體者）不穩，不能靈活保持經常移動中之重心（在推進及閃動中，單脚必須移動，因泰拳之雙腿齊站之機會甚微，起腿佔百分七十）此場龔牙被擊門牙飛脫台下。

第二場京比勝蘭威內，打足五回合。京比以二十五分手二十三分半。勝方以穿心腿等勝，但對手以埋身戰術，力圖擲前者於台下，製造廹和局面，惟勝方京比腿法勁狠，在游鬥時間（卽雙方虎視眈眈未埋牙時，術語稱爲游鬥，如果雙方不埋牙，游鬥攻勢佳者，依例得勝）他經常以頂腿蹬踢，拉遠敵我距離，加以用此假動作擾亂敵方，經常掌握主動功勢，此點值得港人學習，因爲掌握攻勢不同於輕妄進攻，寓攻於守，出招實在先了半着。及至過頭踹踢起（國術謂腿過穿心便已無力，值得參考泰脚）如不中正前方，則轉而用脚踭撞敵後腦或以脚掌勾敵頭俯衝，然後衝拳配合，直打敵面，五官見血，視線昏花，氣窒，敵方寸自亂，港拳師敗於此招之中，自有痛心疾首之人！

「求」膝部之用，運能連環頂上，一如奔跑進行之中，能連撞敵胸、腹多下，腹部是丹田部份，爲貫氣勁之所，一受中擊，氣勁大洩，那便敗象暗呈，隨後手慢脚軟事所必然。在此第二場中敗方蘭威內之切中埋身戰術，值得短橋便馬拳師學習，港拳中之洪拳，詠春值得一看，切中廹入擊敵穴道，爲對付長橋大馬不二法門。長橋大馬空隙甚多，側身切中是好戰術。

戰後勝方京比在港拳師羅漢北協助下，本報記者訪問了他。據稱：其師名蔡育育傑格，在泰有盛名，門人甚衆，京比只爲中等人才。京比十年內出賽，六十次勝五十二次，敗八次，他笑着說：我善於用笛（踢）及求（膝）。

第三場最精彩，貫十和古叔。古叔捱拳入洗手間嘔出血絲，但一分鐘後，又在另場作助手，復元機能甚强，他說：由於賽前曾飲水，故胃部中招後不適。貫十爲「長勝將軍」腰勁靈活，目露凶光，發拳踢腿俱在笑面之中，一如武俠小說中之笑面虎。貫十戰後接受本報記者訪問，據謂參戰十年，出戰一〇九次，勝八十二次。但他的對手古叔，參戰八年，出戰一〇九次勝八十一次。功力相當，難怪棋逢敵手，來個「和棋兩勝」。貫十値得作吾人輕量拳師之作戰楷模，他有假動作，誘敵動作後卽有直線反擊（此點十分重要，因敵我兩點之間直線最短），吾國北派少林以雙飛腿馳譽，記者就十二年經驗所見，貫十是此雙飛腿之登峯造極者，能前虛後實，其法爲先虛踢一脚，估計敵人避過後卽進攻（拳經之謂連消帶打）那便

領中了他第二脚「實脚」了。他又可以先實後虛，因爲敵人捉到「路」後以爲前虛，那又領正。也卽是：此人脚之靈活比手還强。對手古叔善於捱打，泰拳未練攻，先練挨打，法近柔道，中國拳師弱於捱打，此點，記者要冒昧請港方四十六派掌門人參考加强。「古叔捱打之餘，馬穩（這點很特別）踏進，側身迫攻（側身切進，受擊面減少），古叔每跌，立反彈躍起，一來減少壓倒機會，相應爭取反攻時間，在港澳台三角錦標賽中亦無此項上佳演出，而人家以示威表演情緒，竟能出此！古叔有「夾腋手」，相類於詠春之「膀手」，法爲敵脚（或拳）打來，以腋夾之，然後滾攻而前。詠春「膀手」作用如翅膀，伏夾敵手後，沿橋睇攻。與泰拳「夾腋手」各擅勝場。古叔拳重，顯係練「功」了逆。經云：「練拳不練功到老一場空」，此場打和值十五元票價，因五回合力戰成和也。

第四場：生蘭勝生塞（此場名字，宣佈時有誤，節目表有誤，後經更正），二人强弱分明，生蘭體重四肢健碩。第一回合開始，生蘭先發動攻勢踢中對手兩脚：後腦，及頸（此等脚法，高，速一若蔡李佛之哨捶，白鶴之邊欄捶，但觀測其勁當比拳重五十磅至八十磅力度）對手大窒，雖然肉搏多次，但一回合迅卽完結，第二回合敗方中「求」（膝頂）兩下，敗退出拳，再中穿心腿「擸」在台下，四肢戰慄，連呼十下不起，四人抬下，兩分鐘能勉離場，以身體弱，要入院留醫也。

四場比賽，因第三場最精彩，打足了五個回合，雖然貫十攻勢表面較多，但中重拳不少，因與古叔各佔十四分半扳和。本報記者通過羅漢北翻譯訪問貫十，據說：其師名歸漢貢川。此次他在澳比賽，因心目中有「半表演」性質，故並非上佳之一次（此說並非矯飾，觀衆諒當咋舌）因爲最近八個月都甚少參戰，在過去，於曼谷四十多次拳賽中情况較此激烈者多，他法處以索爲主（索者近身起暗踭明踭也）飛腿次之，不善用拳，在五十一次爭奪戰中僅敗五次，現年十九歲。

週五夜之戰，澳門警察廳長傅基利，旅遊處長殷多利，陸軍總司令舒維立，泰國代辦稚啤，華人代表何賢，何鴻燊及五千港客在座，拍爛手掌。

依記者經驗，雖然局部賽事打出火，但雙方是友誼仍在與「拼命三郎」之類，仍有少許距離，話雖如此，但在港絕無得覩機會。

每場在笛聲奏樂之中，賽事便揭開序幕，賽員披袍各自從梯級登場，頭紮粉索，是爲威風帶及護符性質，或有臂上再加纏絲索者，之後，跪拜及隨樂聲起舞。例雖屬於迷信，但始祖極之聰明，在起舞中，卽爲熱身運動，舒筋活絡在劇烈運動之前實屬必須，我國術應注意此習慣，膜拜，起舞一番後，然後由助手脫去頭上彩索，各自站好，鐘聲一响，馬上動脚（並非動手在先，這是特別之處），拳因戴上六安士手套，其法亦如西洋拳，有牛角拳，鈎拳等，但拳不爲主力。繩欄成爲一種合法武器，拳師藉其反彈力承起自己雙脚蹬出，彈檏，誘敵。在週五夜各賽事中，打到埋欄，抓索流血，嘔吐者不可勝數，但雙方風度甚好，一黏身，糾纏，卽受勸籐離開。倒地者永不受打。

公證人偉拉嗯倫是「致一」，在第三回合雙方糾纏時，公證一腿把兩人分開，又常能拉開兩人，又能掌分兩人，功力甚佳。

在這一次比賽中，愚見以爲，國術中，蔡李佛，北少林，白鶴長橋大馬，詠春洪拳短橋快拳可以勉强敵佳人家上盤工夫，容或有過人之處，但脚下工夫，似乎沒有一派可以與敵抗衡。記者當年隨港澳國術選拔隊出賽，深悉港方腿法較弱之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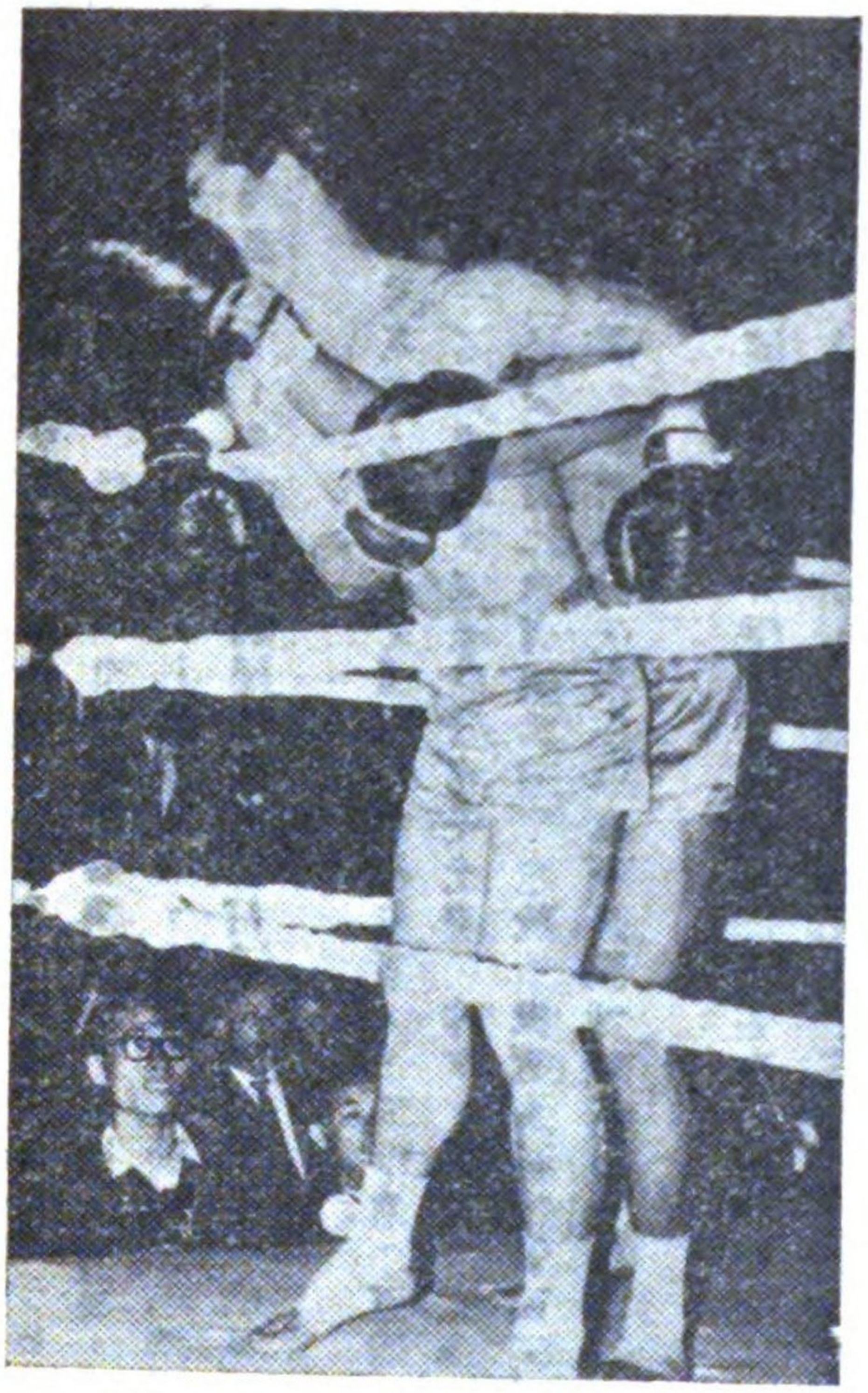
賽後評述，第二晚四場泰拳比賽，並不出色，觀衆在第四場行將完場時，有少部份離場，趕往狗場去也。該晚之所以遜色，乃因最厲害之笛（踢）及索、求兩種攻勢，均甚少使出，似乎是打「因住波」，據賽後有關人士稱：這可能由於週五夜傷人太多之故，計週五夜傷了申錫，京比，古叔，貫十等人。可能因此影響士氣。

第一場羽量級，順乃得勝沙得邦，前者得廿四分半，後者得廿三分半。第一回合開始，順以飛腿猛攻，沙坐馬，涵胸拔背，寓攻於守，並不精彩。第二回合，攻勢較烈，沙倒地三次，旋又轉激，沙頑抗之餘頗獲觀衆掌聲。第三回合，可能雙方中拳不少，殺得性起，沙捱了兩拳把順撻於台下，公證人正叫了：「一、二」兩聲，順竟飛身跳入繩圈，待公證一聲令下，卽出拳猛攻，雙方纏鬥中險些跌倒，公證大喝聲「放！」雙掌在兩者中間劏下，彷彿揮刀斬流模樣，兩人立卽分開。記者眞希望兩人能與公證

較量一下，因爲這位公證，十分好功夫也。泰拳師倒地後立即跳起，又即能運氣進攻，此優點值得學習。第五回合，最爲激烈，沙被打落台邊（出了繩欄），雙方飛腿頗多，沙再跌於台外，又再跌於台中，拳帶也脫了。前後一點，沙跌了五次，雖然此次並不精彩，但在國術自由搏擊中，跌了五次還能奮起硬抗，記者並未見過。此場爲全晚唯一打足五個回合之賽事，演出雖還不壞，但與去夕比較，顯是遜色，但觀衆還寄望於下一場。

這時候，聞得有人在場中和人博彩，以褲色爲下注對象，因爲每次拳師之褲子，必爲紅藍或者紅邊對全綠。因得看明顯之下注目標。更有買連贏位者。

第二場潘世勝三馬齊。這一場，兩人之參拜儀式相同，均爲繞繩圈一週，其間逗留在四角默禱。鐘聲一響激戰即生，雙方倒地，但倒得有點像演戲，潘世起立後即採取涵胸拔背之守勢。雙拳護頭，兩肘低護胸脇，也即是說，除了上盤無懈可擊，但下盤飛腿常起，不必手部護衛。可是這種「樁式」有點毛病，是頭部俯衛太前，如果雙手被人殆開式引開，頭部乃先受打着。果然，對手三馬齊常以此法誘攻，而且拳腳頗快，只惜他的拳腳欠實勁，有經驗者早知非福。果然，第二回合時，「三雙腿齊飛，中門大露」，被潘側身切進，過三關，先出拳，後踢腳，連續三下，打得敵人窒氣連退幾步，觀衆鼓掌，因爲他反守爲攻，十分明顯而狠勁，是爲全場最熱烈之掌聲，經此拳腳加交，潘世打倒三馬齊，未够兩個回合以壓倒性得勝。這時觀衆又有話說：「演得逼眞」。平情而論，演來也損失不少氣勁。



十二月十二日第四場三馬齊對潘世澳門新花園

上述第一，二場均爲羽量級。

第三場爲中量級，在一三二磅以上。沙利蘇頓勝碧汝。中場休息時宣佈，沙利蘇頓爲十八名拳師中唯一天主教徒，七世紀前他的祖先爲葡國人，是以他出場的祈禱儀式是十字架的。

第一回合，碧汝蘇以前後手進攻，此勢一如國術之樁式。沙伺機進攻，車身進馬，但被敵方扛起了前鋒腳，仆於台上。戰況平平。但有一點值得學習，那是沙利蘇頓「以智敵力」，常有假動作，但又間有站在不動，雙目盯緊敵人，頗有張飛喝斷長板橋之勢，第二回合開始，他的智慧更見明顯，但對手碧汝蘇亦步步爲營，其間氣氛有扣人心弦之處，隨即糾纏，仆後再仆，打連環箭槌衝上，被敵人攤腰落馬一閃，把他按在兩繩之間，後腦紅了一大片。第三回合，雙方各有被打仆，沙利蘇頓有一個車身虎尾腳，用得十分伶俐，這一腿，據說是無影腿黃飛鴻的另一度絕招，但記者在歷次講手，比賽中未能見之，而竟在外隊拳賽中得見，這一下「陰招」演來甚好，但蹬不中對方，此中，腳部是「拆祠堂」的陰招也，接着對方拳腳交綏，頗感激烈，但窮帥甩牙之招數却沒有，空間橋腿劈拍之聲，雙方各跌一次之後，最後沙與對手糾纏，乘壓倒之時用「索」（手踭）始重重搗了對方面部一下。至此，我們才看到索字訣有埋身妙用。這下，沙遂作技術擊倒敵方得勝論，下台向泰領事行佛禮，觀衆署有掌聲。

第四場（原是第三場）陸馬都利勝批也拔。

第一回合游門（並不埋身揮擊之謂）這時由於三樓頗有演戲之嫌，而且狗場已然開賽，是以部份觀衆離場，雙方纏鬥久之拳來腳往，第二回合完結之鐘聲响時，陸竟加料打了一拳敵背。這時候對手批也拔已經有氣虧

之象。是以第三回合一開，陸馬上狂攻拳擊，腿浮之中竟把對方踢倒，再起時，陸以「穿心腿」打中對手仆下。陸乃得勝。時維九時十五分，六千觀衆有稱奇者，有嘆晦氣者蜂湧離場，十分鐘後，逸園乃無揷針之地。

綜合首次兩晚所見，泰脚之用可以概括國術拳法，包括：哨槌，揷槌，搶笈槌，掛槌，鈎槌，邊欄等，上述各種法，均爲若干派別之「特技」，箇中人看罷自然了了。而且泰國腿法靈活，打破了我國千年來成見「腿過胸則欠勁」。

在塲邊得見陳克夫兄，克夫兄爲白鶴中佼佼者，十二年前（五四，十一，十二）在同一擂台地點與太極吳公儀氏比賽。昨夕，吳氏未見到塲。記者問克夫兄十二年後重遊此地有何感想，他說：我還是要提倡國術，他對泰拳並無較高評價。其同門倪沃棠在塲私下向記者表示：「泰拳今晚打得好水皮！」

黎雄當年在東埔寨與此羣外隊之師兄弟賽過。他在塲畔告記者：泰拳是有値得參考的地方。其餘少林梁永廣，柔道許志民各家名流來澳觀摩者不少。

次晚因天時地利關係，最高票價有炒至五十元，觀衆用五十元看此種拳賽，自然不妙！

觀衆中女性不少，比率大約與「大塲波」差不多，亦有好奇之小孩子在肉屏風陣中潛入。

這晚的拳術，實無甚精妙之處。第二晚夜塲提前在七時半開始，以上兩晚之優勝者組軍決賽。應當激烈，港客撲票者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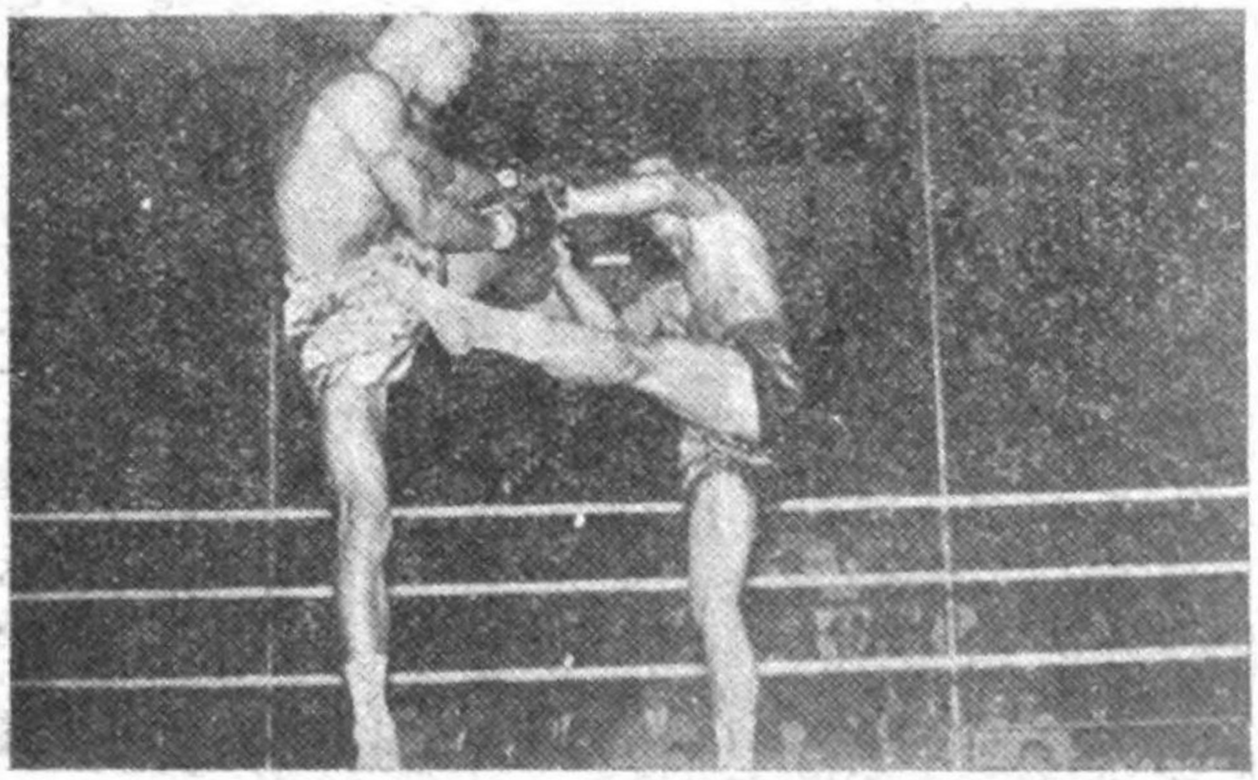
記者管見以爲，如果港澳國術界再要向泰拳挑戰，先要練好够五個回合的氣力，在間斷共十分鐘中之激烈自由搏擊中，一分鐘是很長的時間，其次要練拳重及拳脚肘骨捱得痛，因爲過往中國拳賽「上下五寸」是有護具的，但泰拳則無。

國術界中人對於本身技藝常渲染得非常神秘，因此，登台時，雙方心理均多添一種負擔。反觀泰拳，「當食生菜」，情緒輕鬆得多。

此次十八個拳師。分別來自十五個不同之拳會，他們此次約可得二千至三千元港幣之代價。星期日晚貫十對古叔之一塲，觀衆十分重視，因上次戰得精彩。

泰國拳賽在十二日晚上結束了。其中很多優點，是値得港澳國術界人士借鏡的。

從泰拳比賽中，更證明自由搏擊不僅是「拳技」的問題，主要的是力氣問題，也卽是說要把它看成一種全身運動。泰拳領隊對記者說，拳師每日跑步，踢蕉樹，打穀包，米包，這些運動，都非香港那些「室內健身室」的門人們可以得到的先天條件，更何況，他們的拳師還是獨身的。在這問題上邊，我們可以退步說：香港的拳術界只不過爲了健身，而非像泰拳那些是屬於職業的，或半職業的。這其間的區別，記者自然明白。但記者還得仗着愛護本港武林的精神提出上述意見。另一點意見是：打倒偶像。在香港，垂暮的英雄太多了，應該給少壯派拳師多點表現的機會。



十二月十一晚第三塲碧汝蘇（左）以腿拆敵腿，敵人是沙利蘇頓

綜觀三塲決鬥得知泰拳的招式，十分簡單，腿法最多佔了七成，包括笛（踢）及求（膝頭頂），踢的高度及部位竟包括國術中之拳法，雖則是此，但他們仍然簡單。這種輕快（卽拳脚的重力並不持久）的搏擊，如果遇着沉橋硬馬的國手，我們還是可以廹近把他們打倒的，但必須戰術妙，管見以爲洪拳及詠春在理論上佔先一籌。可是，記者無意指出別派功夫不能勝他們，比方蔡李佛的李洪，他在東埔寨廹和對手，用的便是沉橋硬馬。詠春的斬中橋切進，理論上是可以尅制敵人的。

雖然泰拳的招式不外索，求，笛，表演起來並不好看。而國術名家，表演起來，十分好看，但打起來的效果未必能表裏如一，此中問題，關乎師父肯教徒弟肯練。在香港，有些師父不肯教，有些不能教，有些害怕教了殺手給徒兒出外鬧事，其實這些都是缺點，先嚴格選擇門人，授以武德，再彼此用心向學，方能培養新血，與人爭一日短長。這就不妨舉一個例，泰拳師沙里蘇頓的「虎尾脚」，「踏鷄脚」百分之百是國術中的腿招（泰拳的遠祖是國術當無疑義），在香港黃飛鴻是以「無影脚」著名，黃氏之如夫人莫秀蘭老師當能出此，但其他晚輩是否能打出師祖的「無影脚」，看來是值得商榷的，從這點就可以舉一反三，令人深思了。

下月，澳門將舉行日本的摔角比賽，這也是一個突出的搏擊方法，值得觀摩。看過最近泰拳的比賽，管見以爲香港國術界應該大力求取進步。雖說泰拳並非一種法度嚴謹的搏擊技術。

（完）

名作家**散髮生**所撰武俠小說，素以新穎奇詭，不落俗套，著稱於時，前爲本刊撰寫之長篇連載，深獲讀者一致嘉許。

茲應本刊敦請，再撰新作：

冷劍磨情

下期起在本刊連載

狂波俠影

武俠長篇連載

岳川・文
雲君・圖

【前文提要】在荒島上，樊飛雲、何蔚水兩人，遇着了一個白臉怪人肩上鎖着鐵鍊，怪人要兩人助他逃走，兩人在詢問怪人那人是誰——

第十八回：寒鐵神功　帶恨瞑雙目

何蔚水的話才說完，樊飛雲也道：「是啊，你仇人是誰，且說來聽聽。」

那人突然啞聲嘆了一口氣，道：「仇人只怕早已死了，說出來你們也不知道了。」

何蔚水和樊飛雲兩人互望了一眼，但覺得那怪人言詞閃爍，可疑之極，在這個荒島之上，他卽使戴着一條鐵鍊，和他相處，也是極之危險的事情，更不要說助他脫出困境了。

兩人皆是一般心思，一面想，一面又向後連退出了幾步。樊飛雲道：「你仇人既然已死了，你還想脫困作什麼？」

那人「徙徙」怪笑起來，道：「小朋友，你這話可太滑稽了，我被寒鐵鍊穿過琵琶骨，本來無時無刻，不受寒氣凍體之苦，是我硬以內力，將寒氣逼住，所以每日只要受一個時辰的苦便夠了，但是每日的這一個時辰，你當是好捱的？」

樊飛雲和何蔚水兩人，剛才都曾看到過那人在地上蜷屈成一團，痛苦無比的情形，自然知道他這一個時辰，絕不好捱。

那人又道：「我仇人就算死了，屍骨當然還在，我也將他挫骨揚灰，方洩我心頭之恨！」

當那人講到「挫骨揚灰」之際，只見他上下兩排白森森的牙齒相咬，發出驚心動魄的「格格」之聲來，當眞令人不寒而慄！

樊飛雲一拉何蔚水，低聲道：「我們怎麼好？」

樊飛雲爲人心地極好，他想起剛才那人受痛苦時的情形，心中已軟了下來，但何蔚水卻比他精明得多，忙向之搖了搖手，道：「別理他！」

這時，他們兩人，一退再退，離開那人，已有兩三丈遠近了。

而他們兩人在講話之際，聲音又輕到了極點，連他們自己，也要用心才能聽到。可是，何蔚水的話剛一說完，便聽得那人嘆了一口氣，道：「小姑娘，爲什麼不要理我？怕我害你們麼？」

何蔚水一聽得那人，忽然講出了這樣一句話來，不禁猛地一怔，一時之間，不知怎樣回答才好。

那人苦笑了一下，道：「小姑娘，我若是要害你們，你們早已沒有命了，別看我爲鐵鍊鎖住，但是這些年來，我已忍受無比苦痛，將鐵鍊上的至陰至寒之氣，引入體內，與本身眞氣相合，練成了寒鐵神功，自信難有敵手了，你們看！」

他一個「看」字才出口，雙手猛地向前一推。

只見他掌心，雪也似白，甚至白得發亮，也就在他雙掌向前一推之際，樊飛雲和何蔚水兩人，只覺得身子陣陣發顫，一股寒冷之極的掌風，已經將他們兩人的身子，盡皆包住。

何蔚水在百忙之中，揚起手掌來，想要還手，可是她手臂揚起，那人所發的那股陰冷之極的掌風，一陣接着一陣地催逼了過來，竟令得她五指僵硬，那一掌竟發不出去！

何蔚水此際的內功，已極有根底，而內功有了根底的人，對於寒、暑反應，與常人不同，耐寒忍暑的功夫自也高人一等，常見在冰天雪地之中，武林高人也只是一襲單衫，便是此故。以此際何蔚水的功力而論，若是置身在冰窖一中，只怕也不會覺得什麼寒冷，但如今卻十指僵硬，竟至於不能發掌！

何蔚水尚且如此，樊飛雲自然更是上下兩排牙齒，格格發震，面無人色！

那怪人在這時，卻又嘆了一口氣，對準了兩人的雙掌，緩緩向外，移了開去。

他雙掌移開，只聽得「颼颼」之聲，他掌力仍然發之不已。但是他所發的掌力却不再是對準兩人，所以兩人的身上，又漸漸地暖和起來，他們轉頭看去，只見被那人掌力所襲到的一叢矮木，樹葉簌簌而下，轉眼之間，便成了一樹枯枝，那顯然是被他掌中所含的陰寒之力，硬生生凍死的！

何蔚水和樊飛雲兩人，一見了這等情形，不禁相顧駭然，呆了半晌，身外的寒氣已盡皆去盡，這才齊聲道：「好功夫！」

那人又苦笑了一下，道：「我自信縱使不能報仇雪恨，也定然可以和仇人拚一拚了，只是這條寒鐵練我却難以弄得斷，而這裏又絕無人到，難得兩位來到，是以請你們幫忙。」

何蔚水心想，那人的武功如此之高，若是剛才他掌力加强，自己和樊飛雲兩人，自是必死無疑了。但是他却並沒有傷害自己之意。

何蔚水心思縝密，她自然想到，那人之所以不傷害自己，可能只是爲了要他們幫忙，等到他脫身之後，又是另一番嘴臉了。

但是也有可能，那人在脫身之後，心存感激，那麼自己就結識一位高人了。

何蔚水想了片刻，心想這等於是一場賭博一樣，可能輸，可能贏，只有搏一搏了。她主意打定，陪笑道：「前輩，你武功如此之高，尙且無法脫身，我們兩人能幫得了你什麼？」

那人道：「我那仇人，可說是天下最殘忍之人，這條寒鐵練，堅韌無匹，難以弄斷，但是有一件武林至珍，喚火雲剪的，却可以一舉而將之剪斷。」

何蔚水一聽到了「火雲剪」三字，心中不禁陡地一動，道：「火雲剪？那是南海火雲派的鎭山之寶，但已有許多時候未見南海派人使用了。」

何蔚水的父親，號稱「南海黑鯊」，南海各島各派的武林中人，何蔚水如數家珍，這南海火雲剪的名堂，她自然是知道的。

那人「嘿嘿」兩笑，道：「南海派的人如何能使用火雲剪？自從我被鎖在這裏起，那柄火雲剪便在這個小島之上！」

何蔚水和樊飛雲兩人，「嗯」地一聲，道：「有這等事？」

那人道：「仇人鎖我的鐵練，長一丈六尺三寸，我人高七尺二寸，手臂長兩尺八寸，仇人又知我在多年之後，必能練成功力，使手臂可以伸長一尺兩寸，却無法再長半寸了，你們看，那柄火雲剪，就在離我二丈七尺六寸之處，你們看到了沒有？」

那人一面說，一面身子伏了下來，「刷」地竄向前去，直到將那根鐵練拉得筆直，而他的手臂，向前伸了出去，只聽得他手臂骨「格格」作響，手臂在伸直之後，又長出了尺許。

他五隻手指，也已伸得筆也似直，連指骨都在「格格」直響！

可是，他的手指，離開一隻灰撲撲的石盒，却還有一寸的距離！

那人一聲怪叫，道：「你們看到了沒有，多少年來，我對着火雲剪，但是却取不到它，我頓足搥胸，我撕髮裂心，但是只差一寸，我便不得不被鐵練鎖着，受寒氣襲體之苦！」

那人話未曾講完，樊飛雲已是義憤塡膺，大叫一聲，道：「這樣磨折人，那太豈有此理了！」

他一面說，一面已大踏步地向前，走了過去，到了那石盒之旁，那人想是因爲立時便有人救他，心情激動，竟大口地喘着氣，道：「這石盒製造精巧，你看到石盒的那面，有七點黑點，照北斗七星之位排列的麼？」

樊飛雲來到了石盒的那邊，果然看到有七點指甲大小的黑點。

那人又道：「你先按下斗柄處的三點黑點，一按卽走，千萬小心。」

樊飛雲一聽，已待伸手去按，可是何蔚水也在此際，趕到了他的身旁，一拉他的手臂，將他拉開了兩步，道：「且慢！」

樊飛雲忙道：「何姑娘，我們斷無見危不救之理。」

何蔚水知道樊飛雲誤解了自己的意思，忙道：「誰說不救來？照這位前輩那樣說法，這盒中必有機關，我身形比你靈巧，還是你先躲過一邊，讓我來開這隻石盒的好。」

樊飛雲張紅了臉，道：「何姑娘，我——」

他一句話未曾講完，何蔚水出其不意，猛地伸手在樊飛雲的肩頭之上一推，將樊飛雲推得向外，陡地跌出了幾步。

樊飛雲正是向那人跌出的，他才一跌出，身形尙未站穩，便覺得肩頭

一緊，一股寒氣傳了過來，已被那人冰冷的手，抓住了肩頭。

那人的動作，其快無比，一抓住了樊飛雲的肩頭，樊飛雲連叫都未曾叫出聲，那人便已迅疾無比地向後，退了開去。

而何蔚水在一將樊飛雲推開之際，便立即俯身伸手，迅疾無比地在那三點黑點上按了一按。她因爲全神貫注地做自已事情，竟連樊飛雲被那人抓了去，也未曾看到！她連點了三下之後，眞氣一提，雙足一蹬，整個人向上，疾拔了起來！

這一拔起，足足有兩丈高下。

她剛一到半空之中，便聽得那怪人叫道：「快屏住氣息！」

何蔚水不知道那人怪叫是什麼意思，但是她心知必有原因，連忙閉住了氣息。

幾乎是在那怪人發出一聲怪叫的同時，那怪人揚手一掌，劈空向身在半空之中的何蔚水擊到，何蔚水只覺得一股寒風，迎面湧到！

如果不是她早已屏住了氣息，這一股突如其來的寒風，自她的七竅之中襲入，只怕她立時便要爲陰寒之氣所傷了！

當下，她被那人的掌力所湧，身在半空之中，向外跌翻了出去，百忙之中，她又聽得那石盒發出「格」地一聲響，盒蓋自動彈了開來，自盒中爆散迸射出無數細若牛毛的細針來。

那一大蓬細針，爲數當眞不下千百萬之多，何蔚水這時，已跌翻出去了三五丈遠近，向自只能堪堪將射來的細針避過，若是只靠她自己拔起在兩丈高下的半空之中，那是非被這種細針射中不可的了。

何蔚水一身冷汗，落下地來，這才看到那人一手抓住了樊飛雲，一手一掌發不已，强勁無比的掌力，將向他射到的細針，一起擋了開去。

好一會，那一大蓬黑色的細針，才一起落到了地上，映着日光閃着烏油油的光芒，一望便知，針上是餵有劇毒的！

何蔚水和樊飛雲兩人，直到此際，仍是緊張得喘不過氣來。

那怪人一見細針盡皆落地，首先吁了一口氣，道：「這是黑鬚針，中上一枚，便要全身痛癢不止，一個月方始消退，中得五枚以上，那便難以救治，要受五六個月的痛苦而亡！」

何蔚水心中一動，將「黑鬚針」三字，翻來覆去的唸了幾遍。

她覺得這種歹毒已極的暗器的名字，十分耳熟。當然，若是知道了這門暗器的來歷，那是一定可知那人的仇人是誰了。

可是何蔚水却又偏偏只是似曾聽到過「黑鬚針」這個名稱，而想不起究竟來。

那人又道：「你再按另外四個黑點。」

樊飛雲問道：「盒中還有古怪麼？」

那人苦笑了一下，道：「我也難以料斷，那盒子的開法，仇人會詳細細教過我，好令我心中更加難過，但是他只講了第一層『黑鬚針』機關給我聽，却未講到第二層是否還有古怪。」

樊飛雲急道：「那麼——」

何蔚水不等他講完，便一擺手，道：「樊公子，我們既已下定決心，要解這位前輩之困，還理得他有無機關麼？」

樊飛雲滿面皆是關切之情，道：「何姑娘，你千萬小心爲上。」

何蔚水淡然一笑，她在見到了那一大蓬黑鬚針之後，知道這石盒中除非已沒有了機關，否則一定一次比一次厲害，她的心中，也是十分緊張。

她俯下身，在另外四點黑點上，按了一按。

在按到最後一下時，她手指上用的力道頗大，就着這一按之力，身子微微一躬，已向外疾退了開去。當她退開了兩兩三丈時，那盒子只發出了「拍」地一聲響，並沒有什麼別的變化。

而在「拍」地一聲響之後，第二層石盒的蓋子，又彈了起來，只見盒中，紅光迸現，但因爲何蔚水退得遠，所以那發出紅光的究竟是什麼東西，她却也沒有法子看得到。

何蔚水等了許久，仍不見盒中有什麼動靜，便抬頭向那人看去。

那人的神情也十分緊張，他一見何蔚水向他望來，便道：「若有機關，只怕當時便發作，不會等得那麼久了。」樊飛雲仍道：「還是小心些好。」

何蔚水也認爲若是有機關，一定早已發作，斷無過上那麼久，仍一無動靜之理。

何蔚水中毒昏迷，怪人一步一步行了上去。

她足尖一點，身形向前掠去。

等到來到了離那石盒，還有五六尺左右之際，她身子停了下來。

這時，她已經可以清清楚楚地看到，在盒中所放的，乃是一柄剪刀，那柄剪刀，只有尺許，通體血也似紅，紅光迸射，一望便知是稀世奇珍！

何蔚水看了幾眼，道：「火雲剪在了，除了火雲剪，別無一物。」

她一面說，一面便向前走去，等到話講完，她早已俯身去取剪了，那怪人道：「你等一等，還是讓我用樹枝勾它出來——」

那怪人的話還未講完，何蔚水的手早已經碰到了那柄火雲剪。

她的手指才一碰到了火雲剪，只覺得一陣劇痛，剎那之間，如同雷殛一樣，忍不住一聲怪叫，整個人向上直跳了起來。

樊飛雲大吃了一驚，道：「何姑娘，什麼事？什麼事？」

他連問了兩聲，面上的神色，已然大變。

只見何蔚水在向後倒躍而出之後，她一隻右手，已然又紅又腫，雙眼之中，淚水直流，怪叫了一聲，身子向下便倒，登時人事不省。

那怪人陡地一呆，一反手，點住了樊飛雲的穴道，不令他亂跑亂叫。他點住了樊飛雲的穴道之後，便向前直衝了過去。

等到將鐵鍊拉直之後，他反手折了一根樹枝，將那柄火雲剪勾了起來，勾到了面前，向火雲剪定睛一看，也不禁發出了「啊」一聲。

這時，何蔚水直挺挺地倒在地上，右手已腫得如同一隻紅色的球一樣，面色也是血也似紅。而那怪人蒼白之極的臉色，在火雲剪紅光的逼映之下，看來也是詭異到了極點。

樊飛雲仍不知道究竟發生了什麼事，他苦於穴道被封，既不能問，又不能動，只急得他豆大的汗珠，如雨而下，全身皆濕。

那人在「啊」地一聲之後，左手漸漸伸出，只聽得在他的手掌，漸漸逼近火雲剪之際，竟發出了一陣陣「嗤嗤」之聲，如同是一塊冰塊貼到了燒紅了的鐵上面一樣。而當他的手掌，離得火雲剪越來越近的時候，火雲剪上的光芒，也漸漸地淡了下來。

終於，他的手掌貼住了火雲剪，只見他迅疾無比地將火雲剪抓住，反手便剪，「錚」地一聲過處，那條鐵鍊，已斷了下來。

他身子向後一退，退出了丈許，再是一剪，連剪了兩下之後，那裏鐵鐵鍊，便斷了三截：一截仍留在他的琵琶骨內，一截留在石上，而有丈許長短的一截，則跌落在地。

那怪人抓起了落在地上的一截，身形一閃，貼地向前滑了出去，到了何蔚水的身旁，一伸手，將何蔚水提了起來，以那一截鐵鍊，在何蔚水的身上，繞了幾匝，將她繞了起來。

他繞了幾匝何蔚水，才又將它放了下來。身子一縮，到了樊飛雲的身旁，一伸手，便將樊飛雲的穴道拍活，樊飛雲幾乎哭了出來，道：「何姑娘怎麼樣了？何姑娘怎麼樣了？」

那人嘆了一口氣，却並不說話。

樊飛雲一聽得那人只是嘆氣而並不說話，不禁涼了大半截。

他張大了口，一時之間，竟難以再說得出什麼話來了。

那人一伸手，將穿在他肩頭上的鐵鍊，硬生生地拉了出來，鮮血迸流，可是他面上却並沒有什麼痛苦的神色，只聽得他又嘆了一口氣，道：「小朋友，我已經說了，可是小姑娘却已經動手了。」

那人是指他已經叫何蔚水且慢動手，等他用樹枝將火雲剪勾出來，但何蔚水却已經伸手碰到了那柄火雲剪一事而言的。

但是這時候，樊飛雲心亂如麻，如何還記得事變之前的事情？

他只是茫然道：「她……究竟怎樣了？」

那人道：「我仇人在火雲剪的柄上，塗上了劇毒的毒末，她一碰到火雲剪，毒氣便已隨着火雲剪上的陽形之氣，直襲她的體內……」

樊飛雲越聽，雙脚越是發軟，突然「咕咚」一聲，跌倒在地。

他人已跌倒在地，可是他却仍是一無所覺，道：「那麼……她……她還有救麼？」

那人半晌不言。在那人不出聲的那半晌之中，樊飛雲簡直就像是跌入一個無比的深淵之中一樣！

好一會，他才聽到那人的聲音。

而這時，那人的聲音在他聽來，竟像是從極遠極遠之處傳來的一樣。只聽得那人道：「你放心，我將盡我的所能，將她救活就是了。」

當那人在講這一句話的時候，他全身發抖，竟像是悲觀絕望之極一樣。樊飛雲道：「她因你而受傷，你自然要將她救轉。」

那人嘆了一口氣，一聲不出，只是一步一步，向何蔚水走去，他的脚步，沉重之極，跟在他後面的樊飛雲，只覺得他每走出一步，竟連地面都像是在震動一樣！

兩人到了何蔚水的身邊，那人在地上盤腿而坐，雙臂揚了一揚，臂骨發出了「格格」之聲，雙手伸直，一前一後，按住了何蔚水的胸口和背心。

他在按住了何蔚水的身子之後，雙眼漸漸地閉了起來，緩緩地道：「我如今是在傾力而爲，你不可前來擾我，若是三日三夜之後，她仍未曾醒轉，那時我也必然已經斃命——」

他講到此處，頓了一頓。

樊飛雲聽了，心中不禁大是駭然！

他心想難怪剛才，那人在講及必然全力施救之前，神色如此沮喪，看來三日三夜之後，就算何蔚水醒轉，只怕他自己一樣元氣大傷，性命難保！

然則，三日三夜之後，何蔚水是不是能以醒過來呢？樊飛雲心中打鼓，那人在停了片刻之後，忽然苦笑了一下，道：「她若竟不醒轉，那我對你說也沒有用處的，還是等她醒轉了再講吧。」

那人講完了這幾句話之後，便不再言語，只聽得他鼻孔之中，「呼呼」有聲，有兩股濃白色的寒色，吞吐不定，猶如兩條靈蛇一樣。

樊飛雲本來，就站在那人的身邊，可是漸漸地，他覺得那人身上所發出來的寒氣，越來越甚，逼得他不住地向後退去。

轉眼之間，他又退出了兩三丈去。只見那人身上，一絲一絲地白氣，不斷地冒了出來，就像他整個人是冰製成的一樣。

而何蔚水則仍是面色通紅，躺在地上，一動也不動，樊飛雲團團亂走，過了兩三個時辰，那人仍是坐在地上，動也不動。

樊飛雲心想，照那人的話聽來，這一坐下去，至少要三日三夜，方能見分解，這三日三夜，自己不知如何消磨才好了。

他唉聲嘆氣，搓手頓足，望着何蔚水和那人，第一天，幾乎連眼也未曾貶，到了第二天，他實在忍不住疲倦，才打了一個瞌睡，可是却在睡夢驚醒了好幾次。到了第三天，他雙眼之中，已經佈滿了紅絲，神情也已憔悴不堪了。

一到了第三天中午時分，樊飛雲的神情，更是大大地緊張了起來。

他一步一步地向前走去，本來，他只當那人身上寒氣迸發，自己萬難接近的，可是出乎他意料之外，他來到了離那人的身邊，只不過兩三步處，仍不覺得什麼寒冷。樊飛雲心中一呆，向何蔚水看去，只見不知從什麼時候起，何蔚水的面色，已變得十分蒼白了。

樊飛雲不知道是吉是凶，他又等了小半個時辰，這小半個時辰，在他來說，簡直比已過去了的三天，還要難捱得多！

他只覺得自己的雙手，冰也似冷，滑膩膩地，滿手都是冷汗。

他又等了片刻，突然聽得「噹噹」一聲響。那一下響，令得他一呆，幾乎直跳了起來，但是隨即，他看到何蔚水的身子，動了一下。

剛才那「噹噹」一聲響，就是何蔚水的身子轉動之際，震動了纏在她身上的鐵鍊發出來的！

樊飛雲一見何蔚水已開始動了起來，他張大了口，想叫「何姑娘」的，可是他歡喜得過了頭，竟一點聲音也發不出來。

就在他發呆之際，只聽得何蔚水發出了一下呻吟聲，身子又動了一動而就在這時，同時又聽得那人，發出了一下如同嘆息也似的聲音，雙手垂了下來。

這時候，「噹噹」之聲不絕，何蔚水一翻身，已經坐了起來。

樊飛雲連跌帶衝，向前奔了過去，到了何蔚水的身前，才叫了一聲，道：「何姑娘！」

他一面叫，一面就去拉何蔚水的手，怎知道他才一碰到了何蔚水的手，便像是碰到了一塊冰一樣，「啊」地一聲，便縮回了手來。

何蔚水已睜大了眼睛，以奇怪的神色望着樊飛雲，又望了望自己身上的鐵鍊和身邊的那怪人，道：「這……是怎麼一回事？」

樊飛雲一聽得何蔚水已能開口講話，顯然已是沒有事了，更喜歡得連眼淚都流了出來，忙道：「何姑娘，你中了奇毒，這位前輩——」

他才講到這裏，突然聽得自那怪人的喉嚨之中，發出了一種奇怪的聲音來。何蔚水忙擺了擺手，不令樊飛雲繼續說下去。

樊飛雲停了下來，只聽得那人像是在呻吟，而過了片刻，才見他慢慢地睜開眼來，雙眼之中，目光散亂，神色大異三日之前。

只聽得他道：「你居然……醒轉……來了，我……多少年來苦練的寒鐵神功……進入了你的體……內，我……仇人若是……未死，你要代我報……仇！」

何蔚水乃是何等聰明伶俐之人，她雖然剛才醒轉，但是她自一有知覺開始，便覺得自己的身子輕飄飄地，像是隨時可以飛上半空一樣，分明是在內功上，到了前所未達的新境界。

這時，她再聽得那怪人如此一說，心中更是雪亮，驚喜交集，道：「前輩，你仇人是誰？」

那人道：「你若是退縮，我……死不……瞑目。」

何蔚水又道：「你仇人是誰？」

那怪人又是有氣無力，講話的聲音，更是斷斷續續了。但是何蔚水和樊飛雲兩人，還是清清楚楚地聽出他講的那四個字：「天……邪……地……凶……」

何蔚水猛地一震，霍地站了起來。

那人抬起頭，向她看來，口已不能再言，只是以散亂的目光在向着何蔚水。

何蔚水心情大是激動，道：「前輩，你只管放心，這天邪、地凶兩人，如今還未曾死，他們是我的殺父仇人，我本就是絕不會放過他們的。」

那人的雙目閉起，蒼白可怖的臉上，居然現出了一絲笑容來。

何蔚水和樊飛雲兩人，等了半晌，那人不再言語，何蔚水伸手一探，那人早已氣絕了。

何蔚水呆呆地站着，好一會，才道：「唉，他叫什麼名字，我們仍是不知，只可惜他為了救我，自己竟在脫困之後，便自死去了。」

樊飛雲道：「你本是為了救他而中毒的，難道他能坐視不理麼？」

在何蔚水決定解救那人之際，她曾作出過許多考慮，但是像如今這樣的結果，却是她在事前，所萬萬意料不到的。

她又呆了片刻，樊飛雲問道：「何姑娘，他所說的話是什麼意思？難道如今你已會那寒鐵神功，功力絕頂，足以應付天邪、地凶了麼？」

何蔚水道：「我也不明白，待我發上一掌，試試是否威力大增。」

她一面說，一面揚起掌來。她手掌才一揚起，一股寒風，便已將樊飛雲逼得向後，連連退了開去。可是，當她「叭」地一掌，擊中在身旁的一株大樹樹幹上之際，那株大樹却只不過晃了一晃而已，並不見得掌力如何驚人。

何蔚水呆了一呆，她心知那定然是那人的畢生功力，雖已渡入自己的體內，但是自己却還不善於運用發揮之故。

她忙道：「樊公子，我若是得高人指點的話，那麼功力之高，當可在如今十倍以上，至於能不能對付得了天邪地凶，那也只有天曉得了。」

何蔚水講完之後，樊飛雲心中也大是高興，忙向何蔚水走來。

可是這時，情形正如何蔚水自己所料，那人的寒鐵神功已進入了她的體內，但是她却無法發揮用，是以當樊飛雲向她走來之際，她也難以收斂身上所發出來的那股至寒之氣。

樊飛雲只來到了離她的身子三五尺處，便覺得寒氣撲面，如同利刃一樣，竟再也難以向前走近一步了，他心中實是啼笑皆非，道：「何姑娘，你……武功是高了，可是我却更無法接近你了。」

何蔚水却道：「為什麼？」

她一面說，一面反向前走去，可是她一移動，那至陰至寒之氣，便跟着向前湧去，逼得樊飛雲不能不向後退去。

何蔚水見了這等情形，也不禁苦笑了一下，道：「樊公子，等我遇到了高明指點之後，那就不會有這種情形了，我們先將這位前輩葬了起來吧。」

樊飛雲點了點頭，兩人合力掘了一個坑，將那人葬了，他們曾聽得那人說過，這寒鐵鍊大有用處，因之便藏了起來。

至於那柄火雲剪，却是連何蔚水也不敢再說一下，以樹枝勾着，拋入了海中。

兩人設法斷樹紮筏，要離開這個荒島，光陰匆匆，不覺過了三月有餘。

在那三個來月中，何蔚水日夕練功，想將那股至陰至寒之氣，收入本身真氣之內，可是她却始終難以做到這一點。

有時候，她偶一招手，寒氣大發，有時候，却和往常一樣，等於沒有「寒鐵神功」在身，確是令得她為之啼笑皆非！

欲知後事如何？請看下期分解。

本刊鄭重啟事

本刊所有文字，除非經本社同意，不得轉載，及保留改編電影劇本、電視劇本、舞台劇本等權益，否則當依法起訴，追究賠償。

明報叢書之二

明天的中國

單行本經已出版

名作家曾雍也所著「明天的中國」一文，自在明報「自由談」連載以來，廣受讀者歡迎，咸認是一部探討祖國問題的巨著，是明天中國的一幅美麗藍圖。至於立論之公正，文筆之流暢，猶餘事耳。今承廣大讀者要求，特由曾雍也先生重新予以番訂增删，付梓印行。全書共十餘萬字，訂價每冊港幣弍元五角，各書店報攤有售。凡我炎黃子孫，愛國人士，均應人手一冊，以作研究祖國問題之參考。

書店報攤　均有出售

每冊定價港幣弍元五角

可也

絲髮素

植物油

每日搽用一次 一連七天

保証恢復 原來黑色

GOTAS DIVINAS

Vegetable Oil

・各大公司藥房均售・

總代理：比利夏洋行

電話：237563 224485

用法簡

功效速

西班牙出品

武俠與歷史 小說雜誌

出版者：武史出版社
香港謝斐道三九九號四樓
電話：七二三一三六 七二〇七一七

督印人：沈仲森

主編：金庸

承印者：朗文印務公司
香港北角渣華道一一〇號
電話：七〇七九二八

總代理：鄺拾記報局
香港卑利街四十六號

海外地區總發行：胡敏生記
香港灣仔洋船街三十二號

封面彩印：新昌印刷有限公司
香港英皇道六五五號五樓B
電話：七一五八〇一

版權所有・不准翻印